

# 與郭昌華論戰記

## (目 錄)

### 前言

- 與右派分子郭昌華論戰記〔附與右派分子郭昌華  
論戰日程記要〕……………編 者 ( 1 )
- 從堅持反動立場到人民的叛徒……………編 者 ( 12 )
- 對郭昌華反黨反社會主義謬論的批判
- (甲)關於黨的領導問題
- 駁斥右派分子郭昌華的反黨謬言……………吳維光 ( 17 )
- 駁斥郭昌華在民主黨派問題上的謬論……………林崇德 ( 26 )
- (乙)關於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 (1)肅反問題
- 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 (摘錄)…………… ( 30 )
- 大專學校肅反成績很大……………雲廣英 ( 31 )
- 駁斥郭昌華肅反“違反憲法”的謬論……………吳世宦 ( 32 )
- 警告你，郭昌華——你這個反革命
- 的哭喪人 (詩)……………趙淋德 ( 44 )
- 哭墳 (漫畫)……………唐錫鑾 ( 45 )
- 郭昌華——叛徒 (詩)……………鄔楚中 ( 46 )
- 誰說肅反沒有根據……………陳世章等 ( 47 )
- 駁斥郭昌華“肅反的羣衆鬥爭是殘酷的”
- 的謬論……………方木壬 ( 48 )

- 究竟誰有人道? .....王道昭等 (51)
- 如何正確認識肅反問題 .....黃涵琪 (52)
- 在肅反問題上的論戰 ..... (56)
- (2) 勞改問題
- 我們是怎樣對待勞改犯的? .....林德甫 (58)
- 以我們對勞改的親身經歷，反駁郭昌華對  
勞改政策的污蔑 .....陳銘寰等 (60)
- 郭昌華關於勞改問題的材料原來是故意  
捏造的——在勞改問題上的論戰 ..... (62)
- (3) 思想改造問題
- 駁斥郭昌華對思想改造運動的誣蔑 .....羅國興 (68)
- 誰說“尊師的傳統受到了最大的  
毀滅”? .....朱廷驥 (72)
- 在思改問題上的論戰 ..... (74)
- (4) 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問題
- 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 (摘錄) ..... (75)
- 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 (摘錄) ..... (77)
- 我國糧食統購統銷工作的成就 .....新華社電 (79)
- 在擺事實，講道理，充分展開辯論下郭昌華  
關於“糧食政策”的王牌謬論徹底破產 ..... (82)
- 郭昌華關於豬肉供應問題的發言完全  
是捏造的 .....黃謙 (85)
- (5) 農業合作化與提高工農生活文化水平問題
- 在農民生活問題上駁斥郭昌華 .....謝慈珊 (85)
- 駁斥郭昌華“農民只好用忍受和死亡向  
疾病作鬥爭”的謬論 .....羅顯文 (87)
- 請看看事實吧! (漫畫) .....土二乙 (89)

誰說“工人是註定該死的”？……許宜彙等（90）

自從來了共產黨，少數民族的生活

蒸蒸日上……羅忠新（91）

誰說“農民子弟很難上學”？……何貽贊等（92）

與右派分子郭昌華算一筆教育帳……關佩聰（93）

工農生活差不多問題的真相……譚震林（100）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論戰……（103）

### （丙）國家基本制度問題

在國家基本制度問題上駁斥郭昌華……黃育才（107）

“民主選舉只是閉着眼睛劃圓圈”的謬論

徹底破產——在民主選舉問題上的論戰……（116）

我們國家的報紙是人類最高類型社會的

民主的報紙——在報紙問題上的論戰……（119）

揭露資本主義國家的虛偽“民主”……霍揚（121）

### （丁）革命友誼問題

沐浴在友誼的陽光里……許向平（124）

我們革命集體裏的同志友誼和同志愛……秦步高（129）

### ● 郭昌華的陰險居心——在理屈詞窮下郭昌華承認

“要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131）

### 附錄

華南農學院園藝系研究生右派分子

郭昌華在小組會上的發言……（135）

看，郭昌華又講了些什麼話？！（一）……（148）

看，郭昌華又說了什麼話（二）……（166）

# 與右派分子郭昌華論戰記

編者

## 在烏雲亂翻的日子裡

六月裏的天氣是晴朗的，可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憑空的撒下了瀾天大謊，到處烏雲亂翻……。也就在這烏雲亂翻的日子裏，一向“少問政治”、對各種運動抱“冷淡”態度的郭昌華振奮起來了。

6月10日下午，在園藝系果樹教研組的辦公室內，無風的掀起了一股巨浪，顯然是做好了一切準備、決心付出任何犧牲、必要時放棄研究生不做回家生產的郭昌華，向黨開始進攻了。他扁着一張咀巴，用盡了一切最惡毒的詞句，對住黨與社會主義狂吠了起來：

“解放後我對政治非常消極，想離開學校，生活在一個偏僻的鄉村，盡量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想把自己的一生消磨在荒無人煙的僻壤里”。

“人性在我們國家中毀滅着……”。

“政治把人離開了人性，人類的憐憫和同情已經在黨員身上消失……”。

他一方面裝出一副“同情一切人”及“修道士”的面孔，講到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畏罪自殺時，甚至臭淚欲滴；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掄起大斧頭，充當做一個“打抱不平”的“勇士”，從黨中央到每個黨員，從五大運動到三大改造，都大肆進擊，公開主張把參加與領導肅反的同志送去“法辦”，



“受法律制裁”。甚至污蔑毛主席說“毛主席也要為他所領導的黨在人民中做下的罪過流淚致哀”。

在小組中，他攻擊肅反運動，說肅反“鬥爭的根據是很少的”“鬥錯的是絕大比例”；說肅反是“對人民鬥爭”，“違反憲法”，“嚴重地侵害人身自由”；肅反的錯誤是“政策的錯誤”，是“不人道的”……。

他攻擊三反思改運動，說三反思改是“對人格的污蔑”“用強制的手段進行”……。

他攻擊合作化運動，說“政府用排擠單幹戶來顯示合作化的優越性”，合作化後“農業生產存在着無法克服的困難”，“合作化，不能根本改善農民的生活”……。

對黨的各項政策他都不遺餘力，用盡歪曲污蔑的能事來大肆攻擊，他攻擊國家根本的經濟制度——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說是“嚴重地違反科學”“給自己的人民帶到飢餓的邊緣”；攻擊黨的文教政策，說“國家教育制度存在着非常可怕的現象”“排擠農民子弟”；攻擊人民民主制度，說是“吹噓的社會主義民主”；“選舉制度是形式”，報紙“欺騙讀者”“歪曲現實”；攻擊勞改政策，說“政府虐待勞改犯”“吊打”“凍死”“病死”，描繪得黑漆一團；……。

郭昌華就這樣的在小組中向黨向社會主義發起了全面的總進攻。

### 把火點到全院去

“我有顧慮呀！”爲了賺取黨，爭取羣衆的同情與支持，以便進一步向黨進攻，發言後的一二日內，在黨與羣衆面前郭昌華還裝出一副可憐相。可是反過面來，他又不同了。團藝系爲了方便大家向黨提意見，將全系教職工分爲教

授，非黨講師助教、黨團員三組，他不滿意在小組中發言，想把火點到全系以至全院去，在全系教工以至全系學生大會上發言，以擴大影響。

郭昌華有意識有計劃的進一步向黨進攻，把火點到全院去的陰謀最終還是實現了。6月8日以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工人說話了”等一連串反擊右派的社論，右派分子林孔湘一馬當先出來反對，郭昌華認為進一步進攻的時機到了，找到了“盟友”，因此瘋狂起來，他去找右派分子林孔湘，林協文磋商，有時甚至整夜不睡覺，準備進攻“材料”。就這樣6月20日郭昌華在全院的快報上發表了“我對整風運動一些問題的看法”的文章，支持儲安平“黨天下”的謬論，說“黨天下清一色反映了人民內部矛盾實質的現象”，攻擊黨採取“扣帽子”“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他一方面不要黨領導人民起來反擊右派，一方面又寫稿到學生宿舍出大字報，大肆挑撥工農關係與攻擊肅反，要到學生的自由講壇上去演講，並聲言如果快報不登他的反動言論，他準備自己出錢印發，並“號召”同情和支持他的人寫信給他。陶鑄同志向廣州高等學校教授報告後，他又在快報上發表題為“從整風中的二三事來看黨的決心”一文大肆歪曲與污蔑。他簡直得意忘形了，甚至要找黨委會的宣傳科長與馬列主義教研組的同志給他做“理論顧問”，揚言他的“糧食政策”“肅反政策”“勞改政策”等問題的謬論是什麼人也駁不倒的。

### 一連十七次大會，郭昌華的謬論遭到猛烈的回擊

右派分子郭昌華的猖狂進攻，激起了全院師生員工的極大憤慨，論戰開始了。自6月24日至8月17日一連召開了十

七次大會，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教師、學生、職工絕大部分人都投入了戰鬥，他們高舉起維護黨，維護社會主義的大旗，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以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光輝成績，以解放前解放後的現實情況的對比，說明黨的偉大與正確，來駁斥郭昌華的謬論，並指出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實質。有些學生到他家中去，質問他根據什麼說肅反是用粗暴的方法鬥出“反革命”來，有什麼事實，市郊農民要他到合作社去看合作化以後農民生活提高的鐵的事實，改造過來了的勞改犯寫信來，以親身體會駁斥他對勞改政策的歪曲與污蔑……。

在聲勢浩大的羣衆面前，郭昌華的謬論遭到了猛烈的回擊，他在羣衆中孤立了，他所希望的“支持”，“同情”，“煽動羣衆起來反對黨”的妄想落空了。所有的論點都被不可推辯的事實粉碎得稀爛了。可是在鐵的事實面前，他仍不肯低頭認罪，他向羣衆耍賴，裝呆作哭，企圖取得羣衆的同情，說“自己歷史很清白，家庭出身也不是地主與資產階級，解放前還受過壓迫，……”一方面又向黨與羣衆倒算，說批評他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陷害”，批駁大會是“反對主觀主義中主觀主義空前高漲的大會”，他在快報上提出反駁，一直到7月12日最後一次大會上，在羣衆的嚴詞駁斥下，他仍不承認他的謬論是有意識的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只吞吞吐吐的承認在勞改等問題上“有很大片面性”，“從效果上看是有反社會主義的作用”。

### 在“真理衛道者”的假相下更進一步向黨進攻

暑假裏，郭昌華的被勞改的弟弟釋放回來了，於是他又從他弟弟身上找反黨的材料，重振旗鼓，重新做了準備。並



揚言說：“你們批駁我的是有成績的一面，這點我不否認，但我揭發的是陰暗的缺點的一面，我所講的都是事實，我的話還沒有講完，只要有機會我還是要講”，“以前有些問題我承認錯誤的，現在我要推翻這些東西，”“我堅持的是真理，我一定要鬥爭下去，而且一定會勝利”，他要求有充分的發言機會，允許他經過準備後“反駁”。已經被批駁得體無完膚的郭昌華，這時又裝出一副“真理衛道者”的假相出來了，就在“真理衛道者”的假相下，他反撲過來進一步向黨瘋狂進攻。在一次會上他發表了長達六小時的謬論，並要求將他的謬論印發，至少在共青團內印發。在這些謬論中他進一步誣蔑黨團組織，說“共青團的革命組織中”沒有真正的友誼“口口聲聲是革命的詞彙，但在靈魂的深處却充滿着對同志的冷淡和虛偽”，說“這是革命的虛偽主義”。他誣蔑黨團的會報制度咒罵會報的同志是“爲了自己能夠取得更多的政治本錢”，說“這種虛偽比舊社會中舊禮教露骨的虛偽和資本家的敲詐更爲可怕”；他進一步污蔑黨團，說“黨團教育不合理”、“教育青年盲從粗暴”、“教育黨團員頭腦簡單化，用‘血的教育’來教育青年，把成批的反革命分子拉到公衆的地方去當衆槍斃來教育青年”；更加惡毒的是挑撥黨與工人、農民的關係，誣蔑黨“沒有把工人當做國家主人，用英雄的工人階級忘我勞動的詞句強迫工人加班加點，縮短工人壽命”；挑撥工人與農民的關係，說“農村幹部可以隨意對農民進行審訊、綁、打”“農民沒有完全得到與工人的平等待遇”；在勞改問題上，他處處爲他被勞改的弟弟辯護，利用他弟弟歪曲捏造的材料，把勞改農場描寫成爲猿叫鬼啼的十八層地獄一樣，說勞改犯備受“冷眼、輕視、不理、命令、挨罵”“吊打的喊聲附近居民都聽得



到”。甚至說要出版一本這樣的書來諷刺這個社會的“不人道”。

### 狐狸藏不住尾巴，在論戰中郭昌華端出了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

新的論戰又開始了。

“好！你要求有充分的發言機會，允許你經過準備後‘反駁’，那我們就坐下來，心平氣和的一個一個問題與你擺事實，講道理，充分展開辯論吧！”

真理愈辯愈明，狐狸藏不住尾巴，右派分子郭昌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圖也就辯愈加暴露了！

當人們問他“你認為各個運動和各種政策措施都不好，那麼你認為怎樣才好呢？”於是右派分子郭昌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就逐步和盤托出了。在專政的問題上，他說“鎮反土改殺人過多了，地主剝削壓迫農民，是過去制度造成，不是他們的過錯，一些放火行兇的罪犯，罪惡還不夠大，不應該殺，假如我是律師，這些人可以少殺一半”。勞改場的幹部對勞改犯的做法不對，我想爭取入黨後，到勞改場去工作，幫助勞改犯起來反對幹部”。於是地主、反革命分子代言人郭昌華的面目暴露出來了。在民主的問題上，他主張“報紙應該公開發表反對政府政策的意見”“民主黨派應該有自己的獨立政治見解，在國家各種重要政策方針上，應該共產黨提一套，各民主黨派提一套”，要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平分領導權。

在合作化問題上，在黨的領導問題上，……郭昌華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綱領。

又是十一次會的激戰，郭昌華的最後防綫被攻破了，  
謬論也就不得不——宣告垮台。

在以後大小十一次的辯論中，同志們舉出大量事實，據理駁斥了郭昌華前後所提出的所有謬論。特別是一一揭穿郭昌華在所有發言中所捏造、歪曲、誇大的所謂“事實”，於是郭昌華的“我揭發的是陰暗的缺點的一面，我所講的都是事實”這道最後的防綫被攻跨了。在理屈詞窮下面郭昌華只得承認他的謬論“全部垮台了”。

首先在肅反問題上，他被駁得無話可答，只得說“讓我回去想一想”。“好，就讓你回去想吧！有什麼意見還可以提出”。同志們一致同意讓他回去想，可是第二日的下一次會上，郭昌華還是不得不承認“我在肅反問題上的全部論點，都是沒有根據的”。

在郭昌華自己認為是王牌謬論的糧食政策問題上，所謂“嚴重違反科學”，“定量供應是中央佈置下來，從南到北，大家一擠，吃不飽是普遍的”虛構理論，更經不起事實的駁斥，同志們根據1955年政務院公布的關於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和1955年城市居民糧食供應暫行辦法指出，糧食供應量是按不同的職業、年齡，經過典型調查得出來的平均用糧數字定出了一個控制數，其中又規定最高和最低供應量，執行中按照居民的情況自報，民主評定，評定以後，不夠吃還可以申請調整，質問郭昌華這有什麼違反科學呢？吃不飽是普遍現象還是個別現象呢？不夠吃的又有那些例子呢？政策中規定了這樣完善的辦法，縱使在個別地區，個別幹部在短期內掌握上有過緊現象，很快就糾正了，又怎能說是中央政策的錯誤呢？在一連串問題面前，郭昌華又無從作答，最後

又只得說“讓我回去想一下”，在下一次會上他不得不承認“我這個問題又垮台了”。

關於勞改問題，的確這個問題郭昌華的材料是“太多了”，什麼英德農場、蘇北農場……像是介有其事似的，的確一時也迷惑了一些人。以為真的吊打很利害，是“不人道”。有些人甚至對與他辯論沒有信心，說駁不倒他又怎樣辦呢？可是紙是包不住火的，郭昌華的欺騙馬上就被揭穿了。原來他所有的這些材料都是他那個被勞改的弟弟供給和一些是聽他愛人（在英德農場工作過）說的。他愛人歐陽錦揭穿他的陰謀：原來是1955年他到英德農場找愛人，歐陽錦對他說過，場中有一位幹部在54年打過一個企圖逃跑的犯人，曾受過處分，現在這種現象已經沒有了。可是郭昌華却用這些已經糾正了的個別缺點來加以誇大，向黨大舉進攻，誣蔑社會主義。這一下從根上拔掉了他的“根據”，郭昌華又啞口無言了。還有他弟弟供給的材料，是不是真的呢？這首先就得看他弟弟究竟是什麼人了，經過調查對證，他弟弟不是如他所說的是偷過東西的刑事犯，而是1949年5月解放前夕參加特務組織，國民黨佈置他潛伏下來，解放後經人民檢舉管制，管制期間還繼續偷竊槍枝等物，才被判勞改三年的，三年期滿後也不是像郭昌華所說的因工作需要留在農場，而是由於勞改期間一貫消極怠工，造謠破壞，公安機關不同意釋放，繼續留場勞改兩年的。像這樣的人所說的話能令人相信嗎？

事實勝於雄辯，就在這樣擺事實，充分展開辯論的說理鬥爭中，其他的“合作化問題”“民主問題”等等都一一被駁倒了，郭昌華低下頭來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樣，高談闊論的以“真理的衛道者”自居了。最後不得不承認他全部謬論中的所謂事實“都是毫無根據的，都是東聽一句，西聽一



句，道聽途說的東西，而且是故意將它誇大來攻擊黨的”。究竟聽些什麼人講的呢？是肅反對象，抗拒改造的勞改犯人……，又是爲誰講的呢？郭昌華承認是“爲地主、反革命分子、富農講話”，並承認是有意向黨向社會主義進行惡毒攻擊，“實質上是要否定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這個原來裝扮成工人農民的“救主”，處處爲他們“叫苦”“伸冤”的郭昌華，原形畢露了，他原來就是地主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

### 【附】與右派分子郭昌華論戰日程記要

6月10日郭昌華在園藝系團支部會上發表了長篇的謬論，對黨與政府的各方面政策及措施進行惡毒的攻擊。

6月20日郭昌華又在快報發表了題爲“我對整風運動中一些問題的看法”的文章，支持儲安平“黨天下，清一色”的謬言，大肆誣蔑反右派鬥爭。

6月21日郭昌華到學生中張貼大字報，肆行攻擊工農生活等問題。

6月24日園藝系團支部舉行第一次辯論會，就反右派的鬥爭問題進行辯論，郭昌華與一些同志發生熱烈爭論。會後郭昌華還提出書面反駁，發表在6月27日的快報上。

6月27日郭昌華又在快報發表題爲“從整風中的二三事來看黨的決心”一文，對陶鑄同志在廣州高等學校教授報告會上的報告進行歪曲、攻擊。

一天郭昌華到同學中放毒，只因許多同學沒有參加，會未開成。

6月28日園藝系團支部舉行第二次辯論會，對郭昌華的



反動謬論進行批判。

7月1日教師團總支召開總支團員大會，對郭昌華的謬論展開全面批駁，並一致指出其實質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7月2日教師團總支召開第二次總支團員大會，繼續分析批判郭昌華的右派言論。

7月4日教師團總支召開第三次總支團員大會，會上首先由郭昌華發言，他不但毫無悔改之意，而且還含血噴人，誣蔑團組織有計劃地陷害他，並以向黨中央控告，離開學院相威脅。當場激起到會者的無比憤怒，紛紛提出問題向他質問。

7月5日郭昌華在快報發表“對我書面發言中幾點補充說明”一文，對自己的謬論進行辯護。

7月6日全院職工舉行辯論會批駁郭昌華的右派言論。

7月5日—7日園二、三、四、蚕三、土四、農四、林四等班共舉行了三次大會批駁郭昌華的反動言論。在羣衆的嚴詞駁斥下，郭昌華吞吞吐吐地交代了一些思想活動，承認他的言論實質上是站在反動立場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

7月9日全院職工舉行第二次辯論會繼續駁斥郭昌華的反動言論。

7月10日全院師生舉行批判郭昌華大會，到會的教工同學共1千9百多人。中山大學、省公安廳勞改局均派代表參加，廣州日報記者也出席了大會。

7月11日全院師生舉行第二次批判郭昌華大會，出席的共二千多人，繼續給郭昌華以有力的反擊。

7月12日全院師生舉行第三次批判郭昌華大會。在會上郭昌華依然抵賴，態度囂張，激起全場義憤。

暑假期間教師團總支舉行了四次小型辯論會，對郭昌華的右派言論進行深入批駁。

8月17、19日郭昌華在教師團總支召開的小型辯論會上又作了長達六小時的發言，不僅完全否定前一階段已承認的錯誤，而且還對他的反動論點作了進一步的發揮，進行全面反撲。

8月23日教師團總支舉行第五次小型辯論會，就肅反問題展開論戰，郭昌華在事實與真理面前不得不開始低頭認罪，承認它在肅反問題上的謬論垮台了。

9月12日上午教師團總支舉行第六次小型辯論會，就糧食政策問題展開論戰，經過擺事實，講道理，郭昌華又只好承認他在糧食政策問題上的謬論宣告破產。

8月12日下午對選舉問題進行辯論，郭昌華經不起批駁，最後承認“我在選舉問題上的論點算垮台了”。

9月13日教師團總支召開第七次小型辯論會，批駁郭昌華在農民生活及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謬論，會上郭昌華承認他是站在地主、富農及有嚴重資本主義思想的富裕中農立場上說話，反對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主張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

在辯論合作化問題後，接着辯論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問題。在大家的駁斥下郭昌華又不得不承認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是錯誤的。

9月16日國藝系全體同學舉行大會，經過辯論，郭昌華連續敗北，承認他關於報紙問題的謬論宣告垮台。

9月18日上午教師團總支舉行第八次小型辯論會，批駁郭昌華在勞改問題上的謬論。

9月18日下午繼續批判郭昌華的反動言論，郭昌華理屈

嗣窮，不得不承認是有意識的惡意的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實質上是要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

前後大小會共開了二十八次，歷時三個多月。

## 從堅持反動立場到人民的叛徒

郭昌華墮落為右派分子的剖視

編 者

右派分子郭昌華，解放後一直受着黨和人民的培養與教育，1953年福建農學院畢業後組織上送他到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繼續學習，1955年畢業分配來華南農學院做助教，1956年又招收他為園藝系研究生。解放後八年來他一直吮吃人民的血汗，黨和人民對他可以說是無仁不至了，然而郭昌華却反過臉來，惡毒而瘋狂的向黨向人民大肆進攻，究竟是些什麼原因使郭昌華墮落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呢？我們從他各階段的政治思想來進一步的分析他的根源吧！

### 美帝在廣島丟下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

1945年美帝在日本廣島丟下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當時郭昌華還在中學唸書，從這個時候起他一直期望着能有一天美國宣佈全世界的人都要服從美國，全世界的土地都變成美國的國土，那個國家反對，原子彈就指向那個國家投，這樣全世界都變成美國一個國家，他馬上就可以變成一個美國



人。解放初期美製飛機屢次來轟炸福州，在一陣陣的濃煙中，喪失了不少人的生命，不少人家破人亡，青年的妻子失掉了丈夫，無辜的孩子失去了爸娘，凡是有一點人性的中國人，都對敵人的這種獸行，無限的憤恨，可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所謂人道主義者”的郭昌華却大不以為然，他跑到山上去看敵機轟炸，看到冒煙起火時，大大讚賞“好玩”，把這當做是他的最大的愉快。

郭昌華這種敵視人民的思想與立場並不是偶然的。他生長在美國所奴役的家庭中，父親是由美帝分子一手培養出來的，在神學院畢業後一直在美帝辦的教會和教會學校中工作，又曾數度到廬山親受反動頭子蔣介石訓練，參加特務組織，在學校中加強對學生的法西斯統治。而郭昌華本人從私立登江小學、英華中學至協和大學農學院，一直也在美帝分子辦的教會學校中受美帝的法西斯教育，他們向他貫徹資產階級掠奪與剝削人民的資產階級“文明”。郭昌華與他一位自小一起長大，參加特務組織的舅舅更是臭味相投，狼狽為奸，他的這位舅舅一直到解放後仍公開發表反動言論，在大會上別人高呼“共產黨萬歲”，他就高呼“國民黨萬歲”，他反對人民對我們的領袖毛主席的尊敬，說是“崇拜偶像”，“肉麻”，自恃其講話“有條有理”，經常和別人雄辯，硬說“日本投降是由於美帝的原子彈的作用”。郭昌華深深的敬佩他的這位舅舅的“精神”。郭昌華自己也認為團不起作用，革命領袖沒有什麼了不起，蔑視、敵視人民與黨的領袖，一直到最近伏羅希洛夫同志來中國訪問，他還說：“用錢請我，我也不去歡迎”。這個反動的家庭和帝國主義的教育使他成爲一個不知羞恥，毫無民族的自尊心的洋奴才，這是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根源。



## 悲觀消極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郭昌華在向黨進攻的發言中說：“解放幾年來的感觸，和所看到的一些現實，使自己由積極到消極，從朝氣勃勃到暮氣沉沉”。究竟郭昌華的悲觀消極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又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呢？真正的開始不是由於“解放幾年來的感觸”，而遠在解放前就已開始了。

1949年夏，全國將近解放，他眼看着人民就要起來當家做主了，他埋怨“這個社會為什麼這樣多苦多難”。他日夜所夢想的做一個“美國人”的希望快要落空了，思想愈來愈消極與苦惱，想不出前途在哪？於是他把希望寄在美帝的基督教身上，天天跑去聽名人講道，說是“希望找到人生的真理”。他在大放大鳴時發言說“我聽過基督教，後來找不到真理”，其實，他是找到了的，他不是把黨領導的人民解放事業當做是真理，而是把“反人民解放事業”當做真理，將近解放時，他向同學大肆做反動宣傳，說共產黨“沒有民主”、“共產共妻”，“殺人放火”，“爭權奪利”……。堅持反動立場與人民鬥爭下去——這就是他的真理。

解放後，在黨的領導下展開了各種羣衆性的政治運動，在機關學校中也展開了緊張的政治學習，黨號召知識分子投身到各種政治運動中去，認真的學習政治，通過社會實踐與政治學習來改變立場，改造思想，可是郭昌華是怎樣對待的呢？

他對一切運動都心懷不滿，轟轟烈烈的四萬萬農民翻身的土地改革運動，殺了一些血債累累民怨很大的地主惡霸，他認為“不該殺”，說“地主剝削是合法的”，甚至包庇潛藏在鄰居的地主；煽動反革命，槍斃了一些罪大惡極的反革

命分子，他說是“罪不該殺”，“可少殺一半”，是“血的教育”；廣大教師批判反動思想的思想改造運動，他認為是“對人格的污蔑”；……。雖然在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中，他不敢公開起來反抗，但是他對黨對新社會的仇恨是愈積愈大了。

他對政治學習，更是採取敵視的態度，他認為馬列主義不是客觀發展的規律，不是真理，而只是一些詭辯的兒戲，他辱罵做政治工作的幹部是“走江湖”的，敵視領導同志說是“老粗”、“沒有文化”。解放後從協和大學到福建農學院到哈爾濱俄專以至到本院，他一貫對馬列主義政治學習都抱這種態度，特別反對學習馬列主義要聯繫實際的方針，因為這樣就會使他原形畢露了。當別人揭露他時，他又鬼異的說要“獨立思考”、“獨立解決”來混淆別人的視線，以堅持其反動的所謂“獨立見解”。

### 混進團來和到哈爾濱以後

1952年三反思改後，很多人申請參加入團，包着反動的思想與立場，他也想混進團來，而且提出了申請，但團組織沒有批准他，1953年快要畢業了，全國人民展開過渡時期總路綫學習，農村推行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他對此極為不滿，認為這個政策“嚴重違反科學”，他想要在畢業後分配到農村去，煽動農民起來反抗交公糧，破壞統購統銷政策。可是他的這種反動陰謀却在“同情工農”，與“工農有感情”的幌子下偽裝起來，就這樣帶着反動的立場與目的，他混進革命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來了。入團以後，不久就畢業了，他被分配到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他認為沒有分配他搞“專業”，他對分配極為不滿。在學校裏學習情緒非常低

落，別人運動他不去，對學習馬虎敷衍，作業了草塞責，經常被教師批“髒”，實質他對學習俄文是對抗的。後來由於蓬蓬勃勃的大規模開展的經濟建設，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日益鞏固，他父親在肅反中被列為重點對象鬥爭，再加上他被勞改的弟弟寫信教訓他，要他不相信政府的話，否則要與他斷絕關係。所有這些都使原來就堅持反動立場的郭昌華再也抑制不住了，於是他積極起來到處找他的反動根據。做出“共產黨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極其反動的結論。外專黨委為了使學生了解解放後農村生活提高的情況，組織學生到合作社去參觀，他不是去參觀而是去找岔子，找反動根據。完全從反動的立場出發，誣蔑農民“見錢如命”“訴苦”“要鈔票”，誣蔑合作化，說“政府排擠單幹戶”、“合作社不能提高農民生活”等等。

### 企圖做第一次嘗試和乘機大舉進攻

由於堅持反動的立場，處處與人民為敵，最後郭昌華公開起來反抗了。肅反時，學校佈置了肅反運動學習，為了防止反革命分子破壞，學校加強了門禁，規定學生外出要經過請假，這可觸怒了他，認為這是“侵犯人身自由”，“違反憲法”，於是他企圖做第一次嘗試，想出來號召同學們反對所謂“違反社會主義民主”的做法，公開破壞。但是，他看看當時羣衆的覺悟很高，嗅覺很靈，不敢輕易蠢動，又縮下來了。來到農學院後，他是滿身藏着怒火的，守門同志因為它初來不認識，盤問了他一下，他也認為是侵犯了他人身的自由。在農學院，並專門來攻擊。他注意收集肅反對象的情況，以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等，與右派分子林協文等互相串通，認作義父義子，誣蔑黨的肅反、思改等政策。黨提出了



惡風，他認為有機可乘了，就這樣他向黨發起了全面的進攻。

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敵視社會主義各種制度與措施，郭昌華就是這樣的走上反黨反人民的道路，成為人民的叛徒的。

## 對郭昌華反黨反社會主義 謬論的批判

### (甲)關於黨的領導問題

#### 駁斥右派分子郭昌華的反黨謬言

吳維光

右派分子郭昌華在反對社會主義的進攻中，首先攻擊了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條件——共產黨的領導。他對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惡毒攻擊，企圖達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讓我們一一加以揭露和駁斥。

第一、郭昌華否定了黨所領導下的各項政治運動的成績；採取捏造、歪曲、誇大缺點的手法、把各個運動描寫成漆黑一團，說是整個政策的錯誤，企圖達到從根本上來反對黨的政治領導的目的；他提出“我懷疑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和政策”，要求在國家的重要方針政策上，各民主黨派應該各提一套來和共產黨平分領導權。首先，這些都是國家最根本的



問題，非辯明不可，究竟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是不是正確呢？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早就作了結論，一致贊成，從七大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劉少奇同志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從1935遵義會議以來的二十一年（現在是二十二年）中，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下，沒有犯過路線的錯誤。歷史是最好的明證；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歷了兩次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歷史事變，“在一九四九年，我們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去年（1955）下半年和今年（1956）上半年，我們黨又領導人民取得了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的決定性的勝利，由於這兩次勝利，我們國家的內外關係發生了一系列的根本變化。除台灣還被美國侵略者侵佔以外，近百年來騎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已經被趕走了，中國已經成為偉大的獨立自主的國家。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已經在中國大陸上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除個別地區外，也已經消滅了，富農階級也正在消滅中。原來剝削農民的地主富農，正在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資產階級分子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廣大的農民和其他個體勞動者，已經變為社會的集體勞動者。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它的隊伍擴大了，它的覺悟程度和文化技術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識界已經改變了原來的面貌，組成了一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隊伍。國內各民族已經組成一個團結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產黨為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更加擴大和鞏固了。……我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見劉少奇同志八大的政治報告）

所有這些偉大的成就，不都是由於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

而取得的嗎？這是全國人民一致衷心擁護的，決不許右派分子對中央政治路線進行誣蔑。

其次，我們要說共產黨在國家的政治領導地位問題。黨在國家的政治領導地位是憲法上規定下來的，是中國人民多少年來鬥爭中選擇的結果，讓我們回顧一下中國的革命鬥爭歷史吧！百十年來，中國有過多次的農民起義，其中最顯著的如太平天國，為什麼都終歸失敗呢？就是由於農民本身是一個小生產者，和私有者，他的階級地位決定了農民階級的散漫性，缺乏堅強的組織、紀律，沒有政治遠見。而這些都是革命鬥爭所必需的，這就是農民革命運動失敗的基本原因。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社會是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了中國：封建的反動統治必然的要勾結帝國主義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因此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務，必然的要和反帝的任務聯結起來，而在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濟結構，資產階級是軟弱的，不可能成為強大的獨立政治力量。于是大資產階級就必然的投靠帝國主義勢力外國資本主義，而成為人民的敵人——革命的對象之一。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排擠壓迫之下，在經濟上處在岌岌可危的地位，本身更是軟弱無力，不可能擔負民主革命的任務，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終於失敗，就說明了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即使是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也不可能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那麼，革命的領導權，就必然的落在一無所有的，革命性最徹底的工人階級身上了，資產階級的革命尚且如此，更不用說要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必需要通過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主義政黨來實現，這是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總結，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

道路，過去國際工人運動上就有過沒有黨的領導的工聯主義的失敗教訓，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的政治領導地位，正是從革命任務所要求，而共產黨是當仁不讓的。至於各個民主黨派的基礎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是要被消滅的階級，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本身正需要改變自己的立場，改造成為工人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的嚴重任務，就是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幫助自己的成員進行改造；只有在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才可能實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右派分子郭昌華所要求的在方針政策上各民主黨派各提一套和共產黨平權的實質，就是要黨放棄政治領導，（我們知道所謂政治領導，也就是方針政策的領導）和各民主黨派處在同等地位平分領導權，這不是和右派頭子章伯鈞提出的要搞政治設計院的陰謀，同出一轍嗎？這是中國人民絕對不能答應的！

第二、郭昌華攻擊和反對黨的思想領導；我們黨的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郭昌華却污蔑說“馬列主義用來對自己樣樣對，對人家樣樣不對”，這就是污蔑馬克思列寧主義本身沒有是非標準，不是真理，只是共產黨拿來掩蓋自己的錯誤和強加別人罪過的詞句吧了，我們決不能容忍這樣的污蔑！首先，我們要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它是國際工人運動的產物，鬥爭經驗的科學總結，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掌握它作為思想武器，來指導革命鬥爭，在世界上首先在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蘇聯的鞏固和發展，證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性及其偉大生命力。”中國革命，也是由於“十月革命一聲砲響，送來了馬列主義”（毛主席）才找到了正確的方向，從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下，運用了馬列主義的原則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目前世界上有九億人口，在各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下，獲得了解放，社會主義陣營日益鞏固和發展，這不都有力的證明了馬列主義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戰無不勝的旗幟嗎？爲什麼郭昌華這樣來污蔑呢？當然觀察任何的事情，離開了階級立場，本身就沒有什麼是非標準，馬列主義是工人階級革命的理論，如果不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而站在敵對的立場，就無怪乎郭昌華認爲馬列主義一無是處了，至於說共產黨拿來掩蓋自己的錯誤和強加別人以罪過，那更是無恥的謊言，黨向來對自己活動和每一個黨員嚴格要求，教育黨員以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改造自己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黨章就有黨員要經常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規定，過去的和今天的整風運動更都充分證明黨裏不斷揭發和克服自己隊伍的缺點和錯誤，正是革命政黨對人民負責的表現，像這樣勇於揭發和糾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的政黨，歷史上是從來未有過的，在對待人民內部的錯誤和是非問題批評別人時黨向來都強調要實事求是，採取客觀分析的態度，應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寫道“不是階級鬥爭中的敵我問題，我們就需要用對待同志的態度而不應用對待敵人的態度對待他們，就需要在批評他們的錯誤方面的同時，保護他們的正確方面，而不應該否定他們的一切。”郭昌華說的我們強加別人以罪過，“對人家樣樣不對”不是誣蔑是什麼呢？

總的來說，郭昌華之所以這樣來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其目的就是從根本上來否定黨的領導企圖瓦解黨的思想武裝取消黨的思想領導，當然，這不過是一種夢呓而已！

第三、郭昌華攻擊和企圖取消黨的組織領導；他說“黨



天下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實質，還說什麼” “黨員在各個單位充當重要領導的做法，在今天已失去了任何積極的作用，除了阻礙廣大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外，沒有任何好處”跟着他就提出解決黨羣矛盾的具體措施，要把“不稱職”的黨員撤換，而郭昌華所謂不稱職的是什麼呢？他說：必須提醒注意外行絕對不能領導內行，不能打幾年游擊的人來領導。這就是說要撤換打過幾年游擊的所謂外行人還不是很明顯的要取消黨的組織領導嗎？

首先要駁斥的第一個問題，所謂“黨天下”的提法的實質，就是說共產黨和過去的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一樣，把天下看成是一己的私有，要人民來爲共產黨服務，是一個脫離羣衆，與羣衆對立的宗派。並說“無論大小單位，都要一個黨員做頭兒”這種謬論，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早加駁斥了，事實上，恰恰相反，共產黨是一個最大公無私的，真正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政黨，黨的奮鬥目標，就是要解放全人類，在過去的革命鬥爭中無數的共產黨員爲了人民的利益獻出自己的鮮血，以至最寶貴的生命，在和平建設時期，絕大部份的共產黨員都是勤勤懇懇的忘我的工作着，在艱苦的危險的關頭挺身而出，今年廣東省的防洪鬥爭中，不是有六個共產黨員爲了搶救人民的財產、生命而犧牲了自己嗎？黨向來教育黨員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黨員並沒有什麼特權和私利，列寧在“工人國家和徵收黨員週”一文中寫道“我們並不因他們入黨就給這些黨員什麼預約，或者給他們什麼利益，恰恰相反，現在黨員要負擔比平常更困難、更危險的工作”中國共產黨黨章關於黨員的義務，就明確規定：“把黨的、國家的，也就是人民的利益擺在個人的利益之上，在兩種利益發生抵觸的時候，堅決地

服從黨的、國家的，也就是人民羣衆的利益。”像這樣的政黨，能說成是自私自利的，把天下據爲一己之私嗎？黨向來反對宗派主義，教育黨員時刻要加強和羣衆的聯系，黨章裏面也有明確的規定，這次整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反對宗派主義，這樣，又能說共產黨是一個與羣衆脫離，與羣衆對立的宗派集團嗎？關於“無論大小單位，都要一個黨員做頭兒”的說法，我們必須痛加駁斥，如果說每個單位，都要黨的領導，這是完全正確的，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我們取得政權，就是要拿這個政權來爲革命服務，爲人民謀福利，各個單位要黨的領導，也就是要保證貫徹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措施，沒有黨員在各個單位工作，又怎樣能更好的具體宣傳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使它爲羣衆所理解接受，成爲羣衆的行動呢？又怎樣能將羣衆的意見和經驗反映到領導機構來製訂和修正黨的政策呢？在複雜的革命鬥爭中，沒有一個像共產黨這樣統一的有組織、有紀律的，鐵的意志的政黨來保證，各種政策又怎樣能夠堅決貫徹呢？因此沒有具體的黨的組織領導，那麼，所謂黨的政治領導，只是空中樓閣而已。無產階級的政治路線和實現這種政治路線而製訂的各種具體的政策措施，只有無產階級立場最堅定的人，才能理解得最正確，貫徹得最好，和最徹底，因爲對任何工作，立場問題永遠是首要的問題，右派分子提出的“不能依靠黨員來貫徹黨的政策，要依靠黨外人士來貫徹”，這簡直是荒謬絕倫。當然在保證黨領導的前提下，黨從來不排斥黨外人士一起爲實現黨的理想，黨的事業——也就是人民的理想，人民的事業而奮鬥，而是團結他們，帶動他們，爭取他們，建立統一戰線，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一個明證。作爲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1226名代表

中，非黨人士就占45.52%（其中民主黨派占22.35%，無黨派人士占23.16%）八代常委的79名常委中，共產黨員占50.63%，非黨人士占49.37%；在各級政府的領導職位中，黨外人士也佔不小比例，國務院部長38人中，非黨人士就有16人，占42.1%，在各省正副省長中192人中，非黨人士有62人，占32.3%，再就我院情況來說，四個院長中，原來就有三個非黨員（其中丁院長、趙副院長是當了院長很久，後來入了黨），七個系的系主任，都是黨外人士，二、三十個教研組主任只有三個是黨員（一個馬列主義教研組，其他兩個也是後來入黨的），像這樣能說是“黨天下”嗎？

“黨天下”的無恥謔言，只不過是一種惡意的諷刺吧了！

其次第二個問題，郭昌華認為有黨員做領導，就會妨礙了羣衆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好一個罪大惡極的罪名！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相反的，黨的領導正是要發揮羣衆的積極性、創造性，黨向來是走羣衆路線的，黨教育每一個黨員要向羣衆學習，集中羣衆的經驗和智慧，善于依靠羣衆來進行工作，鄧小平同志在八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黨的工作中的羣衆路線，具有極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馬克思主義向來認為，歸根結底地說，歷史是人民羣衆創造的，工人階級必須依靠本階級的羣衆力量和全體勞動人民的羣衆力量，才能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時解放全體勞動人民。人民羣衆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愈是發展，工人階級的事業就愈是發展”。從這個認識出發，中國共產黨黨章關於黨基層組織的任務的第五點就規定要“領導羣衆發揚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樣又怎能說黨的領導會妨礙羣衆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呢？事實上，在過去的歷次的革命運動和各項工作，不是都在黨的領導下，羣衆積極

極性得到最大的發揮，變成羣衆自覺的行動，因而才能取得各項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嗎？郭昌華的無恥謊言，只不過是企圖挑撥黨、羣關係的反黨陰謀吧了！

再次，第三個問題，關於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問題，我們認為從大行來說只有社會主義行和資本主義兩行，我們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任何的機關、學校、企業、工廠，只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在科學教育上面來說，我們要的是爲社會主義服務的科學，爲社會主義服務的教育事業，在這一點上，共產黨不能領導，誰能領導？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的謊言，在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國家蘇聯，科學事業的飛躍發展的事實面前徹底的破產了！爲什麼蘇聯在蘇共的領導下，在短短的四十年在人造衛星方面、洲際導彈方面、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和許多重要的科學部門大大超過了一百多年的帝國主義美國呢？在我國解放以來的八年當中，科學、教育事業發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也都遠遠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時代，高等學校八年來培養的畢業生數目就超過了國民黨統治三十年的總和，科學研究機構、科學研究工作人員、研究經費等等，比解放前也都大大增加了，這不都說明科學、教育事業，只有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得到充分的、正確的發展嗎？共產黨對科學的領導，首先是提出了科學要爲生產服務，理論聯系實際的方向，幫助科學家學習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逐步清算唯心主義的研究方法，從而找到正確的科學研究道路，並通過科學規劃，納入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軌道上去，從而使科學事業走上正確的和繁榮的道路上去。爲什麼不能領導呢？當然共產黨在領導科學教育事業上應充分的注意發揮黨外科學家的作用，同時共產黨員也應不斷的加強學習。



黨必須而且能夠領導一切部門，這是確定不移、絕不退讓的。過去的革命經驗，使我們深深懂得，沒有黨的組織領導，就等於沒有黨在政治上的領導，右派分子企圖黨退出機關、學校，這僅僅是一種夢想。

爲了建設社會主義，爲了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經過無數的流血犧牲而取得的，得到全體人民衷心擁護當仁不讓。黨的領導，必須確保！右派分子郭昌華的反黨陰謀，只能使自己碰到頭破血流！

## 駁斥郭昌華在民主黨派問題上的謬論

園藝系副主任 林崇德

右派分子郭昌華在大放大鳴期間惡意攻擊黨的統一戰綫政策，誣蔑“民主黨派在共產黨控制之下”，“沒有獨立政治見解，只是舉手擁護共產黨而已”，又說什麼“對國家的政策，過去沒有一個民主人士在報紙上公開發表過意見……這是我國多黨派國家的實質”等謬論。企圖挑撥黨和非黨民主人士的關係。

我們要在這個問題上明辯是非，首先要了解所謂政黨的實質，我們知道“階級鬥爭在政黨的鬥爭中得到最完全的表現，各個政黨都代表着一定階級的利益，並指導着它們的鬥爭”，共產黨是代表着工人階級以至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而資產階級的政黨則是代表資本家的利益，是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反動政治集團，例如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盡管他們爲了分肥而吵吵嚷嚷，實際上都是爲美國壟斷資本的利益服務的資產階級的政黨，那麼我國的

民主黨派是什麼性質的一種政黨呢？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就要了解我國的民主黨派是我國一定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的產物，它們主要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形成的。它們的成員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他們的知識分子，它們代表着這些階級階層的利益，因此從這一方面來看，我國的民主黨派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但又有別於一般的資產階級的政黨，因為一般資產階級政黨是堅決反對工人階級的，而我國的民主黨派在歷史上在一定程度上參加過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參加了人民的政權，採取了接受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態度，接受共同綱領，擁護總路線，參加制定憲法並願為它的實現而奮鬥的，亦即是說它們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因而它們所代表的是它們成員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利益，在現階段，它們一方面適當地代表它們成員的眼前的具體的利益，如生活、工作的合理安排等等，但另一方面又代表它們成員根本的長遠的利益，即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把資產階級分子及其知識分子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和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所以我國民主黨派是資產階級性的政黨，但又有別於一般的資產階級政黨，這正是我國民主黨派的特點。亦正是由於這種特點，所以我國各民主黨派在參加了全國第一屆政協的時候開始，即沒有自己獨特的政治綱領，而以共同綱領與憲法為它們的政治綱領，但民主黨派在憲法範圍之內仍是有組織獨立，政治自由和法律平等的。所以右派分子郭昌華所謂“民主黨派是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的”，那是澈頭澈尾的謊言。

至於民主黨派有沒有獨立的政治見解？如果指獨特的政治綱領，政治路線而言，那我國的民主黨派是沒有的，它們

有的是共同的政治綱領和路線，那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因為“事實證明，離開了共產黨的領導，各民主黨派就必然要迷失方向，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失去人民的信任和長期存在的可能。”至於在憲法範圍之內，或者更具體一點，在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所提出的六條標準的範圍內，民主黨派不但可以積極提出建議和意見，而共產黨亦無不虛心傾聽和研究考慮這些建議和意見，只要是有利於國計民生而又可付諸實施的，無不加以採納施行。不但現在如此，就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些重大措施例如精兵簡政的政策，就是由民主人士提供出來的。至於自建國以來，國家的一切重大方針政策，以至重要的人事安排，更是經過黨和民主黨派及無黨的民主人士在各級政治協商會議上進行反覆的民主協商，然後再提交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的，在這些場合之下民主黨派及無黨民主人士只要能站在人民的立場，都可以暢所欲言，各抒己見，那更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又何止見諸報刊而已，而郭昌華說什麼民主黨派“沒有獨立的政治見解”，“對國家的政策，過去沒有一個民主人士在報上公開發表過意見其實有很大意見到現在才揭發出來，這是我國多黨派國家的實質”，完全是抹煞事實，造謠誣蔑，企圖挑撥黨和非黨民主人士的關係，惡意中傷我國的統戰政策。從這些也可看出郭昌華所要求的是什麼。他要求民主黨派要有“獨立政治見解”，對國家政策在報上公開發表反對意見，指的就是這次鳴放中所揭發出來的很大意見，也就是章伯鈞、羅隆基之流的惡毒政治陰謀，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謊謬言論，郭昌華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上大做文章，其實質就在這裏。

最後要駁斥郭昌華“爲什麼沒有一個青年人想入民主黨派呢？因爲這些黨事實上是黨派，而是共產黨對不同的各階層的教育機構，是學習黨政策的機構”的謬論。對於是否沒有一個青年人想加入民主黨派，姑且不論（因爲各民主黨派中有相當大一部分的年青成員，這是鐵的事實），至於作爲我國的民主黨派，它們的主要作用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聯系，代表，團結，教育和改造它們的成員，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李維汗部長在中共八大的發言中就曾指出，“在團結，教育和改造這些階級，階層的工作中，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仍然起了重要作用並且還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在將來這些階級，階層改變成爲勞動人民以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將繼續在這一部分勞動人民中進行工作，並將繼續聯系和代表他們可以聯系和代表的一部分勞動人民，並且同我們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而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中，各民主黨派的歷史任務則以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條標準去同他們所代表和聯系的階層和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推動和幫助他們完成社會主義自我改造，這不但是國家人民對民主黨派的希望，亦是民主黨派所代表的階級階層的根本和長遠的利益，爲了要更好地教育改造自己的成員使他們提高社會主義覺悟，改變政治立場而學習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更好地貫徹方針政策，那有什麼不好呢，難道青年人要加入的政治團體是不需要以黨的方針政策教育自己的成員，是不需要學習黨的方針政策的政治團體嗎？郭昌華的這種謊話，真可謂一廝胡言。

從上面的事實，不難看出郭昌華心目中的民主黨派其實是反對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政黨，這正是以章伯鈞、羅隆基等爲首的一小撮右派分子所夢寐以求的“民主黨派”



這種“民主黨派”和我國的民主黨派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是背道而馳的，這亦正是郭昌華右派反動立場在對我國民主黨派看法上的反映。

## (乙)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 (一)肅反問題

#### 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摘錄)

第一條：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七條的規定，為懲治反革命罪犯，鎮壓反革命活動，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

第三條：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十條：以反革命為目的，有下列挑撥、煽動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徒刑；其情節重大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1.煽動羣衆抗拒、破壞人民政府征糧、征稅、公糧、兵役或其他法令之實施者；

2.挑撥離間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或人民與政府間的團結者；

3.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製造和散佈謠言者。

第十四條：凡犯本條例之罪而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得酌

情從輕、減輕或免于處刑：

1. 自動向人民政府真誠自首悔過者；
2. 在揭發、檢舉前或後真誠悔過，立功贖罪者；
3. 解放前反革命罪行並不重大，解放后又確已悔改並與反革命組織斷絕聯系者。

第十八條：本條例施行以前的反革命罪犯，亦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第十九條：對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發、密告之權，但不得挾嫌誣告。

## 大專學校肅反成績很大

廣東省檢察長雲廣英在廣東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上的報告（摘錄）

右派分子攻擊最凶的是大專學校的肅反，他們說在學校中根本不該搞肅反，學校的肅反搞糟了，根本沒有成績。這些謬論也同樣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現在我們要回答這些問題：大專學校是不是有反革命；肅反運動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或者是完全錯了；今後大專學校是否還要肅清反革命分子，是否還要保衛工作。這里有着鐵一般的事實：我省高等學校中，肅反鬥爭開始以前，就已經查出各類反革命分子66名（其中現行特務8名、五方面歷史反革命分子58名），運動開始後又查出並經過最後定了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46名（現行特務6名、現行反革命分子1名、歷史反革命分子26名、壞分子13名）。肅反運動結束後到今年5月底止，在5所高等學校中又破獲了現行派遣特務案件5宗（其中情報局2名、中委會2名、托匪1名）。總計運動前

後摸出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 117 名。此外，在運動中又交代和弄清了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共 649 人。運動中原來確定的鬥爭對象共有 237 名，僅佔教職員、學生總人數的百分之一點九。經過甄別的結果，定了案是反革命分子的雖然是 46 名，但其餘的人有一部分原來是屬反革命分子，由於政策寬大了，不算了的。這種人有 10 名。第二部分是在運動中應當鬥，但最後查清是屬於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 156 名。這一類人大部分是隱瞞較重大的政治歷史問題，或平時思想言論反動，品質作風惡劣，引起羣衆公憤，也有部分是有反革命重大嫌疑尚未查清的。第三部分是完全錯鬥的，有 25 名，僅佔鬥爭對象總數的百分十點五。對這部分人，已經很快地做了善後處理工作。由此可見，右派分子說在大專學校中不該搞肅反是多麼荒謬的。

(轉自南方日報 1957 年 8 月 6 日)

## 駁斥郭昌華肅反“違反憲法”的謬論

吳世宜

右派分子郭昌華，假借大“放”大“鳴”的機會，對於黨的領導的肅反運動進行了惡意的攻擊和誣蔑。他毫無根據的亂說肅反運動本身只是抓住一點不可靠或不完整的材料，就用粗暴的辦法鬥出“反革命”來；誣蔑肅反運動“將敵我鬥爭的形式轉移到對人民羣衆鬥爭”，並由此得出極其荒謬的結論說：“肅反中所採取的許多方式方法嚴重地違反憲法”，“嚴重地侵害人身自由”“羣衆鬥爭是非常殘酷的”“羣衆鬥爭的殘酷性和盲目性必然傷害好人，必然造成運動

中錯誤的普遍性”“肅反的錯誤是政策帶來的錯誤”，肅反“無人道”等。他大聲疾呼“一切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必須實現”，“堅決反對政策中違反政策的內容”，說黨在肅反中“犯了罪”，要黨員“流淚致哀”，主張“領導鬥爭的黨員應該受到法律制裁”。郭昌華這些謬論的實質是替已經被推翻了的反動階級和反革命分子講話，他的別有用心是極其明顯的。爲此他甚至企圖混進黨內，取得地位與信任，然後到勞改場去“工作”，煽動勞改犯起來暴動，起來反對幹部，反對黨；到農村去煽動農民抗拒政府法令不交公糧，煽動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起來造反。他的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取消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就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要使反動統治復辟，奪取人民經過長期流血鬥爭取得的果實。

### 肅反運動本身是有充分法律根據的

肅反是否像郭昌華所誣蔑的“運動本身是沒有根據的”、“違反憲法”呢？首先，必須明確，什麼叫做法律。法律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我們的人民民主法制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羣衆通過國家機構表現出自己的意見，是我們國家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我們的憲法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是社會主義的憲法，它充分的反映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羣衆的意志。適合於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肅反正是根據憲法的規定，根據廣大人民的意見和要求開展的。1952年國家根據共同綱領第七條頒佈了“懲治反革命條例”，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衛人民民主制度，鎮



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懲辦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至1955年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又根據憲法通過決議“各級國家機關和人民必須充分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肅清一切公開的和隱藏的反革命分子”。憲法的這些規定和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決不是像郭昌華所誣蔑的是“毫無根據”而憑空訂出來的，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人民羣衆的要求，是有充分的事實根據的。1955年上半年肅反運動以前，正是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前夕，在這誰戰勝誰的關頭，國內階級鬥爭是尖銳的，1954年，一年中全國被反革命分子殺害的幹部和羣衆就有483名，解放後混入與鑽入機關內部的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清查與處理，反革命的破壞活動，在1955年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1955年第一季度發生的重大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案件，比1954年第四季度就增加了64.7%。就以我們學院來說，當時有些班中有些人的反革命言行也是相當囂張的，有些在廁所中寫“打倒共產黨”的反革命標語。反革命分子從各方面向我們實行進攻，到處造謠破壞，威脅恐嚇羣衆，破壞生產，破壞統購統銷，破壞各項中心工作的進行，甚至殺害幹部和羣衆，縱火燒房屋。顯然，對當時猖狂的反革命破壞活動堅決予以反擊，是符合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和要求的，是有充分根據的。決不是如郭昌華所叫囂的只是抓住一點不可靠的材料，就斗出“反革命”來的。相反如果不展開羣衆性的肅反運動，按照郭昌華的意見讓反革命猖狂進攻，爲害人民，使社會主義革命不能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得不到保障，那才是違反人民意志，違反憲法的規定。

郭昌華攻擊說“肅反政策中有違反憲法的內容”，“肅反的錯誤是政策帶來的錯誤”。肅反政策的中心內容是堅決肅清

一切反革命分子，顯然“郭昌華所指的”違反憲法的內容就是指肅清反革命分子，把反革命分子列為鬥爭對象，是違反憲法的。他在哈爾濱時企圖公開破壞肅反並為反革命分子流淚，然而他却以“維護憲法”為幌子來掩蓋自己的反動目的。我們肅反的一個最基本的政策是“堅決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要冤枉一個好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對待與處理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對待與處理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是“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在對反革命案件的政策觀點上我們是堅決反對“寬大無邊”、“教育主義”的觀點的。毛主席在“六大”文件中就已指出：“必須堅決的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實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那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不可偏廢”。從過去我們執行這個基本政策所取得的很大成績，就說明了這個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沒有任何違反憲法的地方。郭昌華對什麼是政策一竅不通，反而要強詞奪理說“堅決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個好人”只是方針而不是政策，其用意不外是玩弄一些名詞企圖混淆羣衆視聽，以達到他整個污蔑肅反政策的目的。其實方針與政策是密切聯系而不可分的，“堅決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個好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是黨指導肅反運動的方針，也是我們對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對反革命是要堅決肅清的，這就是我們的政策。毛主席遠在1940年“論政策”一文中就曾提出“堅決地鎮壓那些堅決的漢奸分子和堅決的反共分子”就是我們當時的“鋤奸政策”。試問郭昌華肅反政策究竟有那些錯誤呢？

由此可見郭昌華所說的肅反“運動本身沒有根據”、“違

反憲法”、“政策錯誤”只是反動的胡謔。

### 肅反的方式方法也是依法辦事的

郭昌華一方面否定肅反“運動本身”，同時也反對肅反的方式方法，他說“肅反中所採取的許多方式方法嚴重地違反憲法”“把敵我鬥爭的形式轉移到對人民”、“羣衆鬥爭……必然傷害好人”、“嚴重地侵害人身自由。”其實，不但肅反本身有充分的法律根據，而且肅反的方式方法也是依法辦事的。

肅反的一個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採取羣衆運動的方法。採取羣衆運動的方法不但沒有違反憲法，而且完全符合憲法規定的，憲法第十七條就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羣衆……”。肅反所以採取羣衆運動的方式也是完全必要的：第一，依靠羣衆，貫徹羣衆路線是黨領導人民對敵鬥爭、進行革命的優良傳統，我們各項革命工作的巨大成就的取得，都是在黨的領導下貫徹了羣衆路線的結果，肅反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也必須堅決貫徹黨的羣衆路線，第二，在革命力量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反革命分子採取了兩面派的、隱蔽的和分散的活動方式，我們很難一時全部掌握他們的材料，必須放手把羣衆，特別是落後羣衆發動起來進行檢舉，才能撕破反革命分子“兩面派”的假面具，使他們原形畢露；第三，從肅反運動的目的與意義來說，也是有兩重性的，肅反不但要肅清反革命分子，同時也要教育羣衆，提高羣衆的階級覺悟和警惕性，只有羣衆擦亮了眼睛才能徹底肅清反革命分子，不上反革命分子的當，爲今後社會主義建設中嚴防反革命分子活動打下良好基礎。

在羣衆性的肅反運動中，根據肅反運動的兩個主要階段

主要的方式方法：一是小組學習，聯繫實際，堵塞漏洞。即每人在學習文件的基礎上檢查一下思想認識，對漏洞大的，大家多提些意見，一是坦白檢舉，就在機關學校內部來清查反革命分子。這兩個方式是否違反憲法呢？學習是每個公民的權利，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對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發、密告之權”。那有違法之理？在小組學習中爲了互相幫助提高，堵塞思想上的漏洞，一些同志平時警惕性不高，或者有些不利於人民的反動言行，同志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有些問題羣衆不了解追問了一下，這完全是應該的，這是羣衆性的自我教育。絕大部分人都歡迎這種同志式的批評，認爲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階級覺悟提高了，眼睛擦亮了，不可否認，有個別人的批評是有缺點的，批得重了一些，提得高了一些，但這不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批評得過火一些的，黨當時就制止了。一些被批評得重了一些的同志，絕大部分也是採取“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態度。然而郭昌華却別有用心的把發動羣衆起來進行肅反與肅清反革命分子混淆起來，把這種羣衆性的自我教育誣蔑爲“對人民採取鬥爭的政策”“把敵我鬥爭轉移到對人民”，誣蔑爲“嚴重地侵犯人身自由”。上面說過，不充分發動羣衆，就不可能徹底肅清反革命分子，郭昌華反對這種做法，誣蔑羣衆鬥爭是“殘酷的”，“盲目的”，實質上就是不要羣衆起來肅反，否定羣衆肅反的必要性，好讓反革命分子猖狂進攻。顯然郭昌華所要的“人身自由”，不是真正人民的人身自由，而是反革命分子的“人身自由”。

在坦白檢舉階段有些人是當做鬥爭對象來追查的，是不是都沒有根據，都錯了呢？全國的、全省的不說，單說我們學院，在58名鬥爭對象中93%（54人）都是有根據的，有些



後來判定是錯了的（4人，佔7%），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如有人雖然本人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是歷史反革命分子，但與現行反革命有密切聯繫，在運動中羣衆以至反革命分子也檢舉了，當時列爲鬥爭對象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經過鬥爭反覆調查對證，查清了沒有政治聯繫，則否定了這案件。所謂錯與不錯，必須具體分析，應該從案件處理的整個過程來看，不能孤立某一點來看。如果單從本人不是反革命分子列爲鬥爭對象這一點來看，當然是錯誤，但是本人與反革命有密切聯繫，羣衆有檢舉，當時尚無法確定是否反革命，經過鬥爭，否定了原來的檢舉，平了反，恢復了名譽與職位，這正是貫徹了“不冤枉一個好人”的方針，並不是全都錯了。如果，否定了原材料還不平反，把好人當做反革命處理，那才是極大的錯誤。雖然從工作上來檢查在鬥爭過程中做法上重了一些，這是缺點，應該糾正，但絕不能因此就認爲肅反是沒有根據的，整個否定肅反運動。郭昌華誣蔑肅反是用粗暴的方法鬥出“反革命”來。說肅反“無人道”。實質上是主張對反革命分子施以“仁政”，這是全國人民所堅決反對的。國民黨反動派的“能可殺錯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共產黨”的政策才是不人道，我們採取了非常審慎的態度，對鬥爭對象停止工作，進行追查，薪水一樣照發，這是最大的人道。反革命分子不是靠“粗暴”鬥爭出的，相反肅反工作是非常細緻而慎重的，是依靠廣大羣衆充分檢舉揭發，再三調查對證才清查出來的。當然不可否認，在鬥爭過程中，個別單位對個別人也發生過一些粗暴現象，但這往往是由於對方的狡滑與抵賴所引起來的，這種現象的發生，一方面是領導上一時照顧不到，應該吸取經驗，加以改正，但被鬥爭者耍狡滑態度也是有責任的。郭昌華不是爲了改進這些個別

的暫時的缺點，而是以此來否定肅反，來反對黨。

逮捕是對反革命分子鬥爭的重要方法之一，郭昌華對這也大肆反擊，說在運動中隨便逮捕人，只要一個機關的普通的領導人同意就可以逮捕與扣押，這是企圖挑撥羣衆起來反對黨的惡毒陰謀。逮捕是有法律根據也是依法辦事的，憲法第89條規定。“任何公民，非經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第七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肅反工作正是嚴格按照這些規定執行的，以我院來說當時所有逮捕都經過檢察院批准或法院決定，案件都是由人民法院審理的。

以農學院逮捕的情況來看，在運動中逮捕的有下列四種：

①有的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後，經審詢搞清楚，寬大釋放，這是一種。

②有的是在學校搞非法的宗教活動，這本身就是違反憲法的，學校不能傳教但是他們發展教友，講道，利用合法的教授家庭，組織六十餘人的宗教活動，雖經學校正式通知，不得在學校如此進行活動，但他們不滿，多方宣傳說是沒有信仰宗教自由，他們用宗教語言來影射新社會，對新社會進行攻擊，對這種人當時逮捕了，不是毫無根據吧！後經審查認為他們是在政治立場上和我們是敵對的，但是在組織上與反革命尚無聯繫，因之仍回學校學習或工作，這就不是都錯了，從處理得重了一些這點來講，我們承認是工作中的缺點，但是從他本人來說也不能認為自己毫無責任。

③有的是因為自己歷史上的嚴重政治問題未交代清楚，或雖有部分的交代，但至今仍心懷不滿，多方面反對黨。如秦

振華解放前是反動三青團的骨幹（常務理事）開黑名單陷害過進步同學，參加過白匪崇禧的鋤奸小組，進行特務活動，解放後還上山當土匪，又不交代清楚。人民是給他出路的，黨也給他以立功贖罪的機會，但是他認為我們可欺，他咒罵政府，咒罵幹部，（直到反右派鬥爭時，他仍堅持敵對的立場，他在思想上不是我們的學生，不是我們的幹部）。又加上過去的罪惡歷史，必需搞清他在組織上是否與敵人有聯系，遂加以逮捕，進行審查。審查後，政府還給他機會讓他在學校留校察看，對秦振華這樣的人逮捕了加以審查是沒有什麼錯誤的。

④有的歷史上是反動黨團的骨幹，沒有交代或交代未清楚，解放後又一貫反對黨的各項措施，品質作風極端惡劣，逮捕後送勞動教養，也是有根據的，是沒有錯誤的。

我院進行逮捕時完全都是經過法定手續的。根本就沒有隨便抓人的情況。郭昌華所說的“隨便抓人”完全是造謠誹謗。

### 肅反積極分子是國家法律的積極維護者

郭昌華再三強調說：“領導肅反鬥爭好人的黨員要受法制裁”，認為領導與參加肅反的一些同志的行為是犯罪行為。郭昌華在這裏極端仇恨參加肅反的積極分子，而且借題發揮惡毒的攻擊黨，企圖煽動人民起來反對黨。顯然按照他的邏輯，鬥爭過的都是“好人”，錯誤是“普遍的”，是“全國性的”，是“黨中央”的錯誤，這樣不是說整個黨都在人民中犯了“滔天大罪”了嗎？郭昌華整個否認肅反成績，這是偷天換日的做法，肅反的偉大成績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在全國範圍內查出8萬多反革命分子，19萬餘名反革命分子自

育，130萬多人弄清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問題，廣大羣衆提高了對隱藏敵人的警惕性，保證了社會主義革命與改造事業的順利進行，誰敢說肅反的成績不是主要的？能不能說“肅反的成績全國來說是主要的，我們班沒有捉到反革命分子，或我個人來說不是反革命分子被鬥了，以我們班或我個人來說成績却是次要的呢”？當然不能，肅反的成績是不能單單以是否提到反革命分子爲衡量的唯一標準的。普遍的提高了羣衆覺悟，這就是很大的成績。對個人來說，搞清了個人的政治問題做出了結論，使組織上能放手信任，做好工作，這就是成績。肅反的成績是這樣偉大，但是這些成績是靠誰得來的呢？這是由於全國人民積極的參加肅反工作，尤其是各級黨的領導同志和肅反中的積極分子，他們日以繼夜地忘我工作，沒有他們的努力，成績是不能取得的。從政治上說他們爲了革命的利益，人民利益而積極工作，從法律上說，他們是人民民主法制積極的維護者和執行者，這究竟犯了什麼罪？不論什麼幹部如果他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都是採取教育的方針，難道幹部在工作中一有缺點或錯誤就成爲敵人，而要加以逮捕嗎？郭昌華爲什麼這樣反對幹部呢！因爲他是站在敵人的立場，他憎恨執行黨政策的幹部，顯然他所反對的是黨的政策。至於極個別假公濟私、明知故犯的，黨是要視其犯錯誤的程度來予以處理或判刑的，化糞建立麻瘋院事件的嚴肅處理這是盡人皆知的。就以肅反中的情況來說，廣東省紡織品公司在運動中雖發生過體罰逼供等錯誤，領導上發覺了不是立即制止，並將兩個組長撤換了嗎？這些情況在我們學院裏是沒有的。再從刑事上構成犯罪要件的觀點來說，犯罪的構成是要具有犯罪要件的，每一罪行都要按照其能表示行爲具有公共危險性的各項因素。郭昌華說領導與



參加肅反的同志犯了罪，究竟有那些要件能成立呢？華郭昌華以肅反中有些人自殺，硬說這是由於肅反運動“損害了大腦神經的正常活動”說“這種人自殺是被迫自殺的”，並以此加罪於領導和參加肅反的積極分子，說他們“應受法律制裁”，試問郭昌華，究竟怎樣才構成“破壞大腦神經”罪呢？究竟大腦神經怎樣才算“破壞”了呢？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企圖逃避鬥爭，他們的神經是非常正常的，反革命立場是非常堅定的。同樣是一種方式的鬥爭，絕大部份人相信黨和人民羣衆願意交代問題，最後把問題弄清楚了，但個別人却不願交代問題逃避鬥爭自殺了，你說這效果是應該由本人自負還是應該由領導人和積極分子來負呢？逃避鬥爭自殺了以後，還是要加罪的。毛主席一再告誡說對肅反中的積極分子的缺點要幫助改進，但不要潑冷水，郭昌華竟主張送他們去法院，受法律制裁，這究竟是有何居心？

### 郭昌華要的是什麼法律？爲誰喊冤？

郭昌華大聲疾呼：“一切人民法律上一律平等必須實現”。上面說過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我們國家的法律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羣衆通過國家機構用來壓迫人民敵人的工具，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裏的公民指的是享有政治權利的人民，絕不包括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反革命分子等在內的“一切人”。資產階級大叫大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他們從未實行過。封建時代的法律，馬克思把它叫做“拳頭法律”，“特權法律”，他們是“禮不上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公歷十年，在羅馬宣布了一項法律，其中有這樣的規定，假若一個奴隸主被殺害，則在他被害死

時屋子裏的所有奴隸都應處死刑，只有當奴隸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去援救了奴隸主時他才可以免於死罪”。東漢劉秀皇帝爲了鞏固封建統治公布鎮壓人民反抗的死刑六百一十條，按照這些法律地主對自己的農民有隨意毆打，打死自己的農民只處徒刑一年，和打落平常人一顆牙齒的罪一樣，農民毆打主人，則處死罪，這些法律到隋朝發展爲代表封建階級的完整法律，以後一千多年各朝都沿用它，難道這是一切人都平等的嗎？再看一下被恩格斯稱爲資產階級社會的模範法典的法國民法（即拿破崙法典，1804年公布一直施行到現在），這一法典的第1781條規定：資本家（僱主）有權用發誓的方法去證明工資的定額，過去一年工資的支付，本年一部分工資的支付，但是工人却沒有這樣的權利去反證資本家所說的誓言是謊話，難道這也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一切人”得到了平等了嗎？至於其他的法西斯法律，如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現在的法律，那就更不用說了。郭昌華要的究竟是什麼法律？郭昌華的父親在解放前參加過特務，在肅反時被列爲重點鬥爭對象，弟弟又因參加特務送去勞改，郭昌華實際上是爲反革命分子喊冤，他所謂的“一切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指反革命分子在法律要一律平等，由此可見他所要的不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讓反革命統治與欺壓人民的法律！

（轉自快報第28期，原題目爲“是什麼人的呼聲”，經作者本人做了補充修改）

## 警告你，郭昌華——你這個反革命的哭喪人

晨四 趙淋德

質問你，

郭昌華！

你這個共濟團的敗類，

資產階級右派悍將，

咒罵我國民民主是“吹噓的社會主義民主”，

誣毀肅反運動“冤枉好人”。

說農民過着原始生活，

說統購統銷把人引向飢餓邊緣。

你的毒舌頻頻伸出，

你的狂言滔滔不絕，

我問你居心何在？爲誰“喊冤”？

質問你，

郭昌華！

你這個兩條舌頭的魔鬼，

反革命分子的哭喪人。

明地里幌幌作態說，

“可憐的農民啊！

沒有一個人爲你說話”

暗地里尖酸刻薄，

農民愛沾便宜，貪財如命，

我問你站在什麼立場發言。

警告你，

郭昌華！

你吃着人民的大米，

你受着祖國的栽培，

你却要反共反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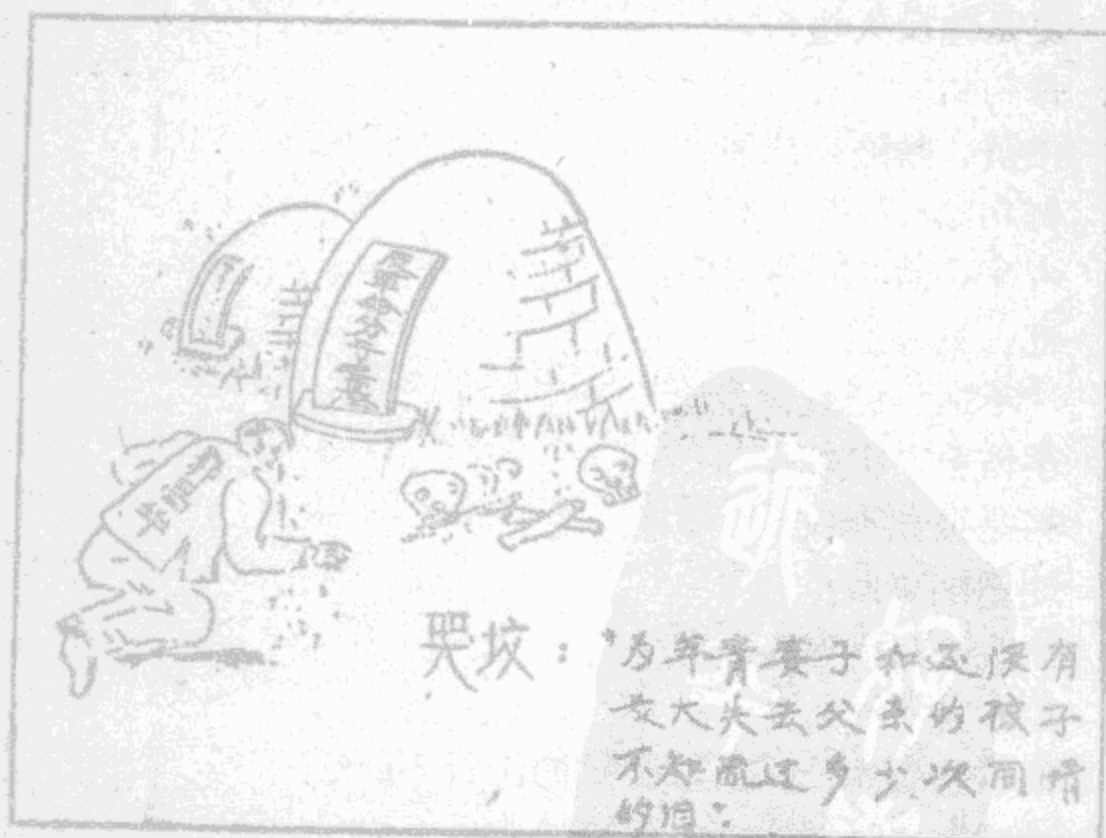
如果你再執迷不悟，

如果你再不痛改前非，

共青團一定要驅逐你這個敗類，

人民一定要掃除你這個牛鬼蛇神。

## 哭 坟



唐錫鑾 四教書



## 郭昌華一叛徒

郭楚中

比瘋狗更瘋狂，  
比毒蛇還要毒。  
失掉人性的共青團叛徒，  
狼似的嚎叫着；  
肅清反革命分子  
是全國性的錯誤  
罪犯改造成新人  
更是違反人道。  
每句語  
挑撥、陰險、惡毒，  
每句話  
否定、誹謗、誣蔑，  
他，也知道  
“不能反映社會現實”  
不僅會“激怒羣衆”……  
可是還要進攻  
絕望地攻擊！  
他——恨！恨透一切  
原來，  
他就是地主，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

## 誰說肅反沒有根據

綜合陳世章、李新華在批駁郭昌華大會上的發言

郭昌華不是幫助黨整風，而是向黨進攻，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向黨進攻，誹謗黨不是單在某一方面而是全面的。

我要質問郭昌華，你的攻擊這麼全面，而舉例爲什麼這樣片面。這邊抓點話頭，那邊抓點話尾，這不是惡意向黨進攻是什麼？你誣蔑肅反污蔑黨和我們的領袖，我很憤慨！你說“北京我弟弟的學校也有一學生自殺，這說明毛主席所在地也是同樣做法”，“剛開始不久一位無辜青年自殺了”，這些話簡直是胡說八道，我要反駁你：我和你弟弟（郭明華）當時都在北京體育學院，那自殺者（劉錦榮）與我是同班，並且同一個學習小組，又同房間，（他弟弟却不同班，）劉錦榮是廣東人，香港來的，他來我院以後生活作風惡劣，經常拉攏落後同學打擊進步同學，經常說美國什麼都好，據各方面了解，他在香港時，房間掛蔣介石像片，回國後，在學校里組織落後同學，打擊進步的同學，還與一部份籃球隊隊員聯系（其中有反革命分子），有的已跑到台灣去了，這種人難道我們沒有責任追究嗎？問一下也不可以嗎？郭昌華你爲什麼歪曲事實抓這片面的一點來否定肅反，爲什麼不說體育學院肅反的成績？抓了幾個反革命分子你知道嗎？坦白交代了幾個你知道嗎？據我知道的我院就抓了兩個反革命分子。（以上是陳世章的發言摘要）

我們搞社會主義有人就反社會主義，這就要肅反，黨提

出“提高警惕，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爲了保證做好，還加上一句“防止偏差，不冤枉一個好人”，這有什麼不人道呢？肅反來一次運動教育大家有什麼不好呢？難道國民黨時根據黑名單，把宿舍圍起來亂抓人好些嗎？郭昌華說，肅反是沒有根據的鬥爭好人，你是怎樣知道的呢？我在肅反時被鬥爭過，以我來說，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我做過憲兵，國民黨兵站的科員，敵僞時的班長，雖然在肅反前已有交代，但組織上還未徹底了解，肅反時被列爲對象這是完全有根據的，郭昌華說，學院中鬥錯了十多人，試問是那些人呢？至於我，那是不能包括在內的。（以上是李新華的發言摘要）

（轉自快報第37期第一版，38期第6版）

## 駁斥郭昌華“肅反的羣衆鬥爭是殘酷的”的謬論

園四 方木壬

右派分子郭昌華在8月17日的發言中再次向黨進攻，在肅反問題上進一步發展其謬論說：“羣衆鬥爭是非常殘酷的，將敵我鬥爭的形式轉移到對人民羣衆鬥爭，可以產生極其可怕的威脅。……羣衆鬥爭的殘酷性和盲目性必然傷害好人，必然造成運動中錯誤的普遍性。”我們現在將他的言論剖開來，看看他的本質。

1. 把肅反說成爲是“將敵我鬥爭的形式轉移到人民。”是對黨政策的最大歪曲，這是他向黨進攻的基點。按照郭昌華反動理論，既然肅反是用敵我鬥爭的形式來對待人民，那麼肅反就是根本上錯誤的。事實已完全粉碎了他的謬論：肅

反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五大運動之一，它是社會主義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肅反在全國範圍清查八萬一千多反革命分子，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保衛了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是完全從人民利益出發，廣大人民是迫切要求和衷心擁護政府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這怎麼能說是對人民實行鬥爭呢？

郭昌華說：“我所說的對人民實行鬥爭形式是指把那些政治歷史問題，或思想問題的人被審查與鬥爭。”可是有多少這樣的人被鬥爭？是否所有政治歷史有問題的人都拿來鬥爭了呢？郭昌華在辯論會上却舉不出來。再問：如果政治，歷史有問題的人，如歷史反革命，隱瞞反動身份……的人在肅反運動中要不要審查呢？全國有一百三十多萬名這樣的人在肅反中弄清各種政治問題，做出結論。使全國革命隊伍敵我界綫更分明，使被審查的人去掉精神負擔，這有什麼不好？

郭昌華又說：“羣衆鬥爭必然傷害好人，必然造成錯誤的普遍性。”這完全是捏造。在肅反中鬥錯的是絕少數的，以廣東省的廣州、韶關、興寧、陸豐等4縣市爲例，1955年以來逮捕的反革命案件中只有1.04%是按政策不必逮捕的。在機關肅反運動中鬥錯的佔被審查對象的4%，有的單位還要少。現在質問郭昌華，把你認爲完全無政治歷史問題而在肅反中被鬥的普遍現象說出來，其數目有多少？

郭昌華說“肅反羣衆鬥爭殘酷性、盲目性”的反動一面還在於他把肅反鬥爭說成是自發的羣衆鬥爭，事實上肅反鬥爭是黨領導的，中央領導的。我們黨在肅反運動中不是已經提出“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嗎？這說明肅反是完全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的一次社會主義革命運動。



2. 站在反革命分子立場，爲反革命分子喊冤，大叫“羣衆鬥爭是殘酷的，是極其可怕的威脅”。這是極其謊謬的言論，我們各項革命工作的巨大成就的取得，都是在黨的領導下貫徹了羣衆路線的結果。爭取羣衆大多數是黨領導革命鬥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肅反是一場艱苦的鬥爭，複雜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敵人是隱蔽的，正因爲這樣，我國人民在肅反鬥爭中不單依靠了公安機關的工作，而且首先依靠廣大羣衆參加。只有羣衆積極參加，才能比較容易發現暗藏反革命分子，也才能比較少犯錯誤。廣東省在肅反中僅在機關內部就檢舉了反革命分子和各種政治問題材料 142,185 件，保證了短時期內清查出暗藏反革命。全國在肅反中清查出八萬一千多名反革命分子，瓦解分化反革命內部，一年多來 19 萬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還有，經過鬥爭，羣衆覺悟提高了，對隱蔽的敵人提高警覺性，難道這不是肅反工作貫徹羣衆路線的結果嗎？

當然，一切反革命分子是害怕羣衆力量的，羣衆擦亮了眼睛就會揭發反革命材料，撕掉他的假面具。他們的原形就暴露了，因此對反革命來說，發動羣衆來鬥爭是極其可怕的威脅。郭昌華大叫“肅反羣衆鬥爭殘酷性、盲目性是極其可怕的威脅”，這不是明明站在一切反革命的立場說話嗎？

郭昌華反對採取羣衆路線進行肅反，認爲羣衆鬥爭太殘酷，必然會造成錯誤的普遍性，這無非是要取消黨的肅反工作。（轉自快報第 63 期第 4 版）

## 究竟誰有人道？

綜合王道昭、王子敬在批判郭昌華大會上的發言

我在廣州住幾十年，我記得1927年廣州公社起義時（我當時還在讀書），國民黨反動派抓到凡頸項上有紅色的都當街殺死，而我們現在的肅反，在審查時期仍有薪水領，試問郭昌華究竟誰有人道？（以上是黃道昭的發言，轉自快報第38期6版）

所謂“人性”和“人道主義”在資本主義國家是怎樣的呢，以香港為例，他們裝做很有“人道”，在街上提着鷄鴨走是犯法的，因為這是虐待畜牲，是“不人道”的，可是在“三一”事件香港當局動員大批警察殘殺手無寸鐵的工人、學生。去年九龍事件香港當局袖手旁觀，縱容大批國民黨特務分子在九龍荃灣殘殺工人，強姦女工，放火燒學校商店，香港有的是保護貓狗的委員會，但有大量的童工、女工為着低微的工資在骯髒黑暗的廠里作十二個鐘頭的工作而得不到一點勞動保護。吃不飽，住木屋，最近香港當局又動員警察拆掉廿萬人的木屋，廣大羣衆流離失所，可是香港總督警長却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人道主義者。這豈不是對人類尊嚴的諷刺。

在我們祖國，由於肅反的偉大勝利，滅絕人性的壓迫階級被打倒，今天工人享受了勞動保險、衛生醫療。工農子弟有進大學的機會，人民的生活是提高了，共產黨保衛着人民正當的生活權利，英勇地向階級敵人進行鬥爭，這才是真正有人性，是最偉大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以上是港澳同學代表王子敬的發言，轉自快報第40期第2版）

## 如何正確認識肅反問題

黃涵蓀在批判郭昌華大會上的發言

### (一) 郭昌華是如何攻擊肅反的

郭昌華雖然在口頭上也說，肅反的意圖和願望是好的，是符合全國人民利益的，但在事實上，在他的全篇發言中，可以看出他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肅反的。

第一、把個別的、局部的現象、缺點誇大為全國性普遍的政策上的錯誤，來否定肅反，他說：自殺的、鬥錯的是普遍現象，毛主席說，這種現象是個別的，他則誣蔑說毛主席用威望來掩蓋錯誤。說這些錯誤是制定肅反政策的中央領導的錯誤。

第二、他認為運動本身，只是抓住一點不可靠或不完整的材料，就用粗暴的辦法鬥爭出“反革命”來，即是說肅反鬥爭的對象是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測的。

第三、他說，對人民不允許採取鬥爭手段，肅反是侵犯人身自由，是違反憲法的。他的邏輯：如果有足夠的證據公安部門就可以逮捕，公安部門不逮捕的就不是反革命分子，就是人民，不能鬥，鬥了就違法。

總之，一句話，郭昌華認為：由於肅反錯誤的普遍性，而這種普遍性又是可能避免的，因此是政策帶來的錯誤。從這一點出發，認為肅反是不人道的，肅反後平反是兩面派的做法，毛主席應該為他所領導的黨在人民中做下罪過流淚等等，這是對毛主席的誣蔑。

## (二) 我們的看法和對郭昌華的批判

第一、應該怎樣來看待肅反的成績，我們認為必須從最基本的兩方面看，首先，肅反有沒有必要，其次有沒有成績，是否偉大的。毛主席說：有反必肅。經過1950年的鎮反，和55年的肅反，已足證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有，而且不少。1950年的鎮反是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正在進行中提出的，55年的肅反是在三大改造即將到來，揭露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時提出的，這就說明了黨提出肅反，是有根據的。正因為鎮壓了公開的反革命，才能肅清暗藏的反革命，才保證了抗美援朝、土改、思改、三反、五反等五大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毛主席以中國不可能出現波、匈事件來肯定肅反成績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雖然毛主席和黨中央曾指出工作中有缺點和偏差。然而即使這些偏差缺點，各個單位存在，但絕不能說這是全國性的，如果是全國性的，則應該是方針、路線的錯誤。成績的另一方面是堵塞了漏洞，提高了全國人民的覺悟和對敵人的警惕性，搞清許多人的歷史政治面目，這對社會主義建設有不可估計的作用，如廣州去年十月十日破獲特務活動的案件，就是肅反後人民羣衆覺悟提高的表現。但郭昌華並不是這樣看，他說：如果說政策是100%正確的話，怎樣保證被鬥者100%是反革命分子，這是極其荒謬的論調，任何正確的政策都很難保證在執行過程不發生一些偏差與錯誤，問題是怎樣對待這些錯誤，是預先設法防止，事後堅決改正，還是包庇，讓其繼續發展。黨對錯誤是採取前一種態度的。須然反革命分子在六億人口中按比例來說畢竟是極少數的，但這些少數反革命分子却能幹出給幾千幾萬人的生命財產帶來損失的勾當。可以破壞整個社會主義



的建設。至於肅反運動中所產生的缺點和偏差這就要具體分析，爲什麼會錯？主客觀原因如何？其次那些是錯，那些是對的，不能一口抹說都是錯了。

第二、對肅反中缺點、偏差應如何看？

我認爲應從兩方面看：1. 肅反鬥爭本身的特點；2. 黨是怎樣來掌握這個特點的。

關於第一點，肅反是對暗藏在人民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尖銳的階級鬥爭，這種對敵鬥爭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由公安部門單槍匹馬肅反的方式，事實證明，這種方式必然要犯嚴重的錯誤。黨採取了另一種方式，即公安部門與羣衆相結合的羣衆運動的方式。事實證明只有採取這種方式才能保證肅反方針的正確貫徹，因爲只有發動羣衆，提高了羣衆的覺悟才能清查暗藏在人民中的敵人。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郭昌華認爲有足夠證明公安部門可以逮捕起來，否則便不應該鬥爭，實質上就是要否定肅反。既然是羣衆運動，既然是對暗藏在人民中的敵人鬥爭，就不能百分之百準確，難免要傷害一些好人，作爲一種運動這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說，羣衆運動不是綉花，這就是肅反中不可避免的要產生一些偏差、缺點的客觀原因。這樣說，郭昌華也許可以提出反駁，既然不能百分之百準確就可以完全不管嗎？羣衆是黨發動起來的，難道沒有責任嗎？因此，我們就要看黨是怎樣掌握肅反的。

首先從方針上看，黨提出堅決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但不要冤枉一個好人。照我體會，不冤枉一個好人，就是黨預先估計到有可能冤枉好人，有可能產生一些偏差，爲了預防偏差的可能產生，黨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規定，如特別強調調查對證材料，規定可殺可不殺的反革命分子，不殺，可捕

可不捕的，不捕，在機關、學校、華僑、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中發現的反革命分子，規定處理要特別慎重，這些在肅反中都是明確規定的。但儘管有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條例的規定，還要通過人來執行，所以問題也就在這里，不是所有黨與非黨的肅反幹部都能做到實事求是，沒有主觀片面性，再加上對敵鬥爭的複雜性，敵人表現得非常狡滑，舊社會來的許多好人都有不同程度上的缺點，如社會關係複雜，思想作風有問題，講怪話、發牢騷、散播一些反動言論等等，因此要立即劃清好人，還是壞人，劃清敵我就不是容易的。黨為了減少錯誤，防止偏差，在作法上還採取了試點取得經驗，逐步展開的辦法，對幹部反覆交帶政策，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事實，並不是郭昌華所形容的，肅反是亂搞的。

第三、必須劃清什麼是鬥錯了，什麼是鬥對了的是非界綫。

現在許多人把鬥爭籠統化，認為鬥過的都是反革命分子，把當時鬥過，今天恢復了工作和學習的都認為鬥錯了，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當時有許多人只在小組會或大組會作重點批評，或追查社會關係，追查歷史等等，並不是都當作反革命分子來鬥，真正當反革命分子來鬥，鬥錯了或逮捕錯了的只是少數，而絕大多數作為重點批評或追查的都是有根據的，象一些歷史上的反動政治關係沒有交帶、散播一些反動言論等等。黨掌握了材料或者經羣衆檢舉，而他本人又沒有交代，在運動中難道追查一下，摸一摸都不行，這就叫鬥錯了嗎？有些逮捕後才交代，有些逮捕後是屬於寬大處理而恢復自由的，難道這些也叫鬥錯了嗎？所以，如果我們把問題作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說部門錯了，鬥錯了很多人！

至於被逮捕的或被作為重點批評的是不是有根據，最好

請郭昌華看看6月24日中國青年報登載楊亦周先生對一百多個罪犯——包括反革命分子的調查報告。

## 在肅反問題上的論戰

羣衆：你爲什麼說肅反是政策的錯誤？

郭：肅反把一些是歷史問題和思想問題的人也拿來鬥爭，是採用對人民鬥爭的政策，用強制的方法來鬥爭人民，這種做法是違反憲法的。

羣衆：歷史反革命是否應該查問？有些歷史反革命，如人民日報社論中指出的制造千人坑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是否應鬥爭？實際上在肅反中是否凡有歷史和思想問題的都鬥爭了呢？你有那些根據？

郭：（舉不出例子，無法對答）

羣衆：你爲什麼說肅反鬥錯是絕大比例？你有那些統計材料？你看過人民日報“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的社論和廣東省檢察署檢察長雲廣英在省人代會上的報告沒有？

郭：沒有看過，也沒有統計材料。

羣衆：你爲什麼說羣衆運動都是殘忍的呢？什麼叫殘忍？

郭：土改鎮反時的做法是殘忍的，有些地主土地不多，罪惡不大也槍斃了，鎮反時有些反革命分子罪惡不大的也槍斃了。總之，殺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很多是罪不該殺的。

羣衆：有那些人呢？

郭：我舉不出例子，不過我看佈告上寫的罪狀是不大的。

羣衆：你認爲要怎樣的罪狀才算大？

郭：地主剝削農民主要是由於舊的社會制度，當時收租是合法的。推翻了舊制度，這些人沒有槍，沒有政權，不會造反，主要應從改造出發。罪大惡極的該殺，但殺了的都不見得是這樣，特別是南方，這些人不見得都有什麼血債，縱火也還沒有縱成，是否凡是敵人都要殺呢？我認爲最好是不要殺，盡量避免死刑，假若我是律師，至少可以少殺一半。

羣衆：（舉出很多土改時農民對民憤很大血債累累的地主惡霸如何要求殺，上面如何慎重審查等的具體例子說明殺了的反革命分子、地主惡霸都是罪大惡極的，並讀周總理的報告給他聽。）根據周總理報告，殺了的只有16%，都是罪大惡極的。怎能說凡是敵人都殺？

郭：（無話可答）

羣衆：你說去年國慶節在廣州投擲定時炸彈的特務是否要爆炸以後才能殺呢？山東省殺死革命幹部與家屬十人的三個反革命分子是否應該殺呢？

郭：如果這些人悔過了就不該殺。

羣衆：人民被殺害了，炸彈投擲了，這對人民已是罪大惡極不可寬恕了，這怎麼能悔過了的呢？你這究竟是爲誰講話？

郭：（避開問題）我們鄉有兩個地主罪惡不大，是不該殺的也殺了。

羣衆：他們叫什麼名字？

郭：不知道，記不清楚。

羣衆：你這真是罕有的奇跡，你對這個地主的罪惡了解得這樣清楚？！甚至給他量了刑，說是不該殺，但是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郭昌華的頭低下來了，最後不得不承認“我是爲人民的敵人——反革命分子、地主講話”。

（摘自快報第58期第二版與第64期第三版）

## （二）勞改問題

### 我們是怎樣對待勞改犯的？

廣東省公安廳勞改局林德甫同志代表勞改局工作人員  
在批判郭昌華大會上的發言

#### （1）關於對犯人的政治思想改造問題

我們勞改隊沒有專門的教育機構，一貫都是把教育犯人的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幾年來我們從不間斷地有計劃的通過上大課，閱讀文件，小組討論，個別談話，對犯人進行認罪守法、政治時事、生產技術和文化教育，使他認識真理，揭發和批判犯罪的反動本質，改變他們反革命立場和剝削階級的思想觀點，樹立新的道德，今年上半年進行“八大”文件，“增產節約”“寬大城市殘餘反革命分子”及有關國際形勢的學習，幾年來對文盲的犯人設有專學文化的高小班和初小班，現在青壯年犯人中有的可以寫信、讀報了，政府還重視技術教育，舉辦有小型的犯人技術訓練班，如羅家渡的煤礦勞改場還在繼續舉辦，去年下半年爲加速對犯人的改造，普遍召開犯人勞改積極分子大會，邀請各階層人士幫助我們對犯人進行教育，組織犯人參觀社會主義建設成就，開展積極分子運動等。勞改隊普遍設有圖書館或閱覽室，辦了勞改

報、快報、牆報等，這難道說對犯人沒有教育嗎？

## (2) 關於犯人的勞動問題

爲了使犯人從思想上和實踐中得到改造，組織犯人從事勞動生產，在生產實踐中體會勞動，學會生產技術，這是很必要的。而且幾年來國家也投入大量資金開辦一批勞改農場、礦山。郭昌華說：勞改隊犯人過度勞動，勞動不好強迫勞動。我們認爲，根據憲法和勞改法條例規定強迫犯人勞動進行改造是對的，因爲監管期間罪犯參加勞動生產和一般羣衆參加生產建設工作有着原則上的區別：人民羣衆是由於對勞動的熱愛，是自覺的；而犯罪分子由於曾不同程度危害過國家和人民，他們要受法律的制裁。依勞改條例規定每天勞動不准超過10小時，只有在農忙搶收才超過到10小時，這種情況也是採取說服的方式，他們甚至往往自覺的半夜起來工作。每日有1—2小時室外活動，每半月一次休息日，少年犯每週一次。

## (3) 關於勞改犯的生活衛生管理問題

我們對勞改犯一貫按照人道主義精神。省人委會規定了犯人的油鹽蔬菜、肉類等雜食品及過節補助等的供給，並定期與不定期發給犯人衣服日用品，保證犯人穿得暖吃得飽。還有，有技術的犯人給予技術補助，文娛生活有各種球類、劇團、音樂小組等，衛生工作經常對犯人進行體格檢查消毒，重病犯醫不好的送到廣州醫院醫療，如新生廠犯人余偉成（特務）患長期醫不好的腎結石病，送到廣州市醫院化了300元治好了，艾沙河勞改農場有的患爛尾穿孔腹膜炎也治好了。勞改犯絕大多數服從了政府法令，認識了自己的錯誤，極少勞

逃犯在羣衆抓回來後只進行批判和警告，用以理服人的方法進行教育，刑滿的恢復他的政治權利，給他安排就業工作、參加合作社。許多罪犯釋放後積極參加勞動，大多數人變成積極分子，個別被選爲人民代表、副縣長。原烟毒犯陳煥焜釋放回鄉積極帶頭參加勞動在一次修築水利工程中被評爲特等功臣。釋放後罪犯體格變得強壯，連他們的家屬也說：我們的親人是黨救出來的。我們勞改政策受到外賓的贊揚。他們說監獄里簡直是“工廠和學校”，勞改政策體現了毛主席的人道主義。他們給我們的結論是用“變監獄爲天堂”，“變鬼爲人”來評比新舊社會的監獄。連右派分子黃紹茲也不得不在視察勞改場後說：勞改並不可怕，而是變壞人爲好人的地方。

（轉自快報第41期第5版）

## 以我們對勞改的親身經歷，反駁郭昌華 對勞改政策的污蔑

新生一廠職工 陳銘寰 陳 臻 黃儀華

七月四日廣州日報登載華南農學院師生揭發批駁該院園藝系研究生郭昌華所散佈的反黨言論：我們認爲郭昌華是做了章伯鈞，儲安平，羅翼羣等右派分子的應聲虫。蓄意乘中央整風，歪曲事實，顛倒是非，向黨進行惡意污蔑，企圖達到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目的，這是全中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我們除了一致擁護華南農學院師生們對郭昌華的謬論所作的猛烈回擊外，特就郭昌華所提的“勞改問題”補充幾點批駁意見：

我們過去是受過勞改的人，現在還在勞改企業服務，不但自己過去對勞改生活是親身的體會，現在還經常見到勞改者的現實情況。因此對勞改問題的了解是比較清楚和全面的，事實並不像郭昌華所說的那樣。郭昌華說：“曾到過勞改場，特地對勞改問題作深入的了解，看到的一切和周總理報告所說的完全兩樣，食的很不好，過度勞動”等；這些說話完全是歪曲事實，含血噴人，回憶我們在勞改的時候，生活上是得到黨和政府無微不至的照顧的，如伙食方面，每天輕勞動的吃兩屯白米飯，重勞動的吃三屯白米飯，每逢節日都殺豬或買其他魚肉加菜一至二次，平時也能經常吃上肉，天氣熱時還經常吃營養豆漿，涼茶和其他甜品。很多原來很瘦的人，來勞改後，吃得肥胖起來。不少勞改犯說在自己家裏沒有這樣好的伙食，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情況，郭昌華怎能說“食的很不好”？至於穿衣方面，熱天有單衣，冷天又換上棉衣棉褲，並發給棉被蚊帳。日常用品如毛巾，牙刷，肥皂，鞋，襪等也定期發給。同時還根據改造表現，好的選上積極分子，給予減刑釋放或物質獎勵。隨着人民生活的提高，犯人的生活也逐步提高，一般的每月每人拿到二、三元另用錢，有的拿到十多元，不少犯人把這些錢節約下來寄回家里。另外廠里設有診療所，有中醫西醫，護士，犯人有了病及時得到治療，有些犯人在舊社會帶來的惡病如肺病、梅毒、花柳等，廠里醫不好的都送到省、市專門醫院公費治療到好為止，不但病有所照顧，而且一些年老眼花，缺牙的都有照顧。

關於勞動工時方面，每天平均勞動八小時，每星期例假休息一天，有時淡季生產任務少，每天僅勞動三、四小時，旺季生產一般也不超過十小時，犯人工餘時間到圖書館看書



報或打球或演劇。同時政府也常派來電影隊給犯人放電影。他們的文娛生活很活躍，郭昌華所說的“過度勞動”，我們完全沒有見到這個事實。

郭昌華說：“很多犯人逃跑，逃跑回來吊起來打”這是誇大事實的，在我們勞改單位里，由51年到現在有黃××等犯人逃跑過，這些個別的，不願改造，堅持反動立場而逃跑的，僅僅是極個別的壞分子，並不是像郭昌華所說的“很多”。有些逃跑抓回來管理幹部仍然採取耐心說服教育，或者在囚犯間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使逃跑者認識錯誤，改造自己，絕對沒有“吊起來打”的現象。我們不但沒有見到，而也沒有聞說過。通過思想教育，學習提高覺悟，使他們認識勞動創造世界的偉大，啓發他們的積極性，爭取早日改造成爲新人，這是黨一向採取的政策措施，每一個經過勞改的人都衷心感謝能得到黨和政府的教育，清洗自己的污點，養成自食其力的有用的勞動者，更體會到勞改政策充分體現了偉大的人道主義。不僅符合國家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勞改者本身利益。就拿我們來說吧，我們經過勞改釋放後，政府按照勞改政策辦事，給予我們安置就業，留廠就業的職工都給予“同工同酬，按勞付酬”“一視同仁，量才錄用”的待遇，有的當上工程師、技術員、工段長、或其他專業員工，有的也做工會幹部，在我們留廠職工數百人的工資平均每人每月有45元。有的一百多元，有的八、九十元。我們這些人經過改造，在政治、經濟上都得到了出路。而且成爲工廠的主人，有職有權，肩負着社會主義建設工作，這種活生生的事實，難道像郭昌華所說的“在我們國家中好像是有些人注定該死的”嗎，要不是站在反動立場怎能講出這些荒謬的言論來呢？

爲了把是非弄清楚，我們希望郭昌華親自前來我們這裏作深入了解，看看郭昌華的反動言論對不對。

## 郭昌華關於勞改問題的材料 原來是故意捏造的

——在勞改問題上的論戰

羣衆：現在你對勞改問題的看法如何？

郭：以前我主要揭發出勞改陰暗的一面和反對對勞改好的一面的虛偽宣傳，我所揭發的東西都是有根據的，其中一部分是聽一位同學講的（他的哥哥剛剛勞改期滿回來）一些是在英德勞改場看到和聽到的，一些是最近聽我弟弟說的。（弟弟曾經是勞改犯）

羣衆：你說什麼時候在勞改場里打過犯人？

郭：去年暑期在英德勞改場聽我愛人說過，不管怎樣打，反正打人在我國是不允許的。

曾在英德勞改場工作過的歐陽錦（郭妻）站起來駁斥他：“郭昌華把個別幹部的錯誤行爲歪曲擴大來污蔑黨，當時我告訴他關於打人的問題與他所說的有很大出入，他完全歪曲了事實。當時我說在1954年有一個幹部叫劉澤堂，因爲他所看管的一個犯人想逃跑，給劉追回了，劉認爲如果犯人真的逃跑了，自己會受上級處分，因而憤怒地打了一下犯人，後來勞改局長知道了這件事馬上給劉以處分，劉澤堂現尚在英德勞改場生產科工作，可以對質。我對郭昌華談這件事時，曾經強調指出：現在再沒有打人的現象了，我真沒有預料到郭昌華到勞改場來是爲了找尋這些東西，歪曲誇大向

黨進攻。

郭捏造事實，把勞改場說得非常悲慘陰暗。1954年4月英德勞改場曾召開了一次勞改模範代表大會，由各小隊、中隊、大隊層層選出代表，各隊打鑼打鼓歡送他們去開會，會議開了兩個星期。公安局、勞改局、勞改場的負責同志都到會講話，會上宣佈了許多表現好的犯人減刑免刑，很多犯人感動得流淚，充分體現出人民政府的“立功贖罪、重新做人”的寬大政策，當時伙食單位以雞、蛋、魚、兔等饅菜供代表們食用。很多勞改期滿的犯人不肯離場，要求留場工作，政府把他們編成一個職工隊，讓他們在場裏安家立業。這是鐵的事實，假如勞改像郭昌華所說的搞得一場糊塗，那還會出現勞改模範嗎？

郭說在場裏強迫勞動，事實上是不會強迫他們幹不能的勞動，而是按勞動犯人的專長去分配工作，使其有機會在熟悉的行業裏立功。郭說犯人吃不好，吃不飽。而事實上呢，因為工作性質和時間不同，在場裏犯人吃三餐，而幹部只吃兩餐，這是郭在場時親眼看過的。郭說勞改犯病了就等死。而英德場裏有醫療所，很多犯人到那裏醫病休養。這些事實現在到場還可看到。郭還說犯人日夜勞動生活悲慘。事實上犯人每天工作九小時，工作後打球，唱歌。有時還特邀一些有演劇技能的勞改犯來場演出，郭昌華本人到場時也親自看過劇。

郭昌華站在反動階級、地主、勞改犯的立場，無中生有地把個別錯誤的事例去說成是黨的方針政策的錯誤，說什麼他所知道的和周總理的報告完全兩樣，他相信反動人物的話，相信自己弟弟的話（弟弟至今對黨還很不滿），說黨團員是虛偽的，說組織向他開刀，把自己堅持反革命的態度說

成勇敢。我希望大家澈底揭穿他的反動面目。”

郭昌華沉默了一會。

歐陽錦繼續問：到底你看到那些跟周總理的報告不一樣？

郭：我弟弟所講的跟周總理的報告不一樣，我相信弟弟不會騙我，他自小不願讀書，後來過流氓生活，解放後打羣架、偷東西，最嚴重的一次是偷了一架單車，因為在家裏無法教育他，我把他送去派出所伏法，他打架有時是無理取鬧有時是打抱不平的，他很不滿政府對勞改的做法，他講的事例都是有地點、時間和姓名的，而周總理的報告只講好的一面。

羣衆：你弟弟真的是偷東西，由你自己送去伏法的嗎？你弟弟勞改期滿留場繼續勞改兩年是因為工作需要才留他下來的嗎？

郭：是的。

羣衆：在這裏揭發一些你弟弟的歷史罷，他1945年5月參加特務組織，解放時國民黨叫他潛伏下來，解放後為羣衆檢舉，受政府管制，在管制期間還偷槍枝，被判刑勞改三年，在勞改期間消極怠工，造謠生事、抗拒領導，刑滿當地派出所不同意釋放，再留場勞改兩年，釋放後仍對政府不滿，你弟弟就是這樣一個家伙，這是對你弟弟的判結書（有人當時唸給他聽），你為什麼這樣相信你弟弟呢？

——沉默低頭，無言可答。

羣衆：那你現在對勞改的看法怎樣呢？

郭：我認為周總理講的是好的一面，壞的一面要由犯人來補充。

一位同學駁斥他：你這種觀法是合乎事實，合乎邏輯的。



嗎？就是犯人也不是不贊成勞改政策的。我有一個表哥，以前因販賣鴉片，被政府拉去勞改五年，期滿回家後他非常感激政府和贊揚勞改政策。因為，勞改期間他戒斷了鴉片，現在比從前胖得多了，他還學會了搭棚。現在有了專門技術，在廣州當搭棚工人，以前由於他抽鴉片，不生產，弄得家庭生活很貧苦，現在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他還告訴了我在勞改場中的生活情況：每天工作九小時，兩週放一天假看一次電影，工作有酬勞，工作好的每月可得8—10元，每月還有幾角錢的生活補助費，受過勞改的人也說：勞改對他們自己是好的。為什麼你却顛倒是非瞎說犯人講壞話呢？

又另一位曾經參加過勞改工作的同學跟着起來列舉事實駁斥郭昌華，他說：我參加過一年多勞改工作，我們的目的是要犯人改過自新重新做人，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郭昌華所講的情況，勞改場非常重視犯人的安全和健康，把壓縮犯人的發病率和死亡率視為最重大的任務，解放初期，由於反革命猖狂，個別犯人在場內煽動造反，個別幹部由於對敵人的憎恨會情不自禁地打過犯人，但不久政府就規定了打罵犯人要治罪的條例，從此就沒有打人的事情發生了，勞改場把犯人分為〔1〕從寬待遇〔2〕一般待遇〔3〕從嚴待遇等三級政治待遇，第一二級佔比例最大，勞動時沒有公安人員看押，每逢過年過節都舉行評功獎模大會，大大鼓舞了犯人的勞動熱情，犯人家屬可以一年到場探訪兩次，每次可在場內住上半個月，勞動強度按體質分等級，一般每天工作九小時，生活伙食費每人每月九元，醫藥費九角，零用費五角至一元，有專門技術的犯人還得到特殊的待遇，每年每人發給四套衣服、四雙鞋襪，一個月理兩次髮，犯人可以留髮，衣服上不蓋上“勞改”兩字，因此當你進場內根本就看不出那個是犯

人。犯人的文化生活也很豐富，每兩週看電影一次，還有京劇團和勞改報，犯人在黨和政府的教養改造下，不斷提高了自覺性，有的每天自動工作至十一小時，有一次在農忙時犯人在月夜裏偷偷地到田裏收割，後來給工作幹部說服勸止，勞改期滿後自願申請留場工作的有半數以上，有時我們動員他們回家生產，這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現在還可以看到，爲什麼郭昌華瞎着眼睛相信他弟弟的話呢？

歐陽錦接着說：我現在才不相信你過去真的這麼進步，送弟弟去勞改，原來是欺騙！我問你，我不是告訴過你關於幹部犯了錯誤打犯人後受到政府處分？現在已經沒有這種現象了嗎？我不是這樣說的嗎？如果我有什麼瞞着不說，你也可以揭發我。

郭在事實和真理面前低着頭。

羣衆：是不是這樣說的？

郭：是這樣。

羣衆：那你爲什麼不顧事實污蔑周總理，說你所看見的一切和周總理所說的完全兩樣？而且說要爭取入黨，然後調到勞改場工作，取得發言權和地位，鼓動勞改犯起來反對幹部呢？

郭：我聽了一些不完全可靠的消息就把它歪曲地去描寫勞改陰暗的一面，我是有意識地誇大一些事實。如“病死、凍死是普遍的，期滿出來時犯人只剩一副軀體”等。並以個別的事實誇大成爲普遍性去攻擊勞改政策，我整個思想體系是對黨不滿不信任，認爲黨講一套做一套，只講好的一面，隱藏壞的一面，所以我專對政府工作鑽空子、找缺點、並誇大缺點，把政府的工作和政策，描寫成一塌糊塗，去攻擊黨和政府。

（轉自快報第68期第二版）

### (三)思想改造問題

## 駁斥郭昌華對思想改造運動的誣蔑

羅國興

右派分子郭昌華在整風大放大鳴期間對思想改造運動大肆誣蔑首先是歪曲思改的方式方法，說什麼黨用污蔑人格，粗魯壓制，狂風暴雨的違反馬列主義原則的辦法進行思想改造，說什麼說理可以使人感動流淚，粗魯的鬥爭只會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抗，其次，他否定了思改運動的必要性，說什麼解放後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要求改造自己，嚮往社會主義事業不必進行思想改造運動，說什麼知識分子思想中起着根本變化的原因不是三反思改而是系統的理論學習，最後他全部推翻了思想改造運動的偉大成果，把思改說成是一個錯誤的引起反效果的運動，說什麼三反和思改使祖國幾千年來尊師的傳統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受到了最大的毀滅，爲了分清大是大非保衛五大運動的成果，我們必須駁斥郭昌華對偉大的思想改造運動的誣蔑。不錯，思想改造運動是用羣衆運動的方式用民主互助，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進行的，我們所以這樣做首先是因爲有必要。其次，也因爲有可能，我們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導：“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道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發展”來進行的。

我們說有必要用這樣的方式方法進行思想改造運動是因為這場運動是一個思想上的革命，是無產階級思想與反動思想，（當時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大敵人的思想）的尖銳的不可調和的鬥爭，是知識分子的“新我”和“舊我”在思想領域上爭取陣地的鬥爭。我們知道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絕大部分是出身於剝削階級，他們必然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封建階級，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他們過去長期地接受了為反動階級服務的教育，他們的人生哲學都打上了剝削階級的烙印，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對他們來說是根深蒂固的，“不破不立”，如果不經過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不進行一次思想上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設想這場革命會像釋迦牟尼那樣坐在菩提樹下靜思就可以完成，也不能設想可以自發地自由自在地誰也不能過問地去完成這場革命，要完成這場革命除了知識分子本人要自覺地努力外，還有賴於外力——羣衆力量的督促，鼓勵和幫助。

其次，我們說有可能進行思想改造運動，這是因為全國解放了，知識分子有了共產黨的領導，國家有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一切公開的反動分子都受到了管制和鎮壓，他們對廣大的知識分子再起不了欺騙矇蔽的作用，自由的國土給知識分子提供了發展才能的天地，燦爛的祖國前途鼓舞了廣大知識分子自我改造趕上形勢的熱情，當時進行思想改造運動是具備了客觀和主觀的條件的，是完全有可能的。

思想改造運動時衆羣（學校裏主要是教師與學生）是怎樣工作，怎樣起外力作用的呢？教師同學們日以繼夜地研究分析老師的自我檢查，到老師家裏拜謁談心，鼓舞老師認真挖掉錯誤思想的根子，放下包袱愉快前進，召開大小會議誠

懇地向老師提出有根據有分析，細緻而又尖銳的意見，教師們得到外力的推動和援助，信心和勇氣加強了，絕大部分都能夠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的錯誤思想，提出今後努力的方向，勝利地過思想改造關，不少教師感於同學和同志的幫助和愛護的心情，感到放下了思想包袱，明確了前進方向的輕鬆愉快都曾流下了熱情的眼淚，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在運動中也會發生過個別的粗糙現象，例如批評時意見提得不夠全面，或態度偏激了一些。但是這些不正常的現象很快就被領導上糾正了，基本上說思改運動的確做到了郭昌華所要求的“說理”而又“使人感動流淚”，在運動中我們從來沒有發動羣衆向教師厲聲疾色地“鬥爭”。也從來沒有如郭昌華所污蔑的佈置羣衆向教師說“請你脫下褲子洗個澡吧”等侮辱的話。然而當時也確實有極個別少數的人，對思想改造運動表示了“強烈的反抗”，這些人是誰呢？是站在人民的敵對立場的，別有用心的人，是像郭昌華所說的“僅僅是生活腐化，亂搞男女關係“而跳樓自殺的”福建農學院農經系“系主任”是今天的右派分子像郭昌華本人，叫喊要燒掉思改材料的黃枯桐和林協文等。

郭昌華假心假意地強調了知識分子的自覺性，和系統理論學習的重要性，反對思改運動，否定思改運動的必要性，前面我們談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不但要靠高度的自覺而且也必須借助於羣衆的幫助，否則這場鬥爭是不容易獲勝的，至於系統的理論學習固然是知識分子改造思想的途徑之一，但是在解放不久後的知識分子如果不參加思想改造和黨領導的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如果不來一次思想大革命，不初步清洗從舊社會帶來的反動思想，不起碼地在思想上劃清人民和三大敵人的界綫，對國家和個人的前途和方向都缺乏初步的認



識的話，那又從何入手進行系統的理論學習呢？黨從來就非常重視教導羣衆堅持地進行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但是黨善於在適當的時機，集中精力和時間進行思想改造運動，以達到顯著提高思想的效果，並爲以後的系統學習打下更良好的基礎。1942年的黨內整風，1952年的思改運動，和目前的全民整風運動都充分說明了用運動的形式進行思想改造的有效性和必要性，郭昌華假意地搬出“系統的理論學習”做招牌，企圖混淆視聽，以達到否定思想改造運動必要性的目的，這是何等可笑和卑鄙的手法啊！

郭昌華誣蔑思想改造和三反運動造成了“解放後幾年來學生對老師的普遍不尊重”和“祖國幾千年來尊師的傳統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受到了最大的毀滅”這是與右派分子黃枯桐的鬼腔——“思改丟了臉”的一唱一和的說法，真的情況是這樣嗎？不，真的情況跟右派分子所誣蔑的完全兩樣，思想改造運動時同學對老師的幫助是真摯誠懇的，他們爲老師的點滴進步而歡欣鼓舞，當教師真正地丟掉了舊的思想包袱，端正了自己的立場觀點，改進了自己的思想方法，認真備課，努力教學，因而教學效果得到了提高的時候，同學對老師就會進一步的尊敬和愛戴，教師在羣衆中的威信就會不斷提高，今天絕大部分曾經認真地自覺地參加過思想改造運動的教師，在這方面都有極其深刻的體會，每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忘懷思想改造運動給自己帶來的好處，就在這個運動的基礎上，他們繼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他們更堅決地投身於各個政治運動，正如黨的估計一樣，今天知識分子的面貌已經煥然一新了，然而他們並沒有滿足於已有的進步，他們深知時代在飛躍前進，而自己却負着建設祖國，培養人才，教育後代的重任，他們深知思想改造是長期性的，必

要的，正如人民日報社論——“教育者必須受教育”一文中所指出的：“知識分子如果不丟掉過時的舊東西，不研究新問題，不接受新事物，他就會脫離人民羣衆，同人民找不到共同的語言，他就會一事無成，根本談不到去作人民的什麼先生”，全國的知識分子今天正在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身到全民整風運動中去不斷改造自己，以健壯的步伐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邁進，反對思想改造，誣蔑思想改造運動的右派分子，如果不同頭猛醒，脫胎換骨地進行自我改造的話，那末，他們必將會在時代的車輪底下被壓得粉碎。

如上所說，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是十分必要的，成績也是偉大的。但是郭昌華却借整風鳴放的機會造謠誣蔑，擴大缺點，否定成績，其實質不外是挑撥知識分子與黨的關係，攻擊黨關於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企圖把知識分子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以便作為資產階級右派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政治資本。

## 誰說“尊師的傳統受到了最大的毀滅”？

畜牧三朱廷驥

我真不敢相信此話竟是出自郭昌華之口：“三反運動造成了解放幾年來產生學生對老師的普遍不尊重”“祖國幾千年來尊師的傳統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受到了最大的毀滅”（見7.5.快報副刊第二版）請問郭昌華，曾幾何時：你看見黨和團教導過學生說“你們不要尊敬老師了”？曾幾何時你聽到學生說“老師不值得我們尊敬”？

黨提出了“尊師愛生”的口號，諄諄教導我們要尊敬老

師；同學們也深深地感到老師是知識的傳授者，我們得到每一點知識都是和老師的辛勤教導分不開的，爲此，我們衷心地感謝我們的老師。請看看下列的事實，去年3月31日下午團委會特地召開了一個由各班班主席參加的尊師座談會，會上詳細地討論了同學們應怎樣去尊敬老師和職員工友，在會上也嚴厲地批評了一些不尊敬老師和職員工友的同學，同年四月份，院刊農院周報和廣播站都以“尊師”爲宣傳報導中心，各個團支部和各班會都訂出了尊師的公約並有具體行動。每年春節都有留校的同學到老師家裏去拜年談心；老師病了，同學們寫信或派代表去問候安慰，下課的時候，同學自動抹淨黑板；在車上同學讓位給老師坐……。郭昌華，你說：同學們這些行動說明了什麼。

你可曾聽說過這件駭人聽聞的事實：1948年嶺南大學附中有一班學生強迫一位老師給考試的題目看，老師不肯，結果這位老師給學生們活生生的從樓梯頂推下來跌死了，當時國民黨政府對這些問題是置之不理的。與現在相比，你能說解放後的尊師比不上解放前嗎？

不可否認，解放後甚至現在也曾出現過一些不尊敬老師的現象，譬如在考試時學生和老師爭分數給老師安上了一個綽號，和老師相遇不打招呼等等。但這僅僅是個別的同學，同學們對這些個別的同學，也展開了批評和幫助。

我們認爲：尊敬老師不但要在外表上，更重要的是發自於內心的尊敬，尊敬老師是一種社會主義的美德，從許多事例可以說明在黨的教導下是有所發揚的。因此我們說：你所誣蔑的“祖國幾千年來尊師的傳統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受到了最大的毀滅”，是惡意的捏造與歪曲。我們要大聲地說“祖國幾千年來尊師的美德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得到了最大的發

揚。

(轉自快報第39期第3版)

## 在思改問題上的論戰

羣：你根據什麼說思改運動是對人格上的污蔑？

郭：思改做法是對教師人格上的污蔑，如我的母校——福建農學院，當時鬥爭農經系系主任，鬥得很過火。結果自殺了。

羣：這個主任你知道他是什麼人？是否應該批判？

郭：他只是搞不正當的男女關係。

當場有人根據調查的材料，指出這位系主任不是一般的  
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問題，而是一貫肆意強姦婦女，連鄉下來  
担糞的女孩和一個帶病的女職員也受他強姦，一向違法亂  
紀。

羣：這種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郭：（無可耐何地）是壞人。

羣：這種人應不應該批判？應不應該鬥爭？

郭：（沉默不回答）

羣：在批判鬥爭中羣衆為受害者所激憤，說話聲音大些  
是否就是人格上的污蔑，究竟是誰污蔑了誰？

郭：（低下頭，低聲）我承認這個農經系主任是應該鬥  
的。

羣：你為什麼說自殺的都應該由黨負責，這位系主任的  
自殺究竟應由誰負責？

郭：在運動中造成精神上的殘害，他們不自殺也罪不該

死，根本不是畏罪自殺，自殺是由於羣衆運動造成的，是由於羣衆運動的盲目性與殘酷性。

羣：在羣衆運動中絕大部分被批判或鬥爭的對象都願意接受批評或鬥爭，願意弄清問題，但極個別人逃避鬥爭，堅決抗拒，你說主是由於運動的客觀情況決定，還是主要由他本人思想狀況決定。

郭：（無話可答）

（摘自快報第58期第二版）

#### （四）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問題

### 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摘錄）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命令

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已於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經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十七次會議通過，現予發佈，希認真貫徹執行。

總理 周恩來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爲貫徹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實現農村糧食統購統銷的制度化，進一步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增加糧食生產，提倡糧食節約，保證國家和人民對糧食的需要，以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特制定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



第二條 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應分別核定每戶農民的糧食產量，分別規定各類農戶和不生產糧食的農村居民的用糧標準，按戶計算用糧量；凡生產糧食的農戶，按照核定的糧食產量，減去用糧量和實繳公糧後，糧食有餘的為餘糧戶，不餘不缺的為自足戶，不足的為缺糧戶，不生產糧食的農村居民也為缺糧戶；國家對餘糧戶分別核定糧食交售任務進行統購，對缺糧戶分別核定糧食供應量進行統銷，對自足戶不進行統購統銷。核定糧食產量和計算用糧量，應按糧田面積、常年在家人口和飼糧畜牲頭數計算。

第三條 核定農戶的糧食產量、餘糧戶的糧食交售任務和缺糧戶的糧食供應量，必須根據一九五五年春耕前後分配到鄉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數字，結合實際情況，由鄉人民委員會充分發動羣衆，深入討論，劃分餘糧戶、自足戶、缺糧戶，一次評定全年糧食的產量、交售任務和供應量，經鄉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後，造具清冊，報縣級人民委員會或其指定機關核定。

第四條 一九五五年分戶核定的餘糧戶糧食交售任務，在正常的情况下，自一九五五年起，三年不變，增產不增購；缺糧戶的糧食供應量，每年核定一次。

第七條 農民因經濟週轉或品種調劑的需要，將自用的糧食按糧食統購價格賣給國家，俟後又要買回的，國家應予收購，並發給週轉糧證，准其以後按糧食統銷價格憑證買回。但不鼓勵農民出售週轉糧。週轉糧應與統購、統銷糧分別統計。

## 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摘錄）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命令

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已於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經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十七次會議通過，現予發佈，希認真貫徹執行，並須注意下列事項：

一、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轄區內，可以分批施行，也可以同時施行。其具體施行日期，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根據工作條件，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的期間內自行決定。

二、市鎮居民按照本辦法第十六條的規定應持糧票購買的掛麵、切麵、米粉、年糕等糧食複製品，在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實施的同時即憑糧票購買；其他米飯、麵食等熟食品何時實行憑糧票購買辦法，另以命令發佈。

三、農村居民來往於實行糧食定量供應的市鎮購買熟食品時，可暫時不憑地方糧票或全國通用糧票，何時開始實行憑糧票購買辦法，另以命令發佈。

四、乘坐火車輪船的旅客，在車船中用餐，可不憑糧票購買。

總理 周恩來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貫徹糧食計劃供應政策，健全市鎮糧食供應

制度，提倡糧食節約，保證糧食的合理分配，以利於國家經濟建設的進行，特制定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

## 第二章 居民口糧

第五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應根據市鎮居民的勞動差別、年齡大小及不同地區的糧食消費習慣，按下列各項規定，分別確定市鎮居民的具體供應等別和每月口糧定量標準，在省、自治區、直轄市所屬區域內執行（成品糧，單位市斤。）：

甲、以大米爲主食的地區：

一、特殊重體力勞動者——四十五至五十五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五十斤；

二、重體力勞動者——三十五至四十四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四十斤；

三、輕體力勞動者——二十六至三十四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三十二斤；

四、機關、團體工作人員、公私營企業職員、店員和其他腦力勞動者——二十四至二十九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二十八斤；

五、大、中學生——二十六至三十三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三十二斤；

六、一般居民和十週歲以上兒童——二十二至二十六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二十五斤；

七、六週歲以上不滿十週歲的兒童——十六斤至二十一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二十斤；

八、三週歲以上不滿六週歲的兒童——十一斤至十五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十三斤；

九、不滿三週歲的兒童——五斤至十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七斤。

第六條 市鎮居民以戶為單位，在家居住人口由居民委員會、居民小組或其他組織按人評定供應等別，機關、團體、企業、學校職工和大、中學生由所屬單位按人評定供應等別，一併歸戶，編造名冊，連同戶口證件，送當地人民委員會或其指定機關核發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證。

## 我國糧食統購統銷工作的成就

在今年夏秋以後，誰都可以看見我國糧食戰綫上的偉大勝利了。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商品糧食供求關係上出現的緊張局勢，已經由於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勝利實施而得到了改變。就是在今年遇到百年未有的大水災的情況下，這個局面也堅實地穩定住了。

我國商品糧食供求失調的現象出現是在一九五二年全國糧食總產量超過戰前最高年產量百分之九以後。在豐收的年度裏，一九五二年（七月）——一九五三年（六月）的一年內，國家糧食銷售量比上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時常，國家收購月月完不成計劃，銷售月月突破計劃。這種局勢反映着人民消費水平的迅速提高。據統計：一九五二年河北、山東、河南、江蘇等八個棉產區的國營糧食銷售量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三倍，銷售的品種也發生了變化。一九五〇年河北省國營糧食機構銷售麵粉八十八萬袋，一九五二年達到一千多萬袋。北京、天津銷售的細糧（小麥、大米）佔全部銷售糧食的比重都由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四十五增加到百分之

七十。幾年來，糧食增產後，農民不急於出售手中的餘糧。河北省糧產區清苑縣農民儲存的商品糧佔到產量的四分之一，黃信莊有百分之四十七的農民還有錢購糧存儲。更多的農民在糧食市場上觀望惜售。去年春天河南等地受霜災後，這種供求失調的局勢緊張起來了。湖南、江西、安徽、山東、河北、陝西等主要產糧區糧食市價高於牌價百分之三以至百分之三十、五十。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全國範圍展開的國家在過渡時期總任務的宣傳和糧食統購統銷運動，是空前規模的羣衆性運動。據不完全統計，河北、山西、遼東、浙江、河南、湖北、廣西、江西八個省有八百二十七萬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基層幹部、積極分子，經過學習總路線後，廣泛地向農民進行了宣傳教育工作。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號召下，在覺悟提高的基礎上，曾經支援了偉大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廣大農民，把成千成萬斤餘糧賣給國家，支援工業建設。吉林省榆樹縣農民在統購開始時存有一九五二年的陳糧三億多斤，農民在受到總任務教育以後，成批地把陳糧賣給國家。遼寧省寬甸縣翻身農民穆長禮賣出了積存四年多的餘糧一萬多斤。山西、河北等地出現了農民集體賣糧的事例。許多原來打算囤糧、放債、買地的農民把糧食賣出後，參加了互助合作組織。在糧食統購統銷運動期間，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由一萬四千多個發展到九萬一千多個，有一百四十多萬戶農民新加入了合作社。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了，農民把賣糧的錢大批投入生產。當今年一月農民大量賣糧時期，全國供銷合作社供應農民生產資料的總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四。

糧食統購統銷運動展開的第一個月份，購少銷多的局勢



就開始扭轉。國家這個月份購糧數量超過了歷年購糧數量的最高水平，比一九五二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糧食統購統銷運動進行了三、四個月，到一九五三——一九五四糧食年度期末，國家全年度糧食收購量比上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八十，銷售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一舉改變了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糧食年度內銷售大於收購所造成的嚴重供求失調現象。糧食戰綫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一年來，國家用三分之一以上的收購糧食，保證了對農村一億多缺糧農民的供應，城市、工礦區糧食銷售量保持着穩定的水平。這個局面就是在中國歷史上進口糧食四十多億斤的年份，也不曾出現過。今年六月，國家糧食庫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我國百年未有的大水災正是發生在這個時候。災區人民從歷史經驗中知道，‘糧價跟着水勢漲’，水災正是糧商興風作浪的時機。但是，在糧食統購統銷運動勝利以後，繼續經營糧食的糧商已是國家代銷店，那些投機倒把的糧商已不復存在，國家又有足夠的糧食供應災區，所以能夠把糧價絕對穩定着。糧食部門職工提出‘人到那裏供應到那裏’的口號，萬千隻糧船開到了災區。人們說，這是中國糧食史上的奇蹟。糧食供求穩定的局面，經受過水災時期的考驗，對懷疑我國糧食問題已有了穩定的基礎的人，是個有力的回答。糧食部負責人對記者說，從今年全國正在進行的糧食統購統銷運動的發展情況來看，在全國糧食產量超過去年的情況下，今年糧食統購可以按計劃完成或超額完成。

（新華社北京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電）

## 在擺事實，講道理，充分展開辯論下 郭昌華關於“糧食政策”的王牌謬論徹底破產

郭昌華一向認為是王牌的很有根據、要堅持力爭的關於“糧食政策”問題的謬論在擺事實，講道理，充分展開辯論下全破產。辯論與批駁的情況大致如下：

羣衆：你爲什麼說“糧食政策按中央佈置下來，從北到南，大家一樣，必然會使人吃不飽，因爲這種做法是嚴重違反科學的”？

郭：定量供應規定家庭婦女、學生、重體力勞動等每人一律多少斤，每個人的吃量不同，東北與福建都一樣，按規定量不夠又不准申請，說是毛主席規定的，必然引起飢餓。

羣衆：你是否看過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辦法與指示？

郭：我沒有看過，橫直我什麼文件都不想看。

羣衆：你沒有看過爲什麼又說是反科學的，有什麼根據？

郭：我只看到實際上有人吃不飽飯，飯店飯不夠賣，有些人買麵餅要排隊。就認為這是中央規定的政策必然帶來這種現象。

馬上有人拿出政策法令彙編來與他講理，指着1953年11月23日政務院公布的關於糧食統一收購統一供應的指示與一九五五年八月廿五日國務院公布的“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給他看，問他當時報紙上發表了爲什麼不看，辦法中規定統購統銷的控制數字由各個地方掌握，羣衆進行民主評議，當衆宣佈，這有什麼違反科學的地方？

郭：我看到勞苦的居民和農民吃不飽的現象相當普遍，認為這與個別幹部沒有關係，主要是政策規定一個人多少斤，多少年齡的多少斤，這種定量供應是違反科學的。

羣衆：城市居民的定量供應辦法你看過沒有？

郭：沒有。

羣衆：1955年公布的“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中分職業狀況，如學生，工人，重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等，又分年齡如三歲至五、六歲小孩，一般居民，大、中學生等，又規定最低額和最高額，如大、中學生規定為26—33斤，視本人身體等條件不同而定量供應，而這個定量又是通過各個階層的典型調查統銷前幾個月平均用糧計算出來的，你認為這種做法與規定是否科學的？

郭：（沉默了很久）這是合乎科學的。

羣衆：那你為什麼又說反科學？

郭：因為很多人超過最多額都吃不飽，又不准申請增加，這就是違反科學。

羣衆：你向來是講要分析的，在吃不飽問題上你有沒有分析過？1955年城市居民糧食供應辦法公布時，因為辦法初步試行一般居民由於不習慣，造成人爲的緊張，不少人認為是糧食不夠。要多報，到處講吃不飽，而個別地方幹部如我們石牌看到這種情況抓得緊了一些，實際供應數量有些人初時是有不夠吃現象，可是不到幾個月馬上糾正了，這是執行初期的暫時的局部的缺點而且馬上就克服了。辦法中也規定如本人條件特殊，需要量超過規定的最高額也可申請，你為什麼却說是政策錯誤？是那一條錯，根據何在？

郭：我的話都是東聽一句，西聽一句得來的，沒有什麼根據，不過，當時吃不飽是普遍的，我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

很注意。

羣衆：你很有興趣做了些什麼調查？有些什麼具體材料？

郭：我沒有經過什麼調查，是否沒有具體材料就不能提意見了呢？

羣衆：根據實際問題提出具體意見當然是可以的，但你這是提意見還是毫無根據的亂說呢？你根本就沒有看過政策，就說政策違反科學。

（至此沉默很久，無話可答）。

羣衆：就以道聽途說的也好，你講出來有哪些人吃不飽？

郭：俄文組一位先生，工區一個工友。

羣衆：還有呢？居民是那些人？

郭：沒有了，居民我也不知道，橫直我的話都是道聽途說的。

羣衆：既然你承認糧食供應的控制數字，是經過典型調查定出來是合乎科學的，那就是說這個數字是合乎絕大部分人的吃糧水平是不是？

郭：是（無法狡辯了）。

羣衆：這樣說，不夠吃，只是個別特殊現象，是不是？

郭：是。

羣衆：那你爲什麼又說吃不飽是普遍現象呢？

（沉默很久，無話可答）只好承認說：我根據的都是不可靠的材料。

羣衆：那你爲什麼只根據一些個別的現象，一些不可靠的材料，就作出普遍性的政策措施嚴重違反科學的結論呢？

（最後大家還就食油問題質問郭昌華是否應將城鄉的食

油供應情況不問城鄉人民生活的具體情況一律拉平？)  
(無話可答)。

至此郭昌華關於糧食政策問題的謬論，徹底破產。

(自轉快報第60期第二版)

## 郭昌華關於豬肉供應問題的發言 完全是捏造的

黃謙在批駁郭昌華大會上的發言(摘要)

“郭昌華對豬肉供應問題的發言完全是歪曲事實，我在膳堂工作，經常要買豬，這些情況我是清楚的，政府根本沒有規定100斤的豬都要賣來給港澳回來參觀的人看，以增加政治影響的事。在蘇聯展覽會時，農民還自由賣豬，膳堂當時就向農民買了豬，那完全是自由的。你為什麼要這樣來造謠呢？”

(摘自快報第39期第1版)

## (五) 農業合作化與提高工農生活 文化水平問題

### 在農民生活問題上駁斥郭昌華

圖四 謝慈逸

郭昌華不單污蔑我國農民處在原始生活，否認我國農業合作化的優越性，而且在暑假里更猖狂的撒佈謬論說：“農



民在新中國沒有完全得到中國人民應得到的平等待遇”，造謠說“多少農民一年買不起一雙襪子和一雙膠鞋”，“晚上他們沒有蚊帳”，這些都是企圖全部否定合作化制度，挑撥工農聯盟的謠言。

那麼請看看我們鄉的事實吧，過去豐順縣是個窮山縣，解放前有個俗語說：“豐順衙門，揭陽蚊”。這句話深刻的刻畫出我縣反動官僚壓力之大，人民生活的慘痛。解放後這些話在農民生活的改善和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權後消亡了。我們鄉有一個湖光社（是個普通的社），全社只有30戶，解放前只有自耕地六畝多田，其中有6戶流落乞食，9人給地主做長工，1943年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大飢荒，村里流走江西的23人中，就有六人因途中沒有得食而餓死。

解放後大家分上了土地，特別是合作化以後面貌大大改變了，人口也由118人增加到165人。去年歷來未有的旱災也被組織起來的力量戰勝了，絕不是像郭昌華所說的“農民在戰勝自然、貧窮的面前還是多麼的軟弱無能”那樣。恰恰相反，全社不單戰勝了自然災害而且取得了豐收，保證了90%社員增加收入，社還超額賣餘糧21,000斤，還在養豬上收入3,400元，社員生活大大改善，辦社前需農貸700元，但辦社後只需農貸76元，這是合作社生產水平提高的結果。目前男女老幼的衣服也多是花綠的，冬天青年男女每人還做新棉襖，並不像郭昌華謬論所說的：“多少農民還蓋着祖先傳下毫無保暖又硬又重的棉被，晚上沒有蚊帳”那樣，這不過是郭昌華誣蔑現實的謊言。郭昌華還攻擊說“農民的文化水平是全中國的勞動人民中最低的”，說“農民的無知却要忍受着政治上不平等的待遇”，請問郭昌華知道不知道解放前農民的政治生活和文化水平？就湖光社來說，解放前完

全沒有選舉權，解放後農民有了選舉和被選舉權，社主任，鄉長也農民當了，解放前只有六人唸小學，解放後却有16人唸小學了，而且還有8個中學生，社里還設有球場。這一切都是共產黨領導下才有的，是合作化優越性帶來的，爲什麼郭昌華偏要說農民生活苦，偏說農民無知，偏說合作化不好呢！說“無知”，那只是你這右派分子妄想白天做夢的無知而已。

（轉自園藝系大字報）

## 駁斥郭昌華“農民只好用忍受和死亡 向疾病作鬥爭”的謬論

園三甲 羅顯文

郭昌華說：“農民的生活還處在原始狀態，只好用忍受和死亡向疾病作鬥爭，不能上醫院看一次病”。事情真是這樣嗎？請看看下列事實：我的四叔最近患了肺病，他是一個農民，照郭昌華的說法，大概我這個四叔就只好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等待着死的到來了，可是事實怎樣呢？事實就是我那個四叔在廣州一間醫院裏住了兩個多月，治好了病，說到這裏很可能郭昌華會問，也許你們那個地方很富庶吧！當地的農民生活很好吧！農業社是典型的農業社吧！恰恰相反，完全不是，我們那里是個很偏僻的山區，正是郭昌華你所要引以爲證的地方。農業社並不是很好的典型，僅是個普普通通的農業社，這是一個事實，不是郭昌華所說的“農民只好用忍受和等待死亡來向疾病作鬥爭，不能上醫院

看一次病”的事實，而是農民能住醫院的事實。請再看看這個事實，我父親也是一個農民，他患過小腸氣病，解放前就患了，這種病是要開刀的，過去長期以來都無法醫治，也是解放以後在54年那年到廣州來治好了的。說到這里郭昌華可能又會問：大概你家是貧僱農吧！變得這麼快。告訴你，郭昌華我家不是貧農也不是僱農，而是中農。我還要告訴你郭昌華不僅是我家變了，自從農民參加業農社以後，家家戶戶都變啦，不是變窮了，而是變富了。

郭昌華，聽說你是“最關心農民生活的”有空請到我們那裏去看看，去了解了解我們那裏農民生活的變化吧！不過我得提醒你注意，千万不要在那里放毒——販賣你的荒謬言論。要不然你將會像羅翼羣那樣，被憤怒了的農民包圍起來，要用麻布袋來包，還要派衛兵保護。

（轉自快報第65期第3版）

請看看事實吧！（漫畫）



六二乙編

（轉自快報34期第四版）

## 誰說“工人是注定該死的？”

何貽贊、許宜登、岑冠柱對郭昌華的批駁

何貽贊以具體事實駁斥郭昌華挑撥工人的謠言，解放以來全校教工宿舍不斷擴建，總共有11520平方，講師以上95%在校住宿，助教，職工97%以上有宿舍，解放以來職工夜校對工友起了很大作用，大大的提高了工友的文化，很多工友提升為職員，也有很多工友參加了黨和團，工友有困難的還可以得到福利金的補助，去年福利金共2367元，比前增加22%，得到補助的共222人，佔全院教工41%，郭昌華為什麼看不到這些事實，這不是別有用心的挑撥工人起來反對黨嗎？許宜登說：“解放前工人經常有失業的危險，解放前我沒有文化，現在學習到這個程度，完全是黨對工友的關懷與幫助的結果，解放後由於黨的教育使我認識提高，我送兒子去參軍，做了光榮軍屬，黨與學院每年都給予照顧，郭昌華為什麼這樣歪曲事實，這難道不是站在反動的立場，想推翻社會主義嗎？”岑冠柱說：“我自小就在這個城市長大，對本市的一切都有較深刻的體會。解放前在廣州什麼街，什麼馬路，什麼門口都會見到有乞丐，到黑夜10時，你就更有一種悲痛的心情，每條馬路的舖門口都有很多乞丐在那里睡，在寒天時，就有更悲痛的事情出現——朝早出門就常常見到死了的乞丐躺在舖門口或馬路邊，這是事實，現在這種現象根本沒有了，你為什麼看不到這些呢？以我自己來說吧，我家共三口人，解放前我雙親整天工作，養我一個人也不能，我還要工作，那麼，我一家三人都工作，還是過朝不能過



晚，如果有什麼荒年那我們就更苦了，我餓成只剩下皮包骨。解放後怎樣呢？解放後我們家里增加了人，增加了妹妹及弟弟共5人了，生活反而一天比一天好，從前三人工作還是得朝望晚，今天我雙親工作就能養活妹妹及弟弟，我沒有拿錢回家，我媽媽還經常做新衣給我。郭昌華，我問你，你看到這些事實是否會流下你的喜淚嗎？我想你是不會的，你的淚只會看到反革命分子的下場才會滴下的。”

（轉自快板第38期第6版）

## 自從來了共產黨，少數民族的 生活蒸蒸日上

少數民族代表羅忠新在批判郭昌華大會上的發言（摘要）

解放前我們少數民族地區是過着原始的非人的生活，吃的是玉米粥，番茨，野菜，就我家來說，一年十二個月如果能保證有玉米粥吃的話，那已經算是最好、最幸運的了。往往到青黃不接的時候，玉米粥也食不成，要吃南瓜木茨。如果遇到天旱就連這些也吃不到。解放後在黨的照顧和關懷下1954年廣西省的重要水利工程之一，就是我家鄉地區田陽縣的瓚桑江水利工程建成現。在我們那里就是一年十二個月不下雨，我們還是像平常一樣，一年收穫兩造。合作化的優越性，更使得我們獲得一年比一年豐產，生活也一年年改善，現在一天吃三餐飯也不成問題了。農民普遍反映“舊谷子未食完，新谷子又收回來了”我們來自六個少數民族的廿多位同學都覺得家鄉的情況也是這樣的，生活比解放前大有改

善。文教方面也大有發展，例如梁錦英同學曾統計過，他家鄉一共二百多人，解放前讀書的很少，解放後唸大學的有二個，高中的有四個，初中的九個，適齡兒童全部入了學。郭昌華說的工農子弟被排擠出門外完全是瞎說。在衛生方面，從前我們少數民族地區流行這樣一句話“見娘懷胎，不見兒走路”。現在呢，有接生員，有衛生站，兒都走路了。

我們那里已經開始建立一個拖拉機站，逐步改善古老式的耕作方法。難道上面說的這些都是過着原始生活“嗎？”難道可以說我們是不開化的中國人嗎？郭昌華那些胡說八道是對我們的侮辱，是企圖煽動農民特別是少數民族起來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我們少數民族看清楚了只有共產黨才是我們的救星，我們永遠團結在黨的周圍，要和一切危害黨，危害社會主義的言論與行為作堅決的鬥爭。

（轉自快板第40期第1版）

## 誰說“農民子弟很難上學？”

何貽贊、黃碧媚對郭昌華的批駁

何貽贊說：“郭昌華假裝為農民主持公道，實際上是想煽動農民起來反對黨，郭昌華說：“農民的子弟很難上學”“農民的子弟要在競爭中被趕出校門”，這是純粹的謊言，我們的教育政策是為工農開門，解放後多少工農子弟入了工農速成中學，我院解放前的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工農子弟只佔千分之二，去年我院工農子弟學生已達到學生總人數32%”。黃碧媚說：“我自己生長農村，解放前地主怎樣壓迫農民呢？交不出租就要拉他們的子女去做長工和妹仔，農

民一件棉襖要穿好幾代，現在農民購布不斷增加，掃盲運動也不斷提高了他們的文化，誰說中小學畢業生到農村沒有用處？徐健春、楊明漢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農民子弟是否能升學呢？以附小爲例，解放前只有6班共50人，都是地主、富農的子弟，解放後逐年發展，現在已有16班600多個學生，並且設了初中班，這難道是郭昌華所說的黨的文教政策很可怕嗎？”

（轉自快報第38期第6版）

## 與右派分子郭昌華算一筆教育賬

關佩聰

右派分子郭昌華在向黨的領導，向國家的基本制度和各項政策進攻的同時，也不放過對我國教育事業的進攻。他把我們“向工農開門”的教育事業說成漆黑一團，說什麼“農村的學校數量遠遠落後於城市中學校的數量”，“農村的小學很馬虎，最糟的師資都在農村，經費少，學生的質量低，很難和城市比較，剛解放時農民子弟能上一些大學，而現在就要逐步淘汰，雖然權利均等，實質上是農民子弟的升學存在許多困難”。“農民的子弟在升學的競爭中被趕出校門”。又說初中升高中的學生“如果有地方勞動生產，就不能考上高中”而“城市中幹部的子弟，不用考就保送”，“因爲他們是要人兒子都有書讀”。因此他的結論是“國家教育制度存在着非常可怕的現象”並且質問“這難道是公平的待遇嗎”？

聽吧！右派分子是多麼瘋狂地向我國的教育事業進攻

的。究竟事實是怎樣呢？我們要向郭昌華算算賬！

右派分子郭昌華攻擊我們“農村的學校數量遠遠落後於城市中學校的數量”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看看我國中小學校的發展和分佈的情況吧：從表一的統計數字知道，中等學校數1956年為1946年的157.4%，為1949年的166%；小學學

表一：我國中小學校數目的發展（單位：一所）

學校類別	1946年	1949年	1956年
中等學校	4,266	4,045	6,715
小學	289,247	346,769	529,033

校數1956年為1946年的182.9%，為1949年的125.6%。現有的6715所中學中，有74%即4969的中學分佈在一般城市和鄉村，在這些中學學習的學生有三百零八萬多人；小學有90%以上分佈在廣大的鄉村和普通縣城里，在這些小學里學習的學生有五千六百多萬人。除個別地區外，全國已經基本上做到村村有小學，縣縣有中學。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城鄉之間仍有差別，今年政府又提出中學面向農村的方針，這就更加便於工農子弟特別是農民子弟的入學。郭昌華所說的“農村學校數量遠遠落後於城市中學校的數量”的謬論，除了抹利歷史條件，抹利事實外，就是否認城鄉的差別，挑撥城鄉的關係。

右派分子郭昌華又攻擊我們“農村的學校師資最差，經費少”等等，事實是怎樣呢？從來，黨和政府就不是只重城市，不重農村的，相反的對農村工作予極大的注意，學校師資也沒有例外，都是把有業務水平的、思想水平高的畢業生放配到農村去。根據1956年的統計，高中教師中，大專畢業

和肄業以上的佔 82.91 %；小學教師中，初師，初中畢業以上的佔 62.8%，另外，中學教師中黨團員佔 24% 左右，小學教師中黨團員佔  $\frac{1}{4}$ ，還有更多的教師要求進步，可見中、小學師資不論業務上和政治上並不是差的，自然水平不高的教師是有的，正是這樣，黨和政府除了發展師範教育外，同時注意了在職教師的提高，幾年來，中學教師參加進修，函授的有 4 萬 2 千多人，已先後畢業 32 萬多人，小學教師進修的有 51 萬 3 千多人，已畢業的 20 多萬人，此外有些教師經過幾年的自我努力，教學水平也不斷提高。郭昌華攻擊“農村的師資最差”實質上是以“為農民講話”為幌子，肆意污蔑願意到農村去為農民服務的農村師資，是對我們“面向工農”教育方針的誹謗！

郭昌華說農村學校的經費少這也是有意歪曲。我們知道，國家的建設事業很多，不能抽出更多的經費辦學，這是正常的，盡管這樣，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投入普通教育事業的基本建設費用達 9 億 3 千多萬元，每年平均增長 6.3%，共新建、擴建校舍 1,646 萬平方公尺的面積，用於普通教育事業的經費共 90 多億元，平均每年增長 15.6%，其中用於小學事業的達 49 億元，佔 54%，用於中學教育的 26 億元，佔 29% 左右，難道在我們國家各項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剛剛開始的時候，這些投資還算少嗎？此外，教育部從 1952 年起逐漸建立了教學儀器工廠，現在已有四間國營工廠製造中小學教學儀器，至目前為止大部分中學和部分小學，已得到全套或部分的儀器設備，由於多數學校分佈在農村（見上面的資料），這說明農村學校的經費和設備是逐步增加的。但是要辦的事情很多，不能要求一天內就全部解決。郭昌華所謂的“經費少”、“師資差”等等他的用心不是為了提高農村教育



表二：全國各級學校學生人數的發展及工農子弟入學人數的增長與解放前的比較

(根據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資料 單位：一人)

	各 年 在 校 學 生 數			各 年 與 49 年 之 比 (49—50 為 100)		各 年 與 解 放 前 最 高 年 之 比 (解 放 前 最 高 年 為 100)		各 年 工 農 子 弟 占 在 學 生 數 的 %			
	解 放 前 最 高 年	1949—50	1953—54	1956—57	1953—54	1956—57	1949—50	1956—57	1953—54	1956—57	
高 等 學 校	155,036	117,133	216,765	447,000	185	381.5	76	140	288.3	21.9	34
中 等 學 校	1,878,523	1,267,809	3,628,264	5,164,678	286	407.3	68	199	274.4	57.4	66
小 學	23,683,492	24,391,033	51,504,312	63,464,016	211	260.2	103	118	268	80.1	82

附註：1. 解放前最高數字系根據偽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其中

高等學校為1947—1948年資料，其餘均為1946—1947年資料。

2. 有“\*”記號的為1952年資料。

表三：華南農學院在校學生的發展和工農子弟的增長  
(單位：一人)

	1952—53		1953—54		1954—55		1955—56		1956—57		1957—58	
	實際 人數	%	實際 人數	%	實際 人數	%	實際 人數	%	實際 人數	%	實際 人數	%
在學總人數	812	100	837	100	860	100	1176	100	1884	100	392	100
工農子弟	118	14.5	173	19.5	173	20.8	383	32.5	623	33	171	43.6
工人子弟	37	4.5	44	4.9	37	4.3	272	23.1	160	8.49	39	9.99
農民子弟	81	9.9	129	14.5	136	15.8	111	9.4	463	24.5	132	33.6

附註：根據華南農學院教務處資料，1957年數字只係一年級學生數，  
(因舊生補考未完，未有準確數字，本表不列)。

事業，而是企圖以此來整個否定幾年來農村教育事業所取得的成績，以達到其反黨的陰謀目的。

再從農民的子弟入學情況來看。是不是像郭昌華所說的農民子弟升學被“逐步淘汰”呢？從表二的資料表明：隨着國民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國的教育事業也是迅速發展的。高等學校在校學生1956比1949年超過近3倍，比解放前最高年超過近2倍；中等學校的學生1956年比1949年超過3倍，比解放前最高年超過一倍半有多，小學學生1956年比1949年和解放前最高年都超過一倍半以上，與此同時，工農子弟佔在學人數的比例也是逐步上升的，從1953—1956年，小學中工農子弟在學人數從80%（1952年）上升至82%，中學工農子弟從 $\frac{1}{2}$ 強上升為 $\frac{2}{3}$ ，大學的工農子弟從 $\frac{1}{5}$ 上升為 $\frac{1}{3}$ 。自然，工農子弟中農民的子弟佔了多數。和全國情況一樣，我院學生發展情況也是迅速的，1956年在學人數比1952年增加一倍半左右，工農子弟由14.5%增加為33%，其中農民子弟佔24.5%，1957年一年級的數字更加明顯，工農子弟佔43.6%，其中農民子弟佔33.6%，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農民子弟在學人數（463人）比1949年中山大學農學院的學生人數超過一倍多，相當於1952年中大和嶺南大學兩個農學院調整時的學生總人數，到今年只是一年級的農民子弟人數（132人）就相當於1949年中大農學院總人數的一半。如果加上幾年來全國業餘教育的發展，農民子弟升學的更加多了。根據現有資料，1956年全國工、農羣衆在冬學，民校學習就有7900萬多人，為1949年的五倍，為解放前最高年（1946）年百倍以上，其中已有130多萬人提高到高小，初中的水平。郭昌華所說“農民子弟不能上中學”，上大學的被“逐步淘汰”，“農民子弟在升學的競爭中被趕出校門”等

謬論，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謊言。

事實既是這樣地確鑿，人們會問：郭昌華爲什麼說：“我國教育制度存在着非常可怕的現象”並要求“公平的待遇”呢？”列寧曾說過：“只要統治着大多數被剝削者的剝削者還存在，民主國家就必然實行剝削者的民主。被剝削者的國家同這種國家根本不同，它應該對被剝削者實行民主，對剝削者實行鎮壓，所謂鎮壓一個階級，就是使這個階級沒有平等權利，不能享受“民主”（見列寧全集25卷：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下同）應該承認我們現在的教育中在某些方面仍有“不公平”的現象，如在高等學校，資產階級的子弟仍佔着優勢，這是由於解放剛八年，不少農民的子弟以前受剝削，沒有書讀，解放後才讀書，還未能達到升大學的程度，這正說明了剝削者統治的國家對被剝削者不能平等的道理，列寧這樣寫道：“因爲剝削者世世代代享受教育特權，過着富裕生活，具有各種本領，而被剝削者大多數甚至在最先進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裏也是受壓迫、受恐嚇，愚昧無知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後的長時期內，剝削者必然在事實上保有很大的優勢，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正是要消滅這種不平等的現象”。提出了“向工農開門”的方針，八年來也取得了很大成績，現正也還在繼續努力來消滅這種不平等現象，郭昌華把國民黨所造成的罪惡加在共產黨身上，抹殺八年來的成績，其目的就在於打着爲農民說話的幌子，挑撥廣大農民與黨的關係，煽動農民來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他不是爲真正的農民講話，而是站在反動立場爲地主分子講話，因此郭昌華說我國的教育制度“非常可怕”，倒是我們教育事業的可喜現象。另外，郭昌華還說初中升高中的學生“如果有地方勞動生產，就不能考上高中”，而“城市中幹部的子

弟，不用考就會保送”，並且認為“因為他們是要人的兒子却有書讀”。這是又在造謠，實質上是对黨的領導幹部的侮辱，企圖把黨描繪為只照顧少數黨員幹部的宗派小集團，挑撥人民仇恨黨，仇視黨的領導幹部和他們的子弟。大家知道，我們各級學校大部分學生都是經過考試錄取入學的，只有少數的優秀畢業生是免試直升的，何況是不限於幹部的子弟，根本沒有而且也不會有“要人兒子都有書讀”而“有地方勞動生產的，就不能升學”的特殊現象。解放初期國家為了培養革命工農幹部，在當時資產階級子弟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曾經採取一些臨時措施，如開辦革命幹部子弟學校和工農速成中學等，這是完全必要的，這些措施隨着經濟與教育事業的發展，遠在1954年起已陸續改變了。郭昌華對此表示十分痛恨，不外是以此來反對黨，以達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

## 、工農生活差不多問題的真相

(摘自人民日報1957年5月5日譚震林“關於我國農民收入情況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

湖南攸縣大興社社員李裕芳全家六口人，1955年全年開支項目如下：大米二千三百一十斤，每人平均三百八十五斤，共計一百七十四元九角；地瓜八百斤，每人平均一百三十三斤，共計十元六角；油二十四斤，每人平均四斤，共計十三元四角四分；鹽六十斤，每人平均十斤，共計九元；豬肉四十斤，每人平均六兩六六斤，共計一十八元四角；豆腐、豆漿共計三元六角，糖二斤共計九角六分；豆子米粉共計五



元三角；調味共計一元五角；布七十二尺，每人平均十二尺，共計二十八元八角；襪子六雙，每人平均一雙，共計三元；麻三斤計三元；套鞋一雙計四元五角；生產費用共計十二元；醫藥費用共計十二元。以上各項開支共計三百零一元，平均每人五十元。

李裕芳解放前是雇農，現在全家一年開支三百元。從吃的方面看，每人平均每天有一斤大米，七兩地瓜，每月有九兩豬肉，五兩油，七兩鹽，此外還有自己種的蔬菜，喂雞鴨生的蛋，撈的魚蝦，砍的柴火等等沒有算在內。這樣的生活在農村中一般是富裕的。當然，從穿和用的方面看，還只能說是貧農生活。

工人一月拿幾十元是全家的收入，農民一年幾十元是每個人的收入。加之城市的生活水平比農村高，工人在城市的開支大，如果說一個農民在農村每月有五塊錢的收入就可以過中等生活的話，那麼一個工人在城市過一般生活就得增加一倍左右，較大的城市就更高一些。根據全國總工會1956年1月份在北京橡膠廠的典型調查，該廠木工宮慶堂，全家七口人，每月工資六十二元五角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八元九角三。每月開支如下：主食（包括麵、米、高粱、玉米）二百一十九斤，計價二十八元零五分；副食品（包括油、蔬菜、鹽、調料）共計十四元二角七分；燃料四百九十斤，計價六元一角；房租水電三元；子女教育費二元五角；零用費三元。以上共計五十六元九角二分，每人平均八元一角，每月節餘五元作為七口人的衣服鞋襪及醫藥之用。這就是說，每人每月要收入九元錢左右，才能過宮慶堂這樣的生活。這樣的生活比起前述湖南大興社社員李裕芳來，並不算好，但開支却要比李裕芳增加一倍以上。

如果我們把李裕芳在鄉村消費的實物折為北京和上海的物價，加上在城市生活中必須開支的燃料、房租水電等費用，那麼，每年就不是花三百元，而是在北京要花七百二十八元，在上海要花七百四十三元。就是說，李裕芳在農村過那樣的生活，拿在北京或上海來過，要增加一倍還多的錢。由此可見，在貨幣收入上，工人比農民多一些是應該的。同時，誰都知道，一個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比一個農民所創造的要高得多；工人織的布不像農民種的糧食那樣可以自己留用一部分，而是要用貨幣按市場價格去買回來。這也說明工人收入比農民多一點是合理的。（城市中有一些雜工，並沒有什麼技術，從農村一到城市，就掙幾十元一個月，還有一些高小生、初中生一到機關企業也馬上掙幾十元一個月，這是不大合理的。類似在工資工作中的點缺，是應該糾正的。）

由於我國工業還處在落後狀態，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還受到限制。據估計，在全國職工中，生活較好的約佔40%左右，有15%左右的職工，生活還比較苦。他們的生活是顧到吃顧不到穿，其中約有5%的人吃穿都顧不上，要靠國家補助才能維持，其餘的人，也是過着一般的中等生活。全國工資改革以後，平均工資每人每年為六百零二元，每月五十元，以四口之家計，每人每月平均十二元，以五口之家計，每人每月平均才十元。一個工人如果每月平均收入五十元，一家老少靠他負擔，還過不到李裕芳那樣的生活。由此可見，籠統地說“農民比工人苦，工人生活比農民好得太多”等等，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論戰

羣衆：你說你發現了一個真理“單靠合作化不可能根本改善農村生活的水平”，這樣你認爲我國要不要搞合作化運動？

郭：我到過哈爾濱郊區的一個合作社看到了主要的困難是技術上的困難，這個社裏的技術員是隨便派一些社員到城裏去受訓二十多天後回來充當的，而這個社又要種大面積的該社農民沒有種過的山東大白菜，因此困難是不可克服的，結果徒勞無功了。

羣衆：按你的說法是由於合作化，才會產生這些嚴重的無法克服的困難，那不組織合作社會更好嗎？農民組織起來是否爲了發展生產？

郭：這問題我早就知道。

羣衆：既然爲了發展生產，爲什麼你又說存在着嚴重的無法克服的困難？

郭：我說我當時看見的農業社生產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難。

羣衆：照你看來在技術沒有達到一定水平前就不應搞合作社嗎？

郭：（問非所答地）合作社在某方面顯示着優越性，如抗禦災荒、積肥、水利等。而存在着根本的不可克服的困難即技術上的困難。

羣衆：你認爲合作化的優越性表現在水利等方面，那水利等問題是否技術性問題？

郭：是（離開話題），但我不同意說政府搞合作化沒有

缺點。

羣衆：你已承認提高技術要搞合作化，而你又說合作化後發展生產技術是一個無法克服的困難，按你的意思目前是否不要發展生產？

郭：我認爲發展生產是可以的，但要慎重考慮，慢慢提高技術。

羣衆：我們目前正是這樣做，我們要搞合作化同時我們政府也一再指出了合作化後發展生產的技術途徑和措施，我們正大力進行技術改革，生產得到不斷的發展，農民生活正在逐步改善，爲什麼你對這一切視而不見關起門來瞎說什麼“農業生產存在着嚴重的無法克服的困難”“根本解決農民生活水平，在技術力量的裝備沒有提高和加強以前，僅僅是一個幻想”說什麼“東北的農民生活水平和南方的一樣都是非常之低”，“農民生活處在原始狀態中”？

郭：構成這種思想主要是根據我所看見過的情況。

羣衆：你看見過的是那些情況？

郭：我看見過的是哈爾濱市郊一個農業社的情況。

羣衆：爲什麼你只根據哈爾濱市郊一個農業社所看到的情況下一個普遍性的結論說農業生產存在着嚴重的無法克服的困難，也即是說目前全國不能發展農業生產？

郭：（無可奈何地進行狡辯抵賴）我是指哈爾濱的那個農業社。假如全國的農業社不像那個社一樣，那我就沒有什麼意見。

羣衆：你說政府給合作社以全力支持，給單干戶以置之不理的做法來顯示集體化的優越性，照這樣說如果政府不支持不貸款給合作社那集體化就沒有優越性了？

郭：政府不支持不貸款給合作社，合作化也會比單干優

越的，但合作社的工分比單干戶的收入高是不完全由合作化本身所做成，而是政府給予貸款和介紹付業工作所致。

羣衆：你不同意政府支持和貸款給合作社嗎？

郭：我認爲政府用貸款的方法來顯示合作化的優越性是不對的，是排擠單干戶的做法。

羣衆：你講清楚政府怎樣排擠單干戶？

郭：我認爲在沒有合作化以前，政府對農民的貸款是一樣的，而成立合作社後政府態度改變了，不給單干戶解決困難。

羣衆：有何事實證明政府不給單干戶解決困難？

郭：合作社每年要多少肥料就可……打計劃向政府要，而單干戶却全部要靠自己積肥，政府不給肥料。

羣衆：我們政府對合作社和單干戶的政策是這樣的嗎？是真的不給單干戶配給肥料，排擠單干戶嗎？你看過中央關於發展合作化的法令政策沒有？是指出應該怎樣對待單干戶的？你看過合作社如何熱情和耐心地對待單干戶嗎？（一位參加過農村工作的同學用事實駁斥了他）

郭：我沒有看過政府的法令政策，我只是在哈爾濱市郊那個合作社裏聽一個人說的（於是關於政府排擠單干戶的謬論破產了）。

羣衆：你認爲政府優先支持合作社有什麼不好？應該怎樣才好？應該引導單干戶走什麼道路？

郭：我認爲政府對合作社和單干戶應該一視同仁，單干戶需要多少貸款多少種子和肥料政府就配給他多少，反正單干戶如果有了錢他也不會向政府要，這樣互相競爭（郭昌華要黨不要領導和支持合作化運動的意圖暴露了）當單干戶看到合作化的確有優越性時，他就會心悅誠服地參加合作社。



羣衆：政府用來支援農民的肥料、種子、農具有一定數量，合作社也不能要什麼就有什麼，你主張單干戶要什麼就給什麼，實際上是要給單干戶以優先幫助。你知道參加合作社的是什麼人？單干戶又是些什麼人？

郭：我看到的哈爾濱的合作社是一個很鞏固的老合作社，地主富農都入了社，沒有入社的單干戶，都是勞動力較弱的中農。

羣衆：是你調查過嗎？

郭：只是聽一個人說。

（當即有人駁斥他又根據道聽途說，亂下結論。）

羣衆：我們根據農村的調查報告，首先參加合作社的成員有70—80%是貧農和下中農，而單干戶大多數是地富、富裕中農，政府應該優先支持合作社。

郭：（無言可答。）

羣衆：單干戶大多數都是地、富及富裕中農和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農民他們是有了錢就不會向政府多要嗎？爲什麼今天還有些資本家向政府提出要定息二十年呢？我們能夠像你所說的要給這些單干戶以同樣多的貸款，種子和肥料，使他們在與合作社的競爭中去體會合作化的優越性嗎？這不是很顯然要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嗎？你整天裝成要替貧苦農民講話的樣子，爲什麼政府優先支持參加了合作社佔農村人口70—80的貧農與下中農，你又如此不滿呢？

郭：（無言可答）

羣衆：這麼一來到底你代表什麼樣的農民講話呢？爲貧苦農民講話還是爲地富、富裕中農講話呢？（郭昌華的面目至此完全暴露了，無言可答，表示要回家檢查）。

（轉自快報第63期第3版）

## (丙) 國家基本制度問題

### 在國家基本制度問題上駁斥郭昌華

黃育才

郭昌華在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問題上發表了一系列謬論，對我們的國家基本制度（人民民主專政及其基本組織形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國家基本組織制度民主集中制度）進行了極其惡毒的攻擊。

我們知道：人民民主專政包括二個方面，即對敵人的專政方面與對人民的民主方面。這二個方面是緊密相聯的，沒有對敵人的專政就不能有對人民的民主，而如果在人民內部實行廣泛的民主，就不可能對敵人實行強有力的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國家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工具，是強力機關。資本主義國家不管採取什麼形式，實質上都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及其它勞動人民所實行的殘酷剝削，而對他們實行專政。無產階級國家則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事業，保護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給廣大人民以自由，而對少數敵人實行專政的機器。對敵人只有專政，談不上什麼民主自由。因為敵人的自由是掠奪人民，欺壓、和剝削人民。

但是郭昌華却竭力反對我們的國家對反革命實行專政，這從他對肅反運動的攻擊上可看得很清楚。他在肅反問題上所發表的謬言實質上是否定肅反運動的必要性，企圖煽動反革命分子進行翻案、倒算、並蠱惑人民反對黨、反對人民民

主專政。他說：“肅反運動本身只是抓住一點不可靠或不完整的材料，就用粗暴的辦法，鬥爭出‘反革命’來”，又說：“既然這些被懷疑的人都還不能確定他們是反革命分子，那就不能採用鬥爭的手段”。這完全是惡意的誣蔑。事實上，肅反運動的鬥爭對象都是有着相當的證據的，材料不多或不確鑿的只是極少數，如我院五十多個鬥爭對象中只有四個後來查清材料不可靠。鬥爭的方式是羣衆檢舉、揭發，實事求是的追查，而不是像他所說用粗暴的辦法。是不是要完全確定是反革命分子以後才可鬥爭呢？如果是這樣，那麼就沒有必要來個肅反運動了。郭昌華在另一個地方又說，既然完全證實是反革命分子，公安機關就可將他逮捕法辦，用不着進行羣衆鬥爭。這不是否定肅反運動的必要性是什麼？

郭昌華大力反對羣衆肅反的路綫。說：“羣衆鬥爭是非常殘酷的，將敵我鬥爭的形式轉移到人民，對僅僅是懷疑的人進行鬥爭就是不人道的鬥爭”。又說：“羣衆鬥爭可以利用羣衆的盲目性，產生極其可怕的威脅”。“羣衆鬥爭的方法比肉體的鞭打更要殘酷，它可以長期地傷害着人們的身心，它可以奪去人們的自尊心甚至寶貴的生命”。還說：“採用羣衆鬥爭的方法，由於羣衆鬥爭中的盲目性就必然要傷害好人，就必然要造成運動中錯誤的普遍性”。大家知道：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問題是敵我矛盾的鬥爭問題，而鬥爭的對象都是有根據的，決不是什麼“將敵我鬥爭的形式轉移到人民”的問題。肅清反革命分子，保衛社會主義事業與人民的安全是最崇高的人道主義，也就是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對敵人寬容就是對人民殘忍，對反革命講人道，就是對人民不人道。當然我們還是禁止對他們進行人格侮辱的，因為這不利於對敵鬥爭。因此說什麼“殘酷”，“傷害身心”，“奪去

人們的自尊心甚至寶貴的生命”，完全是惡意的誹謗。問題的中心在於要不要進行羣衆鬥爭。大家知道，1955年進行的肅反是機關肅反，其特點是敵人隱藏在我們的國家機關、企業、學校，甚至打進黨內團內，有些還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因此要徹底肅清這些暗藏的反革命，以免他們從內部來攻破革命的堡壘，就必須充分發動羣衆，採取羣衆肅反的路綫。周總理說：“不採取這種形式，便不可能把廣大人民羣衆動員起來取得運動的勝利，同時也不能使羣衆在運動中得到鍛鍊，提高覺悟，爲三大改造鋪平道路”。是不是採取羣衆鬥爭方式就“必然傷害好人”，“造成運動中錯誤的普遍性”呢？這顯然是毫無根據的。毛主席說：“我們在肅反工作中的路綫是羣衆肅反的路綫，採取了羣衆路綫，工作中當然也會發生毛病，但是毛病會比較少一些，錯誤會比較容易糾正些”。可見郭昌華攻擊肅反採取羣衆鬥爭的方式，是從根本上來否定肅反運動的必要性。

郭昌華反對國家對敵人實行專政，還表現在對勞改的攻擊上。他捏造事實，誇大缺點，把勞改農場描繪得暗無天日，站在抗拒勞改，執迷不悞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立場惡毒地反對國家的勞改政策。

郭昌華還反對國家對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分子判處死刑，主張國家取消死刑，代之以無期徒刑。（在專門小組辯論會上的發言）。甚至公然提出：“一切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必須實現（着重點是作者加的），這就是說地主惡霸、反革命、壞分子應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他就認爲我們肅反違反憲法。這是他對我國憲法的歪曲，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居心何在，難道還不明顯嗎。

郭昌華一方面竭力反對國家對敵人實行專政，另一方面又諛意詆譭我們國家沒有民主，大肆攻擊我們國家的民主制度。他污蔑我們國家人民對政府不能進行監督，懷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起最高權力機關的監督作用”，把人民代表與選民的關係塗上濃墨，說代表不能代表選民的意志，不能反映人民的意見。把國家機關與羣衆及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說得糟糕透頂。說我們國家的集中向專制靠近了。說什麼：“在具體的一個機關和單位中被領導對領導的監督沒有任何制度來保證”，“領導高高在上，對羣衆的意見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視而不見，更可以扔進紙簍”。因此“不管採用那一種制度都會成爲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發源地”。

但是事實怎樣呢？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乃是毛澤東主席根據目前中國情形制訂的人民民主政權最好的基本的組織形式。還在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前，各地方就已經逐漸以人民代表會議來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54年以來人民代表大會一直是中央及各級政府的決策機關，行使憲法所規定的一切職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中有一項是監督憲法的施行），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不是充分說明了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的監督作用嗎？至於代表與選民的關係，選舉法規定：選舉人對代表候選人的提出和代表的選舉，完全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認爲滿意的和認爲必要的人，並對選出的代表有權依照法律手續撤回補選。事實上當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時候，代表們都廣泛搜集選民提案，並分頭到各地區，各單位視察工作，廣泛接觸選民。怎能說代表不能代表選民意志，不能直接反映羣衆意見呢？



這不是睜開眼睛說瞎話嗎？對於國家機關與羣衆的關係，憲法也作了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羣衆，經常保持同羣衆的密切聯系，傾聽羣衆的意見，接受羣衆的監督”。

“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從憲法和法律，努力爲人民服務”。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把廣泛的民主與高度的集中結合起來。每個具體單位都有一定的會議制度，在會議上所有工作人員，都可對工作提出意見，對領導提出批評。同時各級領導機關還規定了羣衆來信來訪制度，直接傾聽羣衆的批評、建議、申訴，怎能說羣衆對國家機關、被領導對領導的監督沒有任何制度作保證呢？當然，不能否認在我們的國家機關中有一些領導人官僚主義作風嚴重，不能很好聽取羣衆或工作人員的意見，但這是與我們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不相稱的，是與人民民主制度相違背的，是我們所要堅決反對的，這次整風不正是爲了解決這些問題嗎？三大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這次整風就是對這些思想進行鬥爭。周總理說：“所以社會主義國家從根本上來說，是同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不相容的。我們一定要，也一定能夠戰勝這一切病菌，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就是我們能戰勝這一切病菌的保證”。但是郭昌華却說成我們的國家沒有羣衆監督，我們的集中向專制靠近了，因此不管採取那一種制度都會成爲三害的發源地。那末按照他的意見要清除三害，整風無濟於事，唯有推翻我們的國家制度。可見郭昌華所反對的原來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及國家的基本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

郭昌華還攻擊我們的選舉制度。說：我國的選舉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制度沒有什麼不同。候選人“名單的產生是幕後醞釀的”。選舉是形式主義，因此提出不如“用黨

組織委任的方式來代替”。

我們認為：選舉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選舉是人民民主權利的重要方面。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在毛主席領導下，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並吸取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制訂了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選舉法。我們國家的選舉就是遵照選舉法的規定進行的。我國的選舉是普遍的平等的，選舉法規定：“凡年滿十八週歲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所有男女選民都在平等的基礎上參加選舉，每一選民只有一個投票權”。同時選舉法還規定：“所有選舉經費，都由國庫開支”，這就在物質方面保證了選舉人和候選人能夠在實際上享受自由選舉權利。據統計：53年全國選民為三億二千三百八十萬九千多人，佔進行選舉地區十八週歲以上人口總數的97.18%，其餘的2.82%是依法被剝奪選舉權利的及精神病患者。這說明了我們選舉制度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也證明了我國人民民主政權具有極為廣泛的羣衆基礎。進行選舉地區的選民，參加投票的有二億七千八百多萬人，佔登記選民總數的85.88%。選民中婦女參加投票的佔登記的婦女選民總數的84.01%。從這裏可以看出廣大選民是十分重視自己的民主權利的。由此可見，我國的選舉是目前最民主的選舉。我國的選舉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制度是根本不同的。以美國為例：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美國有五十多種對於選民資格（如對於財產狀況、居住年限、教育程度、高度年齡、宗教信仰、“社會威壓”等等）的限制。由於種種限制，1952年的大選中，被剝奪了選舉權利的人，佔達到選舉年齡人數的四分之一。這還只是選舉權說的，至於

被選舉權，在美國更完全為極少數億萬富翁所包辦。在美國種族歧視非常厲害，根據1942年的材料，美國年滿二十一歲的黑人僅有10%列入選民名冊，而參加投票者則僅有1%。這就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正如列寧所說：“資產階級民主制是狹窄的、殘缺的、虛偽的、假仁假義的，對於富人是天堂，對於窮人和被剝削者是陷阱是騙局的民主制”；“無產階級民主制，是為絕大多數民衆，為被剝削的勞動者所享，並發展到空前未有的地步的民主制”。

在我國代表候選人是由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協商聯合提出的，而不是共產黨指定的，所謂“幕後醞釀”不如“黨組織委任”，純粹是誣蔑。候選人提出後，在選民中進行介紹、醞釀，然後才進行選舉，並不是像郭昌華所說的選民對候選人全不了解，只是盲目畫圈圈。郭昌華說我們的選舉是形式主義，事實恰恰相反，我們選舉的實質正是着眼於實際的民主。這從53年的選舉情況可看得很清楚。由於廣大人民羣衆政治極積性空前提高，在選舉過程中一方面揭發了一批偽裝進步隱藏在國家機關中的反革命分子，地主惡霸及壞分子。另一方面對許多幹部的缺點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並督促他們改正。在以往的選舉中對於不稱職及存在嚴重缺點又不堅決改正的幹部、代表，進行撤換與補選。所有這些充分地說明了人民羣衆的當家作主精神及對代表、國家幹部的監督作用。讓我們看看國民黨偽國大的選舉情況吧。且不說在選舉過程中所進行的威脅、利誘、行賄等等醜態勾當，就是選出來的所謂“民選”代表也還要經蔣介石圈定。有些“民選”代表被圈掉了，一向宣誓效忠蔣賊的人，這時便到會場去“大鬧天宮”，有一百多個絕了食，有的因氣憤而上吊自殺，有一個“代表”竟抬上棺材到會場門口去示威，有的乾

脆闖進會場去搶座位。這才是形式主義，臭氣薰天。郭昌華不看我國選舉的實質，把我國的選舉與資本主義的選舉相提並論，無視活生生的事實而肆行攻擊，其目的與反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樣，是爲了反對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

最後郭昌華污蔑我們黨的領袖是“執政頭子”，說黨內沒有民主，只要提稍爲照顧農民的意見就會被扣上反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帽子，他們的意見如果與黨內幾個執政頭子不一致，在黨內是沒有發表的機會的。我想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聽到他這樣胡說八道，都會義憤填膺的。誰都知道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的救星。是我們國家的領導力量。而黨的領袖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鍛鍊、考驗，具有高度馬列主義水平，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深刻掌握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密切聯系羣衆，爲全國人民所愛戴、敬仰與擁護的。而郭昌華竟用惡毒的言詞來咒罵我們的領袖，這說明什麼問題呢？試問：那些人會這樣仇恨我們黨的領袖？再說我們黨是以馬列主義爲武裝，以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在黨內有着廣泛的民主，當然也有着高度的集中，正因爲這樣，我們的黨才成爲這樣強而有力的黨。在黨章中規定了七條黨員的權利，黨員在黨的各種會議上及黨的刊物上可以充分發表個人意見，可以批評任何一個領導人，當作出決議以後就得堅決遵守，貫徹執行，如果還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在適當的會議上繼續提出，但決不允許對黨的決議陽奉陰違或擅自按照個人意見辦事。郭昌華把我們黨說成壓制民主，不關心農民是毫無根據的。我們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我們黨深深懂得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必須首先解放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佔全國人口 5/6 的農民，因此黨一向非常重視農民問題。黨領導農民勝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推翻了

地主惡霸的封建統治，黨又領導農民通過合作社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解放僅僅八年農民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善，廣大勞動農民與工人階級一樣成爲國家的主人，我們的國家就是工人階級領導（通過共產黨）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試問，中國農民沒有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能有今天嗎？郭昌華裝做非常關心農民的樣子來攻擊我們黨，但只要我們揭開他的西洋鏡就可看得很清楚，他所關心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農民。他認爲土改鬥爭地主惡霸太殘酷了，主張國家對合作社與單幹戶一視同仁（實際上是主張給予單幹戶優先幫助）。我們知道在農村基本上合作化了的今天，單幹戶除了極少數覺悟不高的貧苦農民外，絕大多數是尙被管制的地主惡霸、富農，及有嚴重資本主義思想的富裕中農。郭昌華反對國家優先支援合作社，主張優先幫助單幹戶，就是反對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黨內有些人（如這次揭發出來的黨內右派分子）有與他同樣的思想，難道這種思想不應該批判嗎？他要求這種思想在黨內自由泛濫，如果給予批判就是壓制民主，亂扣帽子。其目的無非要讓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黨、瓦解黨，從根本上否定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因爲沒有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你看，多麼陰險毒辣！

綜上所述，郭昌華在幾次的發言中，從各個方面攻擊、污蔑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一方面反對國家對敵人實行專政，另一方面要求國家實現無限制的絕對的民主自由。很明顯，如果依照他的意見行事“既不對反革命分子實行專制，又不要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我們的國家就毫無疑義一定滅亡”（陸定一）。他的目的無非是以所謂絕對民主來迷惑羣



衆，造成天下大亂的局勢，以便反動分子可以乘機大肆活動，進行反革命復辟，建立反革命專政。

## “民主選舉只是閉着眼睛劃圈圈” 的謬論徹底破產

——在民主選舉問題上的論戰

羣衆：你爲什麼說目前國家每人有選舉權，但實際僅僅是一種形式？

郭：雖然說是民主選舉，但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形式，閉着眼睛劃圈圈，反正都是選這些候選人。

羣衆：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一樣嗎？他們有選舉權的是什麼人？我們國家有選舉權的又是什麼人？

郭：（只好退一步）表面上不一樣，他們有種族、財產等限制，我們却沒有。

羣衆：只是表面上不一樣嗎？本質上還是相同嗎？他們的代表是代表了什麼階級的利益？而我們的人民代表又是代表了什麼人的利益？

（當即有同志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里選舉是如何用欺騙、恐嚇、利誘等手段進行，而我們的選舉如何保證自由，他們的代表，大部分代表資產階級、官僚的利益，而我們的是代表了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利益，而且是普遍的選舉。）

郭：（不得不承認）本質上也有不同，但我認爲我們都是對提出來的候選人，閉上眼睛劃圈圈，（又詭辯地說）干脆不要選舉制度好了，代表由政府委派。

羣衆：那各級政府又如何組織呢？

郭：由上級委派。

羣衆：那中央政府又如何組織呢？

郭：由中共中央委派。

羣衆：如果沒有選舉制度，中國一千二百多萬黨員又如何產生黨中央呢？

郭：（無話可對）這樣看來，選舉制度還是要的。

當即有同志指出，他口口聲聲說要民主，却又說要取消選舉制度，自相矛盾，所謂取消選舉制度只不過是作為攻擊選舉制度的藉口而已。

羣衆：你說選舉制度不民主，你有沒有看過選舉法？候選人是怎樣產生的？

郭：好像看過，印象很模糊。

羣衆：奇怪！你連選舉法都模模糊糊，却攻擊選舉制度不民主？

（沉默了很久）

當即有同志拿出選舉法和有關選舉程序的規定給他看，指出代表候選人的產生是經過基層小組（代表小組）提名，再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協商提出，再經過醞釀討論，最後再確定候選人正式名單（也可以由選民或代表聯合或單獨提名），選舉時可按代表候選人名單進行選舉亦可另選，問他這樣有什麼不民主？

郭：我參加過選舉的區人民代表是沒有經過提名醞釀的。

羣衆：爲什麼沒有？我們都參加過，雖然我院當時工作有些缺點，醞釀得還不夠充分，但都經過提名醞釀的。我們不否認個別地區對選舉工作重視不夠，發揚民主不夠，但黨

和政府是不斷的加以批評糾正的。

郭：我當時在外文教研組沒有參加過提名醞釀。

（當即有外文教研組的同志指出當時和郭昌華同一個小組，就曾參加過醞釀提名。）

羣衆：是你自己不參加，放棄選民權利，還是選舉制度不民主？

（於是又無話可答，只好承認是自己沒有參加。）

羣衆：你還認爲選舉制度有那些不民主？

郭：有些選民對代表見也沒見過，只是上面提出來，如清遠縣，連林孔湘是誰也不知道，就選舉他爲省人民代表。

羣衆：當然這麼多人，不可能對每一個候選人都認識，但這也是經過介紹的，你知道縣以下的選舉是直接選舉嗎？候選人要和選民見面嗎？我們選舉人民代表時，你說候選人有無和選民直接見面？

郭：（只好承認）見過面的，但他的情況怎樣却不知道。

羣衆：沒有經過介紹嗎？當時他們的經歷，優缺點等都印出來介紹，爲什麼你沒有看到？

（只好承認只是自己沒有看。）

於是郭昌華關於“選舉僅僅是完成一下形式的任務，爲什麼要提名這個人作爲候選人——不知道，這個人的面孔如何——沒看見，這個人過去爲人民做了些什麼——不清楚，怎樣經過醞釀工作得出這個提名——也不清楚”的誣蔑，趨於破產了。

但是他仍說選民還沒有充分權利撤換候選人和代表。

羣衆：爲什麼沒有？選舉法中關於撤換代表的規定，你看過沒有？去年在基層和縣級選舉中有多少候選人，根據多

數選民和代表的意見而撤換的，你看過報沒有？

郭：我這個問題垮台了。（苦笑）

（轉自快報第61期第2版）

## 我們國家的報紙是人類最高類型 社會的民主的報紙

——在報紙問題上的論戰

羣衆：你說我國的報紙只強調好的一面，典型的一面，壞的一面一律不講，不允許發表不同的意見。你每天看報有否看到揭露錯誤，公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文章呢？你根據什麼說壞的一面一律不講？

郭：因為我所看到的壞的一面都沒有刊登出來，只有一些雞毛蒜皮的錯誤加以批評，不報導真實情況。縮小錯誤，掩蓋事實。而另一方面，却盡量刊登一些最好的典型事例，和歌頌黨的東西，好像黨的威信是要在掩蓋錯誤之下建立起來的。

羣衆：我們國家的報紙不但是黨用來宣傳與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前進的工具，而且是人民羣衆的喉舌，它充分的反映出人民的意志與要求，充分的反映出人民的民主生活，在各級人代會上的人民代表對政府工作的批評，報紙都將之全文（或摘要）登載，報紙除了發表各種專題文章來表達廣大人民羣衆對各個問題的意見以外，還設有讀者來信或羣衆來信欄，登載人民羣衆的批評意見與建議，我們國家的報紙是人類最高類型社會的民主的報紙，你為什麼說我們的報紙不允許發表不同的意見？你所認為報紙不講的壞的方面是什麼？

郭：我對報紙的看法跟大家不同，主要因為我以前對問題的看法跟大家不同，例如對肅反問題我認為成績是次要的，錯誤是主要的，而報紙硬說成績是主要的，我認為糧食政策使農民餓肚子而報紙却舉出最好的典型農業社去說明農民生活的提高；又如政府要工人加班加點不顧他們的健康等都是壞的方面。

（郭昌華所舉出的這些事例論據是已經在前幾次說理鬥爭會上被鬥垮了的）

羣衆：你現在認為這樣看報紙看問題是對的嗎？

郭：我已說過我以前對問題的看法跟大家不同，我不明白我的言論為什麼很多和右派分子的言論一模一樣，我對問題好像站在國民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去看的，而我從家庭、學校教育等方面來看都沒有發覺自己是站在反動的立場，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還不大清楚，待以後我對其他問題搞清楚了，報紙這個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

郭昌華在他的“小組發言”中說“過去沒有一個民主人士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意見，其實有很大意見到現在才揭發出來”顯然，郭昌華這裏指的是章伯鈞、羅隆基等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見，他攻擊我們國家的報紙，就是要報紙大量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見，好讓資產階級大肆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郭昌華的在報紙問題不可告人的目的，至此暴露無餘了。

（轉自快報第62期第3版）



## 揭露資本主義國家虛偽的“民主”

土三霍揚駁斥郭昌華誣罔我國人民民主制度的發言（摘要）

如果我是六十歲逝世的話，那麼，我有 1/3 的時間生活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渡過，雖然我只有兩年時間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上的祖國，但是這兩種社會制度的對比已感到特別鮮明，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醜惡面目我是認識得很徹底的。

郭昌華口口聲聲說我們國家沒有民主，你究竟要的是怎樣的民主呢？資本主義社會表面的虛浮會迷惑你，但裏面的黑暗你可知道嗎？人民的民主權利是貫徹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沒有經濟上的平等，也就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可言，只要你到過勞苦大眾的地方，你就會體會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民主，究竟是怎樣一回事。郭昌華大肆攻擊我們國家的選舉制度，那就先看一下資本主義的香港是怎樣選舉的吧！作為一個香港居民，誰個不想獲得一些政治上的自由呢？可是絕大多數人沒有選舉權，我住了二十年未參加過一次選舉，很多居民都不知道‘選舉’是什麼一回事。香港總督就是英國統治者特別派來的。香港衛生局的唯一的選舉法是適應上層人士的要求，而勉強設立的。但是什麼人有選舉權呢？他是受文化程度、社會地位、財產狀況所限制的，而且是明文規定了的。

在社會主義的祖國裏，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具有選舉權，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是我回國後所真實體會到的，我曾經選過自己敬愛的人民代表，而且在法律上享受各種的平等權利。

在資本主義下的香港，沒有遊行示威的權利，沒有集會結社的權利。記得大約在五三年，爲了迎接祖國親人到港來慰問東頭村災民，羣衆早已集合在車站上迎接，香港政府却派大批軍警來監視，最後製造出一場“三一事件”，有的人死去了，有的人傷了，有的被拉去坐牢。人民的集會自由到那裏去了呢？有幾個人集合一起談心，就會被警察以非法行爲而遭到逮捕，中國人民慶祝自己的國慶節，都要經過警察局的批准，試問連愛國的行動都要受牽制嗎？結社是完全沒有自由的，記得1950年就有38個愛國團體被香港政府勒令解散，許多進步青年老師被驅逐出境，我們的校長就在半夜三更被便衣警察爬牆入屋逮捕後驅逐出境的，真是連人生的自由都沒有保障。

在社會主義的祖國裏人民的自由權利，憲法加以保障，我人生第一次參加國慶節遊行，這時我真覺得做一個中國人民是多麼光榮自豪！

沒有生活上的保障，就沒有民主可言，再看人民生活方面，在香港若生活在真正勞動者的地方，你就會體會到工人的生活是怎樣的。一個普通工人勤勤懇懇地工作，所得的工資大概在港幣數十元至一百多元，這是男工計算，而女工只得50—100元左右。工人每逢淡月或遭受到半失業的威脅時，那生活就更慘了，工人所得的工資，差不多以1/3工資付在房租上，其餘水電費也很高，試問所得微少工資，又怎能支持一家數口呢，所以一般工人的生活是十分苦的。

人們爲了減輕房租的昂貴，都去住木屋，可是木屋常給壞分子破壞，常常引起大火，造成以千萬計的中國同胞無家可歸的悲慘境況。此種火災又多發生在嚴寒的冬天，工人都在廠工作，回家時，家已成一片灰燼了，有的老人和幼兒由

於走不動，被火燒死，而壞分子却趁火打劫。工人的生活居住是毫無保障的！工人的生活貧困，這是資本主義罪惡制度的結果！祖國解放八年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比擬的。在文化教育方面，香港文化教育從表面來看，好像很發達，但實質上仍然受社會不“景氣”的影響，失學人數天天增加，一般工人的子女入學，大都是超齡的，他們能讀到小學畢業算是幸運了，許多家庭生活困難而被迫停學，大學的學費昂貴，要有錢有社會地位的人的子弟才能進去學習，一般人不是容易入校求讀的，今年八月香港政府下令停止教授中華書局、商務書局……所出版的書籍，迫使香港青年學生更深一步的受奴化教育。

我們的國家，特別關懷青年的體力和智力的發展，有受教育權利。的確，祖國文化教育事業比解放前進步得很快，不論小學中學大學的學生人數比解放前大大增加，這不是憑空講出來，而都是有事實根據的。至於社會秩序方面，那更不待說了，香港是黑暗統治的世界，人們常因為一點利益而互相爭吵仇視，黑社會份子隨便毆打良民，有錢人打死人可以用錢請律師辯護脫罪，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所謂民主的實質。

在祖國，社會的安定是近百年來從所未見的，人們都以相互幫助，同志式的批評來代替舊社會的爭吵和仇視，社會黑暗勢力基本上肅清。人民過着安寧的自由的幸福生活，試問郭昌華你為什麼不看這些鐵一般的事實呢？

## (丁)革命友誼問題

### 沐浴在友誼的陽光裏

——駁郭昌華“革命虛偽主義”的謬論

園二甲 許向平

“革命的虛偽主義”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新鮮”的名詞，是郭昌華對革命組織的一個污蔑，郭昌華認為生活在共青團內感覺不到溫暖，同志之間存在着的只是一種任務式，以革命詞彙的邏輯來掩蓋着自私自利，對同志毫無關心的行爲。可是我生活在團組織裏却感到無比的溫暖，也體會到同志中存在着真誠的友誼，我們是天天沐浴在友誼的陽光裏。

當同學有不幸的時候，我們像關心自己的親人一樣去關心他，記得在高二時一個同學病了，蓋了幾張棉被仍冷得發抖，這時候，兩個同志便以自己身體的熱去溫暖她，由天黑直到天亮，其他同學爲他煮藥（當時她的腳也有病要用熱水和藥敷）大家都擔心着她這一夜過不好，我們到十二時很多還沒睡，陪着她的兩個同志更是整夜沒睡照顧着她，要知道這是在將要考試，學習很緊張的時候進行的，爲了同志我們可以犧牲自己的自修與睡眠的時期，難道這是用革命詞彙的邏輯來掩蓋自私自利對同志的毫無關心的行爲嗎？

也許你會覺得這只是極個別的，但在我們的集體裏這樣的事例却很多，如一個同志有了肺病，他的家不在廣州，經濟也不大好，同志對他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每個星期日同

學煲些湯回學校給他吃，他每朝食鮮奶、雞蛋、吃清魚肝油、葡萄糖麥鈣片，又食甲種膳，他的經濟不好，又如何能有這樣多營養品吃呢？這全是同志對他的支持與關懷。雞蛋是同志叫家裏人從鄉下帶出來給他的。他說：“同志們對我實在太關心了”。是的，爲了共同的事業，革命隊伍人與人的關係就是這樣親切、溫暖！從這裏我們可體會到：“同志的幸福是自己的幸福，同志的痛苦是自己的痛苦”這個意義的實質，同志的關懷深深教育了他，使他在疾病面前更加充滿信心和力量去跟疾病作鬥爭。他說：“我看到了同志，我就這樣想，我是屬組織的，我是屬於同志們的，我沒有權利不好好休養好身體，把自己與組織聯繫起來我不會感到苦悶，我更加相信在同志們的支持、鼓勵下，我定會很快恢復健康的。”郭昌華、難道這些活生生的事實是對同志的冷淡和虛偽嗎？

進到大學后，我接到在廣州的一個同志的來信說：“近幾天來，同志們的信從四面八方寄到了，當我看到他們當中的一些同志寫着‘同志的關心使我安心地進了大學——友誼的力量鼓舞着我，我將信心百倍地攀登生活的高峯。’我是多麼高興啊！因爲在他們走向生活的時候，我曾經關心過他們，用友誼的力量支持了他們。是的，友誼也將激勵着我攀登生活的高峯，我將在友誼的鼓勵和幫助下，信心百倍地克服前進中的困難”。“這次爲了一些有困難的同志能解決升學的某些困難，我把爸爸的朋友借給我的85元，大部都支持同志們升學去了，另外我的帆布袋，羊毛衫，籐箱，冬天的一些長袖衫及一些日用品都送給他們用了。我知道這樣做會使自己以後增加一些困難，但是，我想他們的需要比之我自己的需要急切得多。我覺得我做的對，應該這樣做，這是新



的道德行爲。當同志們順利地進入了新的生活時，就給我帶來了愉快。”這些都說明了我們要求友誼，首先就應該考慮：爲了友誼，我應該對同志們做些什麼？而不應該只是要求別人給自己以溫暖，只想自己得到好處。真正的友誼只能在集體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發芽開花，是絕不可能在一羣個人主義者中間成長起來的。郭昌華，你所要求的是什麼樣的友誼？當然，由於你的立場和我們不同，你那能體會到革命組織的溫暖及同志間真誠的愛呢？

我們知道友誼的基礎不是別的也不可能是別的，真的友誼應該建立在爲偉大的共同理想，共同目的的集體事業的基礎之上。具有高尚理想，並且有爲實現理想的堅強意志和獻身精神的人，必然是集體觀念最強，也必然是最珍重友誼的人。而郭昌華你經常所想的是如何向組織進行惡毒的進攻、誹謗與誣蔑，這與我們共青團員奮鬥目標是有着根本分歧，那你又怎能體會到革命大家庭中的溫暖呢？你早就對組織不滿，不願執行組織所謂“無人道”的決議，但又因爲自己還是個“團員”，不敢帶頭起來反對，裝出一副順從的相貌。其實虛偽的正是你自己，你還要惡毒地以什麼團內充滿着虛偽來攻擊團，企圖挑撥分裂我們的組織，把我們的團描寫成舊社會中“三青團”那樣黑暗，用物質引誘來建立虛偽的感情。試問你用心何在？同是生活在同樣的組織中，爲什麼你所感到的是虛偽，而我們却體會到同志間無限真摯的友誼，我看還是請你先低下頭來看一看自己的腳跟站到那兒去了，你的嘴吧在替誰說話？你的謊言是攻不破鐵的事實的，只會使你再重複一句“我的論點破產了。”

華郭昌還說：“在全校的一個優秀班裏，大部分同學是黨團員，團員中又絕大部分是優秀團員，可是對學習有困難

的同學都取消了互助，”這是否是事實還值得我們懷疑。

我過去所在的班也是全校的優秀班，團員佔全班人數95%以上，這些同志大多數都學習得很好，但是學習有困難的團員和同學也有，我們對這些同學不但沒有輕視和諷笑，相反的是更加關心和耐心幫助。如有一同學她的理解力較差，數學總是學不好，同志們為了解決她的困難紛紛向支部提出建議，支部特別組織一些學習好的又能把問題講得清楚的同志去幫助她，經常和她一起研究及解決問題。星期天應該是回家或到野外去玩的時候，但是為了幫助同學趕上去，不因學習上的掉隊而苦悶，自動放棄了星期天。我們知道學習是長期性的，學不好也不是一兩天能解決得了的。經過了長期耐心的啓發幫助，這個同學由高一、二每個學期都要補考而到高三時消滅了不及格現象，成為祖國所需要的合乎規格的高中畢業生，難道這些是取消了互助，對人毫無關心的虛偽行為嗎？

從我親身體會也說明了在我們革命組織中，當我遇到困難時，同志們是很樂意的伸出友誼的手去關心幫助我去克服困難的，過去我的學習基礎不夠好，某些科目比較吃力，在這方面同志給我的幫助與鼓勵不少。現在也是一樣，記得上學期末，我患了流行性感冒，住在醫院五六天不能看書，而出來後立刻轉入緊張的複習，準備考試，幾天的複習，精神極為不好，而植物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頗困難的科目，我對考試毫無把握（因為平時測驗成績不好）。就在這個時候，一些同志主動的來幫助我，我們一起討論研究，解決了我感到困難的問題，加深了我的記憶。由於同志熱情的幫助與親切的關懷，使我增加了百倍的信心與毅力，終於在這次植物考試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績。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你為什麼瞎

着眼睛來污蔑我們的革命的共青團組織呢？

真正的友誼與同志愛的感情，會幫助人們去戰勝困難，會鼓舞和教育人們去更勇敢地為集體事業服務，會使人們生活得友好、團結、幸福，愉快。但是只有在思想一致，願為全民的共同事業而奮鬥的人們之間，才能建立起這種正確的健康的友誼。這種友誼具有高度的原則性，它對朋友的缺點，錯誤不是包庇、袒護，而是給予公正的責備和熱忱的幫助。在我們的集體裏正是按着這個方向去做。記得高三時一同志在一次英文測驗後，知道自己錯了個單字，下課後同學們都吃早餐去了，他第一個回到課室，見到沒有人在，而測驗卷還未交到教師處，於是便偷偷改正了錯的地方。這時，剛好被另一同志看見了，便把情況告訴團支委。為了幫助這個同志認識並改正錯誤，並使其他同志受到教育，防止將來重犯錯誤，經支委會研究決定召開一次支部會來討論這個問題，批判這種思想與行為，大家都得到很大教育。會後這個同志認識了錯誤，同志們對他也沒有任何的歧視或看不起，相反的是大家相處的更好、更親切。郭昌華所說的“為了自己能取得更多的政治本錢，在同志間東聽一句，西聽一句，然後就不聲不響地去會報，又不是誠心誠意去幫助人家克服錯誤的思想。”這是極端的毫無根據的誣蔑。我們的會報，反映同學、團員的思想情況，是為了解同志進步，教育大家努力達到黨的要求。而郭昌華，你講這些話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呢？無疑的你是挑撥我們同志間的關係，破壞我們的團結，煽動我們對團組織不滿，陰險地把團說得一團糟，以達到你取消共青團的目的。告訴你，我們共青團的成員決不容許你對我們的組織有任何的污蔑，我們將團結得更緊，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去保衛我們底母親——共青團！

## 我們革命集體裏的同志友誼和同志愛

記園二甲駁斥郭昌華“革命虛偽主義”問題的批駁會

秦步高

同志——我們時代裏集體的代名詞，它象征着偉大的友誼和團結，也象征着人們的共同意志——為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生活在我們時代的集體裏，人與人之間處處洋溢着偉大的友誼和同志愛，這種同志式的友誼是建築在共同為建設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基礎上，因而它是真摯的寶貴的。右派分子郭昌華生活在我們的時代裏却帶上一付有色眼鏡來大肆攻擊和歪曲我們集體裏的同志友誼，說“……在團內生活中所遇到的許多事情，在表面上也都裝飾上許多革命的詞彙和字眼，但實質却充滿着虛偽。”說我們“在同志的友誼和尊師上也是充滿着虛偽，對同志毫無關心的行為……”這些言論是非常錯誤的，事實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歪曲不了抹煞不了的，讓事實來粉碎這些極端荒謬的言論吧。

九月十七日，批駁郭昌華“革命虛偽主義”的辯論會在園二甲班熱烈的展開了，同學們用自己親身的體會和列舉具體的事例來駁斥郭昌華的錯誤言論。許向平同學以他幾年來在團內，在生活中所深深的感到的溫暖駁斥郭昌華。集體生活中充滿同志關懷和幫助的事例是多不勝舉的，林偉振同學說：我有一個朋友，解放後她剛由香港回國來學習，我們同一班，而她的學習不太好，我就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助她克服學習上的困難，我有困難時她也幫助我，每個學期開學前她就為我安排好了學習上的一切，當我沒衣服穿時，她把自己妹

妹送給她的裙子改成內褲送給我，至今我還把它保留下來作為我們友誼的紀念。最近她家庭誕生了一個小公民，經濟上有了困難，我知道後立即把自己一支派克鋼筆賣掉換回一支便宜的，剩下的錢寄給了她。從認識起我們就一直非常珍惜這種可貴的友誼。張月娥同學以自己親身的體會說，當我未碰到什麼困難時，還不覺得什麼，但在高二時我病了，當時學習又很緊張，自己耽誤了很多功課，心裏很着急和難過，我恢復健康後，同志們都很關心我，從各方面幫助我，在這種友誼的鼓舞下我克服了學習上的困難，從這件事使我感到革命的集體是多麼的溫暖。

談到尊師問題，我們來回憶一下解放前，從事教育事業的人在舊社會受到極端歧視，老師的勞動得不到人們的尊重。解放後，教育工作者被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是人民給他們最高的評價。在學校裏，老師得到同學們最大的尊敬和愛戴，師生間的感情是嶄新的，史無前例的。秦步高同學說：在我校（柳州農校）農業科有一位輔導員在用臘封酒精時不小心引起了酒精的燃燒爆炸，他身體三分之二受燒傷，住院後醫生說要立即輸血，在學校號召下同學們都爭取報名參加輸血，結果幫助我們的老師脫離了危險，病癒後他以加倍的努力工作來報答黨和學校行政對他的愛護和關懷。還有畜牧科一位老師，他剛由別地調來我校任教，來校時間不長，很多同學還不認識他，後來他病了，因流血過多住院需輸血，全校大部分身體健康的同學都報名爭取為他輸血，沿着輸血的膠管同學的血液流入了老師的心臟，最後我們的老師安全的度過了危險期，恢復了健康。

以上談的都是真情實況，這些事例有力的說明了在我們的革命集體裏處處融合着偉大的同志友誼和無產階級的感



情。事實終究是事實，真理永遠是真理，任何人也掩蓋不住，歪曲不了。同學們，團結起來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讓真理的光輝永遠照耀大地，即使最陰暗的角落也不讓它發出霉味。

## 郭昌华的陰險居心

### ——在理屈詞窮下郭昌華承認“要 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

羣衆：關於我們國家的民主集中制問題，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的關係問題、報紙問題、農民生活問題、肅反、勞改問題和選舉制度等問題，我們都逐一給你擺事實，說道理，分析過了，你已承認你對這些問題的論據是站不住腳了，你是否覺得你對問題的看法和我們的看法完全不一樣？你認為你是站在什麼立場去看問題？

郭：我覺得我是站在反對黨的立場上去提問題，我承認我過去不是善意提意見，而是惡意的向黨攻擊。

羣衆：你惡意地向黨攻擊了些什麼？

郭：我從各方面攻擊了黨，因為我覺得黨在解放後，做任何一項工作都犯過錯誤，而黨又沒有勇氣承認錯誤，黨講一套，做又一套，我所舉出的錯誤有時雖然是個別的，但是由黨做出來的，我要向黨中央提出意見，當時我認為黨有很多錯誤，不配稱爲人民的政黨。

羣衆：現在你對這種看法的認識如何？

郭：最初我認爲你們歪曲了我的意見，經過辯論以後，我甘心情願承認我的看法和論據是站不穩腳的，因爲我再不能跟你們辯下去，我承認我實際上是向黨進攻。

羣衆：你認爲黨的許多政策路線是錯誤的，你認爲民主黨派要跟共產黨平分秋色，各自提出一套政治綱領共同領導，你把馬列主義說成是講自己樣樣都對，說別人樣樣都不對，不是真理，說黨團內沒有民主，大家跟着“幾個執政”的頭子走，總的來說你是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向黨進攻，把黨說成“一團糟”。

此外你還攻擊我們國家的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集中制。說什麼選舉是形式，報紙不能反映真實情況，你反對鎮反，說可以少殺一半人，反對肅反說是對人民鬥爭的政策，也污蔑勞改，把勞改描寫成殘忍可怕，你主張和平土改，可是另一方面你却偽裝着好像要爲工人、農民講話一樣，認爲政府對農民的待遇不平等，不把工人當作國家的主人，最後你對國家最根本的經濟政策措施——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也進行了污蔑攻擊。

你對黨和國家制度進行了全面的攻擊。

郭：是這樣。

羣衆：我們的社會主義是由共產黨的領導來保證，社會主義具體表現在政府的政治、經濟等制度和各項政策上面，而你對這一切都進行了全面的攻擊，全面的否定，試問社會主義除了這些具體內容以外還有些什麼？你不是很明顯的反對社會主義嗎？

郭：是這樣，我事實上是反對社會主義。

羣衆：你承認誇大缺點，反對社會主義，全面地惡意地攻擊黨，這是有意識的嗎？

郭：是有意識的，我在發言的時候，已知道這些說話是對黨很不利的，會發生嚴重的後果，因此，我早就有思想準備寫信回家給我父親，告知他我要說這些話，我將來一定不能在學校里站得住，問他到時回鄉種地可不可以。

羣衆：你既然有充分思想準備，有意識的攻擊黨，你的用心何在？

郭：我剛才說過我估計這些話會引起嚴重的後果，爲什麼我終於要講呢？起初我還是有顧慮的，但我終於鼓起勇氣去“追求真理”“堅持真理”，雖然我明知道自己所講的跟大家的認識完全不一樣，但希望能提出來解決思想問題，放下沉重的包袱，以明確像我這樣的人要如何生活，當時我覺得我有反對現實的自由，我要探討生活真理，我還年青不能表面像工作還不錯，而內心却痛苦，這就是我客觀上實際攻擊黨的用心。

羣衆：你要堅持的是什麼真理？既然是爲了堅持真理，你又爲什麼要誇大事實，把個別事實作爲全面，惡毒地攻擊黨？

郭：我所堅持的就是說黨的政策措施和國家制度有錯誤，而黨要掩蓋錯誤。以前說過，由於我的立場跟大家不同，所以我所說的真理與大家不同，例如我說黨欺負農民，對人民殘忍，而你們就反對這樣說。

另一方面除了堅持真理，我對黨對社會現實不滿，藉此發牢騷，惡意攻擊黨。

羣衆：你只是發牢騷嗎？你還想下鄉煽動農民不賣糧給國家，你爲什麼這樣惡意地對待黨和政府？

郭：從肅反時起我就對黨不滿並回憶起以往各個運動，認爲黨的措施是錯誤的，黨對人民也鬥爭，教青年盲從。我

對國家各種制度都看不慣，因此我要攻擊黨。

我認爲糧食政策引起農民強烈反對，我要去教他們，向政府請願講道理，我並沒有叫他們拿槍打。

羣衆：你是主觀上要堅持真理，發發牢騷還是要趁整風機會向黨進攻？

郭：我是有意識向黨進攻的。

羣衆：你既然有意識地惡毒地全面攻擊黨和國家制度，你也承認是反對社會主義，那你是否要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呢？

郭：我檢查不出自己對資本主義有留戀的思想。

羣衆：你既然有意識地反對社會主義，那實質上不是要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

郭：現在我檢查我的整個發言內容，是否定社會主義的一切的，實質上我是要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

## 附 錄

### 華南農學院園藝系研究生右派分子郭昌華 在小組會上的發言

過去我不想講，怕人家說落後，不配團員稱號，現在消除了顧慮，還是講了好。

#### 1. 緒 言：

解放後我自己對政治非常消極，想離開學校，生活在一個僻靜的鄉村，盡量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去為鄉村的人做些好事，想把自己的一生消磨在荒無人烟的僻壤里。

在俄語教研組時，我對工作就感到沒有興趣，後來曾經對做研究生甚感興趣，但由於政治情緒低落，厭倦了政治生活，造成對研究生的學習也提不起勁來。這些原因是由於解放幾年來的感觸，和所看到的一些現實，使自己由積極到消極，從朝氣勃勃到暮氣沉沉。

#### 2. 對黨中央的政策發生懷疑：

黨過去工作有錯誤，但黨總是不肯承認共產黨的政策有錯誤。

##### ① 肅反運動

我對肅反的看法是：運動本身，只是抓住一點不可靠或不完整的材料，就用粗暴的辦法，鬥爭出“反革命”來，這是全國性的錯誤，這是對人民採用鬥爭的政策，既然這些被



懷疑的人都還不能確定他們是反革命分子，那就不能採用鬥爭的手段。

肅反在人民內部進行，黨沒有考慮到會傷害人民，鬥爭的根據是很少的，有的人只要認識一個特務，或者同住過，就要被鬥，我雖然沒有被鬥過，但是很可怕，隨時都有被鬥的危險。

恐怖的鬥爭傷害了我的身心，每當我想起無辜被鬥爭的人，在肅反中被弄得家破人亡的人，我為可憐的青年妻子和還沒有長大就失去父親的孩子不知流過多少次同情的泪，這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給他們帶來的不幸。

在東北時，學校展開肅反運動，全校學生在肅反中有兩——三周失去自由，早上起來就坐在教室檢查思想，一直到晚上。我曾想公開破壞，反對這種違反社會主義民主的做法，或者在教室內拍拍大罵，寧可去坐幾天監獄還比這種精神的折磨來得痛快得多，但考慮到自己又是團員，曾經舉過手宣誓要做黨的助手，自己不但沒有積極支持這個運動，反而起來破壞，我想到這里，我懊悔我自己是一個團員，致使自己沒有反對這些不人道運動的自由權利。

從東北到廣州旅途經過北京時，我順便到我弟弟的學校去一趟。他校的肅反被中央批評沒有任何的鬥爭性，結果重新再搞，剛開始不久，一位年青無辜的青年就自殺了。

這說明：北京是毛主席所在地，也是同樣的做法。

在農學院我聽了杜院長的檢討，知道所鬥的人有10幾位是錯了的。由此看來，鬥爭的準確率是非常之低，鬥錯的佔絕大的比例，而毛主席却說：我們的肅反鬥錯的是有，但不多，只有一點點。這無非是用主席崇高的威望來掩蓋錯誤，模糊人們耳目的做法。由於肅反錯誤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

這充分地說明是政策帶來的錯誤，絕不是個別黨員的錯誤。

在肅反中有被鬥錯的人來對黨員申訴，得到的回答是：

“在偉大的運動中，個人的委屈有什麼了不起”。最初我覺得很有理由，我也學了這一套，還對一個同學說了，可是講完後，又覺得這不是真理，如果抗美援朝戰爭，受傷了，自己看到傷痕，會想到自己為人民而流血，可是當自己想到自己的血是流於無辜，這在思想上是很難磨滅的。

我懷疑黨的政治路線和政策，如果是偶然性的不可避免的錯誤，那是可以原諒的，但是肅反這些政策的錯誤，是不能原諒的。這一點沒有被鬥過的人是很難體會到的。

農科所一個青年技術員發牢騷，說怪話，反映出社會的真實情況，這才是真實的。可是在黨團內是不能發牢騷的，否則就被扣帽子。由此可見，黨團員是不能反映社會現實的。

這個青年技術員的同房有一個特務，結果兩個青年技術員都被當特務來鬥爭了，而且兩個都無辜入獄了，他們很憤怒，其中一個在獄中絕食，結果餓死了。我內心很難過，這種責任是誰負的呢？而黨總結却說：“此人無罪，只是在獄中病死了”。

人的腦子不是鐵，事實在腦中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我認為黨中央決定這種不人道的政策是不應該的，故意這樣做，認為做錯了再認錯，預先佈置好肅反後就來平反，安慰安慰，這是兩面派做法。一切在肅反中犯過罪過的黨員，甚至毛主席也要為他所領導的黨在人民中做下的罪過流淚致哀。但可怕的事，是政治把人離開了人性，人類的憐憫和同情已經在黨員身上逐漸消失，不但沒有為自己的罪過而悲痛，相反地用種種的大道理來為自己的罪過辯護。

## ②三反及思想改造運動

肅反運動後，我思想起了很大變化，引起了我對解放後黨的全部工作從新估計。三反、思想改造運動，是用人格上的污蔑，是用強制的手段來進行思想改造，當時毛主席對進行思想改造的英明理論為什麼無影無蹤呢？整風一開始就搬出一大套毛主席的創造性理論——“和風細雨”，這說明黨對別人殘酷鬥爭，對自己則“和風細雨”。馬列主義用來說自己的時候樣樣都對，講到別人時樣樣都不對。我認為每一個還認為自己是黨的黨員，在運動中打過人的，應該自己自動地跑到被打過人的家，要求他還打；要到死者的家，承受死者家屬對他一切的責難。人性在我們的國家毀滅着。

三反、思改中，首先佈置工人，學生說：“請你脫下褲子，洗個澡肥”等許多侮辱的話，來侮辱受人尊敬的長者，鬥爭時點老師的名，要老師低着頭。現在黨整風，說毛主席英明，搬出“和風細雨”的辦法，但是思想改造却用粗暴的壓制的辦法，強迫別人承認，使被鬥爭的老師不得不誇大缺點和錯誤。

事實上在人們思想中起着根本變化的不是三反而是系統的理論學習，三反運動造成了解放幾年來產生學生對老師的普遍不尊重。

記得抗日時候，有尊師星期日，學生自動上山檢柴給老師燒，幫老師克服困難，替先生舂米，挑水，挖地種菜等。這是國民黨時代。在資本主義與殖民地國家的華僑，當他的老師回國後都經常將他自己薪水的一部分寄回來給先生用。

我懷疑是否所有的老師都不好呢？不值得學生尊敬呢？而是學生的黨團員認為自己高人一等，許多學生見了我，還是我先向他們點頭，學生認為老師是按勞取酬，教得好壞反

正是賺錢，教學生是老師應分的，這有什麼值得尊敬。祖國幾千年來尊師的傳統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受到了最大的毀滅。當我在俄語教研組工作時，曾經數度發生過如下的事情：將近期考時學生以班會名義討論通過，要求教研組或授課老師停課，給他們溫習其他的功課，這真是氣死我。到底是班會領導教研組還是高教部領導教研組，那些學生認為自己思想進步，可以指導老師，還說這是班會討論通過的（有的早在15周就提出這個要求）。

### 3. 國家的政治制度還有許多問題

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是必然的，但是我們國家中許多制度都是不合理的。

#### （一）民主制度：

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是用捏造、欺騙、夸大的手段來進行歪曲現實，使人們看不清事物的本質；我們國家的報紙，採用強調好的一面，典型的一面，壞的一面一律不講，同樣地也是使人看不清事物真實的情況。

記得在哈爾濱時，黨委爲了使學生了解解放後農村生活提高的情況，作爲證實農村合作化的優越性，最初首先組織一批黨員幹部到哈市郊一個最典型的社去參觀，這批人回來後就大談優越性，說一個合作社里有許多農民有收音機，生活水平又多高，工分高等等，許多使我致疑的地方。我自己是在南方的農村中長大的，我絕不相信土改後農村生活真的就有那樣多的改變，求知和辯明真理的欲望使我積極的爭取，終於得到到該合作社去參觀的機會，結果呢？東北的農民的生活水平和南方的一樣都還是非常之低。生活的提高並不是那樣的理想。同時發現了一個真理：“單靠合作化不可

能根本改善農村生活的水平”，在社中發現如下事實，和黨團員宣傳的完全兩樣。

(1) 生活水平很低，吃粗糧，沒有青菜，一年都吃不到幾次肉。他們用玉米粉做皮，內包豆沙為餡，用這又粗、又酸、又不好吃的東西作為來迎接我們從城市來的貴賓。

(2) 工資分高，比單幹戶收入多是從那里來的呢？政府用給合作社以全力支持，對單幹戶置之不理的做法來顯示集體化的優越性。肥料貸款，單幹少；冬季，政府介紹合作社的馬車到基建工地去“拉碼頭”，而單幹戶沒有享受這樣的優先權利。這一方面的收入是非常大而有利的。事實上農產品產量的提高和副業收入尚沒有顯示出很大的集體化的優越性，政府分配給他們種的甜菜面積很大，而單幹戶只准種糧食。

(3) 農業生產存在嚴重無法克服的困難：(a) 蔬菜栽培：種包心白菜採用“直播不灌溉，撒下種後等收穫”的做法，雖然面積不小，但可以肯定是徒勞無功。(b) 副業生產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養豬業表面看發展遠景不錯，規模大，但按技術力量配備的條件和技術員的水平來看；將造成嚴重的失敗。瘟疫開始，農民只好站在舍房看牠死，也無辦法。養雞，以購買小雞的數目來看很多，三、四千頭，成活率是千分之四、五，多的千分之幾十。他們買了第三批的小雞回來養，每批都一兩千頭，但飼養員指給我們看第一批的（最大者）只剩下幾頭；第二批只剩下幾十頭，當中還有得病臨死的數頭；第三批兩千多頭，剛買回來的，每天以幾十頭的死亡率發展着。要根本解決農民的生活水平，在技術力量的裝備沒有提高和加強以前，僅僅是一個幻想。

(4) 那樣多收音機那兒來的呢？沒有一架是農民在生



產上的收入購買的，是兒女在外工作，從城內買回價極低廉的日本式舊收音機。

(5) 再看農民對知識分子的感情，離別時有些農婦拉着我們的女同學哭，是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呢？不是。她們看到我們的姑娘活潑可愛，穿的好，住下幾天就給他們一元一元的大票作為生活費，他們看到我們的鈔票成疊，看到城鄉生活有天地之差，我們走了就不會有更多城里人再來了，他們的痛苦生活就沒有誰知道，沒有人會同情。他們哭是爲了訴苦，她們哭是爲了怕我們不知道他(她)們的苦。我們上車時，全村的人都出來送行，事實他們是來看熱鬧、看汽車。

(二) 劉少奇說過，我們認爲說農村的生活比城市生活低，只不過是由於住在城市中的人喜歡吹牛。廣州市郊農民每家都有一架單車，這不是真正農民的代價，希望政府組織真正的民主人士下到真正的鄉村去看看。報紙中所登載的農村情況，不是真正的情況，只談農村發展的遠景，沒有談發展中存在嚴重問題。可憐的農民沒有一個人爲他說話，他們住在原始的生活中也不知道如何地向政府爭取自己的利益。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里許多虛偽的東西掩蓋着農民的痛苦。

(1) 報紙不登載反面的東西，不登美國、國民黨的文章，我是同意的。但是人民中相反的意見都沒有發表的機會，對政策反對的意見沒有發表，真正爲農民痛苦的呼聲絕迹。光明日報最近發表一篇“教授治校”的文章，在這篇文章的隔離立即佈置一篇反對的意見，這些都是說明了我國吹噓的社會主義民主。

(2) 民主黨派是在共產黨控制下的，沒有獨立政治見解，只是舉手擁護共產黨而已。民主人士也這樣說：“我們

是幫助黨工作的”。對國家的政策，過去沒有一個民主人士在報紙上公開發表過意見，其實有很大意見到現在才揭發出來，這是我國多黨派國家的實質。爲什麼沒有一個青年人想入民主黨派呢？這是因爲這些黨事實上不是黨派，而是共產黨對不同的各階層人民的教育機構，是學習黨政策的機構。

(3) 許多國營農場中的場長、隊長、組長都是黨員，其實什麼也不懂；學校中每系都有一個黨員秘書，名爲協助系主任，實則是說系主任思想不成，需要一位黨員在思想上來領導系主任工作，造成黨團員的優越感。

(4) 國家教育制度存在着非常可怕的現象。初中升高中沒有考試時就進行調查，家在什麼地方，如果有地方勞動生產，就不能考上高中，如果有一個學生說：“考不上我回家生產”，那個同學一定考不上，城市中幹部的子弟，不用考就會保送，中央幹部特別設立一個子弟學校，其實里面的學生有的根本就不想讀書，書念得很糟，但因爲他們是要人兒子却有書讀，同時還要教員保證他們書讀得好。我懷疑這是上級佈置的。農民的子弟很困難上學，農村的小學很馬虎，很糟的師資都在農村，經費少，學生的質量很低，很難和城市比較。因此農村的子弟不能上中學，這就等於排擠農民子弟一樣。初解放時農民的子弟能上一些大學，而現在就要逐步淘汰，雖然權利均等，實質上是農民子弟的升學（小學——初中，初中——高中）存在很多困難。看樣子，農民的子弟，子子孫孫只有拿鋤頭耕地了。

農民的子弟在升學的競爭中被趕出門口，農村的人口衆多，但農村中的學校數量遠遠地落後於城市中學校的數量，難道農民是還沒有開化的中國人民不需要讀書嗎？這難道是

公平的待遇嗎？

合作社勞動力大量過剩，技術很低，副業生產有的地區發展很困難，有的根本不可能，小學生、中學生動員到農村去，認為是知識分子下鄉，事實上勞動力又弱，以他們的知識水平又能解決什麼問題，這些絕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不但沒有知識，連常識都無。我懷疑中小學生到農村去會起些什麼作用，甚至最簡單植物常識都沒有，造成什麼小麥和蒜頭嫁接都是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在農村中搞的笑話，如果要使中小學生真正地在農村起作用，必須改變目前的教育制度，在中小學設農業課，或者由農學院學生去作校長，同時要大大減少普通中學。在農村中大量設立初等和高等技術學校才會對農業生產起很大的作用。

如果估計不能全部升學，則將普通中學改為農業技術學校，畢業後即刻可以起作用，否則中小學生畢業後不能升學，到農村，一方面沒有體力，二方面在農業常識上不如一般的農民，又怎能起作用呢？

（5）糧食政策問題。農民吃不飽，生活水平高的人才能吃得飽。按中央布置下來，從北到南，大家一樣，必然會使人吃不飽，因為這種的做法是反科學的。

糧食政策本來是節省糧食、達到計劃供應的目的的，但是糧食只在集體機關有浪費，農民一般是很少浪費的，他們是關心五谷的。糧食政策下來之後，浪費的還是浪費。

糧食不能用來喂豬喂雞，違反的可以用辦法來處罰，用糧食政策來解決是不好的，這就使人吃不飽。

這種政策措施，本身存在着嚴重地反科學的地方。這些不合理的政策措施給自己的人民送到飢餓的邊緣，這說明政策的制定是由主觀、宗派、和不民主所造成的。我要求以後

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通過全民投票通過。人民對政府沒有充分的監督權利，最終吃虧的還是人民。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加強人民對政府的監督，是杜絕錯誤最根本的措施。只要有完善的民主制度，三害才能及時的撲滅。整風只不過是給改進錯誤指出方向。改革才是杜絕三害的根本。

（6）豬肉供應問題。廣東豬肉最困難的一段時間，首長曾經做過報告解釋供應困難的真正原因，其實我認為主要原因並不是他所講的那些。在蘇聯展覽會時，港澳人士回來參觀者很多，爲了造成一種政治上的影響，這時供應特多。是不是真的有那樣多的豬肉供應呢？其實廣東豬肉並沒有條件那樣供應的。當時是動員人員到廣州的鄰縣去收購，規定有100斤的都要拿來賣，以保證廣州的<sub>政治</sub>影響。展覽會結束了，能夠殺的豬也都殺光，不能殺的還沒有長大。這樣必然造成豬肉供應的緊張。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以實際的生活水平來顯示，爲了政治影響又何必虛偽地誇張呢？這不是實事求是。

（7）勞改問題。周恩來在報告中談到勞改問題我很同意，寫信給我弟弟動員他，（他是勞改的）他來信罵我，罵我可笑，說我在學校中根本不了解事實。表面的理論對他沒有任何的幫助。有一次我有機會到勞改農場特地對勞改問題作了深入了解。我所看到的一切和周總理報告所說的完全兩樣。食的很不好，過度勞動，勞動不好要強迫去做，勞改的很多要逃跑，逃跑的追回來就吊起來打。病了，生活等許多條件都非常壞，更談不上什麼教育。幹部對勞改犯態度很壞。

勞改場我過去認爲是犯人的學校，在這里學習，教育他們，報紙也說得很好，說替他們找工作，這我是很懷疑的。

好人在各個城市中失業還很多，這些人民政府還未能照顧，那有這樣好替勞改犯找職業？

馬小彥事情，在全國各報大吹大擂，請問究竟象馬小彥這樣的勞改犯有多少呢？是否能找到職業呢？現在聽說要將勞改犯遣散回家（其實別人一看案情，看見是勞改犯就不要），這說明只是共產黨的宣傳而已。培養典型，拿個別的現象夸大成爲一般的。其實在北方的勞改農場冬天凍死的、病死的更爲普遍。期滿了釋放出來僅剩下一個軀體，染上滿身內病的就算是幸運了。

我現在看文件、報紙就都要估計一下，能真正反映現實情況者有多少？調查調查看看，有空就下鄉了解一下，其真實情況如何？在我院教工中生活就有很多等級，教授的生活很好，又有紗窗。到第一宿舍的公共廚房看看，蒼蠅極多，其福利差這麼遠，同樣是學校幹部，家屬，生活的待遇就有很大的差別，農場工友的生活條件就更差一等。

有次造林，我到一個農場工友家去食飯，我食飯非常勉強，蒼蠅很多，工友的生活也沒有人照顧，好象領導的眼睛永遠都是朝上，下面的東西不聞也不見。學校的領導幹部稍爲向下看看就可以解決。農場的積肥方法非常不好，從沒有加蓋。第一教工宿舍還不能照顧，農場工友更加沒有照顧了。

在我們國家中，看來有些人似乎是注定該死的一樣。深入了解農村生活的人也是很少的。

（8）民主制度（補充）。在黨內也是有問題的。黨內有些人的思想是有分歧的，有些人認爲要稍爲照顧農民的，他們的論點從沒有在報紙上發表，在黨內發表了就扣帽子說有些人要想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究竟這些人是否真



的企圖否定社會主義工業化呢？誰也不知道。在黨內也一樣，很顯然，跟幾個執政的頭子有反對意見也是得不到在黨內自由發表的地位。就算要工業化，但是對農民也應該要注意一下的。

對這些不同論點的人的文章從無發表，這可能是他們從鄉下出來，見到城鄉矛盾大，相差遠，才提出這種論點，他們也不是不要工業化這麼傻的。

對斯大林功過問題也很簡單的討論，其內中問題完全不知，只發一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就要人家承認斯大林的功是七過是三的說法。聽說斯大林曾在蘇聯實行過象法西斯一樣的手法，很多共產黨員也拿出槍斃，只簡單的來討論討論，這使人的頭腦簡單化，沒有獨立思考，從文章讀了一遍，就重覆文章中的幾個字大發表感想。多說英明的人，就認為進步。

(9) 不進黨。我聽過基督教，後來找不到真理，後來認識黨，要求進團，但是不想進黨，我不能無條件執行黨內錯誤的東西。

以前我認為整風沒有什麼搞頭，提提意見，檢討檢討就了事，因此不想提意見。見杜院長講話後還有一點決心，所以這次才稍稍提些意見。

(10) 我對這樣整風有意見。我對整風有如下意見：羣衆提意見是幫助呢？還是監督呢？黨是執政的黨，它的錯誤殃及全民，過去的錯誤又是嚴重的，如果人民對自己的政黨沒有監督的權利，今後吃虧的還是人民自己。

現在看起來要鑽牛角尖了，對大問題不敢爭論。

是否要“教授治校”，我認為要看內容而定，但是要提醒注意，必須內行人才能治校，不能打游擊幾年的人才能來

治校，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就壓下去了。

目前黨員的水平很低，必須加強羣衆監督才行，過去也反過三個主義，但是都被壓下去了，只有把羣衆對領導監督的制度充分地完善起來，才是真正杜絕三個主義的根本辦法。

（華南農學院院刊副刊1957年7月5日）

## 看，郭昌華又講了些什麼話?!（一）

——郭昌華8月17日在小組會上的發言——

前一個階段鬥爭會的次數雖然開的不少，一切可以施加壓力的方式和手段都已經嘗過，但對我來說，並沒有幫助我解決任何的根本問題，我今天的發言可能又會激怒羣衆大聲喊打，因為我直到現在還不知道我的錯究竟在那里？我承認我自己是一個很頑固的人。但是我爲了使我自己的行爲不會盲從、附和，不成爲一切官僚主義者和主觀主義者的助手和幫兇，我就要大胆地懷疑的事物，我就要學會明辨是非的真正本領。頑固如果能幫助我更澈底地弄清是非，這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害處。

雖然我的小組發言中的每一句話都被人家反駁了。但我並不覺得我所提的意見都是錯的，相反我認爲我只要把不滿的情緒從發言中除掉，我所提出的問題都是我國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不合理現實。

現在讓我從新談一下目前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 I. 肅反問題：

①在批駁大會上大家都認為肅反不但沒有違反憲法，而且相反地却是根據憲法的規定。

我認為儘管肅反是根據憲法的規定，但還不能說明在肅反中所採用的許多方式方法不但沒有根據憲法，相反却嚴重地違反了憲法。

現在讓我回憶一下肅反給我留下的印象：——

在哈外專時，學校要我們全體的學生交代反革命關係和政治歷史隱瞞的問題，歷兩星期之久。把閱覽室、閱報室都鎖起來，每天按上課的時間都要坐在教室里坦白交代。校門也關起來不能隨便進出，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好人；為什麼要強迫我們交代？這兩個星期的行動自由被剝奪了。這樣的肅反已經不單單是肅反革命，而同時也肅到了人民的頭上來。嚴重地打擊着每一個人的身心。

分配後路過北京，我到北農大去找我一位老同學，剛好他們正在肅反。任何人不准接見，也不准我進去。後來有一位學生知道我是遠方來的客人，偷偷地替我去通知我的同學劉一和出來見我，他根本就不是肅反的對象，但他害怕和我談話，見面只做個手勢用發抖的聲音說一句“你趕快回去，我們肅反不能見面。”為什麼在肅反的時候和不是肅反的對象也不能見面？甚至談一句話都認為是多餘的。

到農學院後，當時我還沒領到校章，在實驗大樓門口就被幾位值班的同志，進行對我人格不尊重的查問。我也不是小偷，也不是特務，你們對我的身份不明可以查問，但為什麼把我當做反革命分子一樣來盤問，命令我馬上離開門口。後來我去游泳把鎖匙掉在更衣室，晚上記起來到更衣室去

拿，有幾位糾察員拿着槍對我大聲喊叫，把我嚇了一跳，並對我毫無禮貌的盤問，難道一個高等學府也有戒嚴的地區嗎？

在肅反期中各個單位多設有禁閉室，禁閉肅反時的老虎，這些人的吃飯、睡覺、大便、小便都要經過批准，這些人都被當爲反革命分子一樣被侮辱，他們的人格沒有被人尊重。

在肅反的時候，一位普通的領導幹部有權宣佈某些人被禁閉，也可以在自己的單位設立禁閉室等。這一切的做法都是違反憲法的。

②大家還一致認爲肅反中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

我在我所有的發言中並沒有說過肅反是沒有成績的。盡管成績是主要的，錯誤仍然是嚴重的。

成績是從肅反的效果和肅清了反革命分子的數量這個角度來說的，而錯誤是從作爲一個人民的政黨，在人民內部進行清查反革命的運動中，如何地給人家戴上一頂反革命的帽子？如何地把這些人從人民的隊伍中劃分出去？如何“查問”？如何“幫助”？這一切的工作都關係到敵我界綫的問題，黨在處理這樣一個慎重的事件中我們要用對一個人民的政黨的要求，用社會主義原則來衡量我們的黨在這個運動中所犯的錯誤。成績和錯誤是肅反體現的兩方面。我認爲說成績是主要的掩蓋不了錯誤的嚴重性。

③羣衆鬥爭是非常殘酷的，將敵我鬥爭的形式轉移到對人民，對僅僅是懷疑的人進行鬥爭的話就是不人道的鬥爭。

羣衆鬥爭可以利用羣衆的盲目性，產生極其可怕的威脅。而在羣衆大會中所得出的一致結論：認爲肅反中的鬥爭應看做是友誼的幫助，是一種查問，是面對面談話，是提意

見，就好象我們向黨委提意見一樣，根據這樣的結論很自然就引導出另一個不入道的結論：——一切在運動中自殺的人都是畏罪，都是自己想死，一切的責任要由他們自己負責。

我曾經承認過：“我自己沒有參加過肅反鬥爭，許多具體的做法都不很清楚，只把一些聽到的片面例子就給肅反中的許多問題下結論。”但在反右派的鬥爭中我親身體會再回憶過去羣衆鬥爭的形式，我又推翻了以上我所承認的東西。

羣衆鬥爭的殘酷和羣衆鬥爭中的盲目性我可以用如下的例子來說明：

三反時我母校的一位職員被當爲貪污犯來鬥爭後跳樓自殺（未死），根據後來了解的材料，他就是有貪污也是不多，當時政府也沒有槍斃過任何的貪污犯，他何必畏罪，他何必去死呢？

思改時甚至沒有提出過要判罪這一句話，但我的母校也跳樓自殺了一位系主任，他的罪惡僅僅是生活腐化，亂搞男女關係，他何必怕死呢？非去自殺不可嗎？

我這一次親身做爲被鬥爭的對象的體會：回憶參加鬥爭會發言的大部分老師的面孔，和他們的音調，如果說這是黨對一位思想上有問題的學生進行幫助最有效的方式方法的話，那我們國家里的“幫助”實在太不可怕了，這是土改時對地主進行鬥爭的面孔和聲調，這是肅反時敵我鬥爭的姿態，原原本本地搬來在人民內部來用，這樣的幫助多可怕，（只有在園四大會上，和一些助教先生的發言還看出是一種友誼的幫助除外）。

再看看我們國家里“幫助”的效果吧！陳長敬先生思想上有問題這是肯定的，我們爲了幫助他克服思想上的問題，對他進行了一系列的幫助，但效果呢？一年多以後陳先生還在



發寒慄，在教研組不論決定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要拿到當時對他幫助過的英雄好漢們，只要這些人的頭稍稍一搖陳先生就馬上收回自己見解，進行修改，一直要到這些人點頭為止。我最初不明白爲什麼陳先生要這樣做，有一次我向陳先生提意見說：“做爲一個教研組主任應該要有一定的決定權”，他用帶有發抖的聲音對我說：“你不知道，這些人在肅反時很厲害，你太晚一些來不知道當時對我是怎樣鬥的。”

“可怕”威脅着陳先生嚴重地傷害了他的身心。他難道真的不愛自己的祖國不願意爲自己祖國獻出更大的力量嗎？不是！他要逃避開這種無形的威脅，他離開祖國是對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所採用的“幫助”方式進行嘲笑和抗議。

我認爲羣衆鬥爭的方法比肉體的鞭打更要殘酷，它可以長期地傷害着人們的身心，他可以奪去人們的自尊心甚至寶貝的生命。黨在這次整風當中不但沒有主動地去揭露羣衆鬥爭中陰暗一面來教育羣衆應如何地用更正確的作風來對待思想上的問題，來處理人民內部的一些問題。相反黨員幹部却帶頭地在大會上大叫喊，黨還利用它的宣傳機構——快報，如何地來讚揚這種粗暴說成爲富有鬥爭性的羣衆激怒，還把這些喊打的行爲描寫成反右派鬥爭中空前高漲的象徵。

黨一向在處理人民內部的問題中非常強調壓力的作用。這是黨對人民採用壓力政策。

採用羣衆鬥爭的方法，由於羣中鬥爭中的盲目性，就必然要傷害好人，就必然要造成運動錯誤的普遍性。

我現在根本就不相信肅反中選擇鬥爭的對象是非常慎重的，是經過精密審查找到充分根據才確定，我更不相信肅反鬥爭是一種查問，是面對面的談話，是同志友誼幫助，是提意見。

我只要求組織滿足我兩個要求：

①讓我看看我院肅反時如何慎重地選擇鬥爭對象。

②讓我有機會去了解一下我院肅反時是如何進行查問，如何面對面談話，如何地幫助和提意見。

在肅反中已死的人們，他不會為黨作證說他的確是畏罪自殺，他也不能為我作證說他的自殺是由於殘酷鬥爭的可怕威脅而引起的。我認為人多不見的就是正確性的標記。羣衆的聲勢壓不住我對問題的見解，事實，效果才是真理的唯一標誌。

## II. 思改運動：

我曾說過在思改的時候曾採用對人格污蔑的做法，但爭論會中的一致見解却認為這是在思改的時候動員羣衆來打掉知識分子的威風，這完全是必要的，要把這些對人格污蔑的做法理解為是“幫助”與“關懷”。從這里我更看出了我們的黨連這些對人格污蔑的做法都沒有勇氣承認。

解放後不少的黨員在各個運動中犯下了不少的罪過，在整風中却要提出“和風細雨”。而舊知識分子是幾十年由於舊社會的沾染，同時解放後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要求改造自己，絕大部分都嚮往着社會主義的事業，但我們却要採用狂風暴雨，想用一陣大風吹掉所有的舊社會的沾染。我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違反馬列主義的原則的做法。

整風運動中使我最受感動的事情是：——我看到在這個運動中是知識分子教育了黨員而不是黨員教育了知識分子，沒有一個知識分子在向黨或向黨員提意見時是大叫大喊，沒有一個不是分析說理、謙虛、大量，不計較往事的風度。這理應會引起我們的黨和每一個黨員好好地回想一下過去用什

麼態度來對待知識分子呢？在整風運動當中反右派的過程里告訴我黨不但沒有收起老一套的手法，相反却進一步被發展起來。

我還要大聲疾呼：“我們要說理，我們不要粗暴的鬥爭。因為說理可以使人感動流淚，粗暴的鬥爭只會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抗。”

反右派中的鬥爭告訴我黨企圖用一棍子打死的辦法來堵住我的口，企圖用羣衆盲目的激怒強迫我承認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和本質，送我到廣州去鬥爭，但事實上所有的論點都是用成績來掩蓋錯誤。用種種方法對我的發言鑽孔子。沒有一個論點可以使我信服。

鑽孔子的辦法，大約有如下幾點：

①我說政治情緒消沉——說成爲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無比的仇視，要搞資本主義道路。

②在我國的政策中有錯誤和不合理的地方——說成爲污蔑我國的政策都是錯，都是不合理的，政策都錯了那總路線也錯了，總路線錯了社會主義就否定了。

③思改時採用對人格污蔑的做法——說成爲三反思改運動是人格污蔑的運動。

④國家中許多制度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社會主義制度都不合理，欣賞資本主義的一套。

⑤說到工人生活問題——就說成煽動工人來反對黨。

⑥說到農民生活問題——就說成煽動農民來反對黨。

⑦我對國家中各方面的政治生活都有意見——說成爲有系統有綱領地向黨進攻。

⑧調動不稱職的黨員幹部——取消黨的領導。

從以上鑽空的邏輯來看，我們的國家是多麼可怕。這次

反右派鬥爭如果中央沒有預先說清楚還屬於人民內部的問題的話，我也會被塑造成為一個現行的反革命分子。這種可怕的邏輯究竟是誰教導被用的這樣廣泛呢？從馬列主義教研組的老師們到農村中最沒有文化的幹部，通過這一套的邏輯都毫無困難地給任何一個人戴上一頂帽子。這種的邏輯幾年來威脅着人們的身心，甚至連我最敢於承受一切犧牲的一個人對黨的許多錯誤却要沉默幾年。似乎在我們的國家中必須依靠這些邏輯來保持黨的威脅，來傳播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 Ⅲ. 勞改問題：

當時我僅僅在英德農場住下的一個時期中，就知道有吊打的現象。福建在強迫勞動中有鞭打的現象。我還看到了勞改犯受社會主義事業的鼓舞，受黨政策的鼓舞，如何積極地勞動來向人民贖罪。對幹部如何有禮貌，尊重。但他們却受到幹部的冷眼，輕視，不理，命令，挨罵。

由於我所知道的有限，我僅僅揭發了我國勞改工作中的一些小缺點，但勞改局的同志就用否認事實的做法說我是道聽途說純粹捏造，根本否認幹部有打人的現象。這又一次說明黨在整風運動中不是誠意接受批評改進工作，而是又一次地掩蓋錯誤。

這一次因家庭的一些事我的弟弟到我這里來，他是勞改五年剛回來的，現在我把親身的經歷和所看到的稍稍地揭露一些我國勞改工作中的陰暗一面。

我的弟弟由於受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追求個人享受，打羣架，最後發展到偷盜行爲。解放初期由於我相信黨和人民政府，親自把我親生弟弟送到派出所去伏法，他經歷過好多的勞改隊和監獄。

監獄生活：——看到幾十個人住在一個小房間，晚上起來後回去睡覺就沒有位置了。只好趟在人家上面慢慢擠才擠下去。在獄中經常看到採用肉刑進行審訊。吊打的喊叫聲附近居民都聽到的。幹部有時出去看戲就把犯人鎖起來十幾小時不給小便。

拷也有種種的拷法，絕大部分人經過拷以後，手脚拷殘廢了；肉拷爛等。有的拷法只要幾分鐘就使面孔失色。

勞改隊生活所遭遇和看到的：——

①他在隊里當組長，有一個犯人向他請假要回家去拿錢，他回答說：“我也是犯人沒有權決定”，後來這位犯人經幹部批准後回去拿錢，但上級硬要說是我弟弟批准的，把他手脚拷起來三個月之久，還開鬥爭會強迫他承認錯誤。這種鬥爭會可以脚踢拳打，跪下等，由於他認為人民政府是講道理的，堅持不承認，不做假檢討，跟幹部說理又被幹部打。三個月後手拷爛了，脚拷腫了才拿去。

②勞動強度：——噴射最毒的殺虫劑1605（德人發明大戰時用來殺人的毒藥），連口罩肥皂都發不全，更談不上工作服，犯人光身赤背在大田中噴射，後來全組組員都中毒得重病。我的弟弟也不能例外。

挑磚組：——定量不定時，還有只會挑40斤者強迫挑70斤。山上山下不停地挑，挑完回來犯人全身發痛晚上小便都爬不起來。有的只好從地上爬出去小便完再爬回來。勞動成爲一種刑罰折磨着犯人。第二天照樣勞動。當時的犯人被折磨成又瘦又黑，只剩下皮包骨看起來象木炭一樣。

蘇北農場：——突擊任務成爲經常性，而不是季節性，勞動時間經常在10—12小時。天沒亮出發，天黑回家。最長的突擊任務三天三夜沒有休息（小麥脫粒）。



童年犯也一樣跟他們一起勞動，小組內一位只有十幾歲的童年犯，因受不了他無法勝任的勞動強度，曾一度偷跑。抓回來被吊起鞭打，還用燒磚的泥往他的咀里塞。

③強迫勞動：——在福建時設立特別組對認為不願意勞動的人進行強迫勞動。在這組內任何強迫形式都可以採用。鞭打是常見的。有一次有一位有病的犯人不能勞動，但硬說他偷懶，把他綁了拉到山上去強迫勞動，他因病根本不能工作趟在地下，就這樣放在地上拖回來。就這樣拖幾次拖死了。

④生活條件：——吃不飽是經常的現象，那更談不上營養條件，犯人中普遍得兩種病。一種是腳氣，其中有一種稱心臟腳氣。外表看不出來，突然心臟會停了，這樣死了不少犯人。另一種是夜盲。得病的更多。傍晚收工回來有時太晚了，犯人看不見回來，只好趟在山上過夜。集體勞動時收工回來是由一個沒有夜盲的犯人帶路，然後一個拉着一個走回家，我弟弟這兩種病都患過很長的時期。

雙輪雙華犁用人來拉，在拉時用力的那個手馬上就腫起來。拉完一趟用手往回按摩才慢慢收腫。再拉又馬上腫。拉久時整個上半身都麻木了。

以上這些拷、打、強迫勞動的形式，伙食，把光榮的勞動在我們國家中當做對肉體進行折磨的刑罰。這樣的東西難道是適合人道主義原則嗎？難道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允許的嗎？為什麼周總理做勞改問題的報告時不揭露這些違反人道主義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東西。我認為周總理如果不是一位大官僚那就是用一些表面的東西來概括黨對勞改工作所做的一切，達到欺騙人民的目的。

## Ⅷ. 民主制度中的一些問題：

一、我們國家的報紙看不出事物真實的面目，用成績和功德來掩蓋缺點和錯誤，用片面概括全面，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好象我們的黨在任何工作上都是盡美盡善。自從我結束了學生式坐在教室中看了幾篇規定的文件就大談英明和偉大的生活以後。我開始走入生活中去。從生活中給我的感觸使我感到所謂青年人的單純事實就是無知。在我們國家的任何一件的事物中那里沒有錯誤和缺點？甚至許許多多所想像不到的東西都會在社會主義的祖國里看到。

例：

①拿個別社生活水平提高的具體例子來說明整個中國農村中生活狀況。

②紅線女走了一個幸福社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工農生活水平差不多，有的農民還超過工人。究竟他所指的工人是產業工人還是象我院農場工友每月30多元的工人也不清楚。

③人民日報：——從湖南“魚米之鄉”的省分中選一個社為例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生活水平一樣，在農村要便宜多少倍……。

④歪曲自然科學來達到模糊視聽的作用。糧食政策推行以後提倡“有啥吃啥”，在東北經常吃高粱和馬鈴薯。許多南方人或者同學因種種原因吃不下這些東西，影響食慾，胃痛，消化不良等現象。大家紛紛寫信向政府反映。報紙就利用一些科學將高粱化學成分分析結果公佈，論證高粱的營養價值是所有糧食中最高的。意思說政府要大家吃高粱是因為它的營養價值高，為了人民健康而這樣做，是合乎科學原理的。

把馬鈴薯拿來當飯吃的時候也同樣發表了許多文章來論述馬鈴薯是一切糧食中含維生素 C 最高的。

以上從表面上看來“多科學”，事實上進行一下具體分析，就根本是違反科學。

報紙為什麼不發表消化不良的人，不習慣於吃高粱的人吃了高粱不消化，產生胃痛會嚴重影響身體健康，為什麼不發表高粱中營養分的吸收的百分率？

馬鈴薯是含一些維生素 C，但為什麼把它的含量跟糧食比，我們知道谷物中根本可以說含維生素丙的。這樣的比法含有什麼意義呢？為什麼不說馬鈴薯經過蒸煮後維生素丙破壞幾乎等零的事實呢？為什麼不說我們吸取維生素丙主要的不是從糧食中得到的事實呢？

片面誇大為全面。強調一面掩蓋了另一面。歪曲自然科學來模糊事實的本質。

二、選舉制度：——如果說成我們國家的選舉制度優越那倒不如說人民信任黨來的更確切些。

選舉僅僅是完成一下形式的任務。為什麼要提名這個人作為候選人——不知道。這個人的面孔如何——沒看見。這個人過去為人民做了些什麼——不清楚。怎麼經過醞釀工作得出這個提名——也不清楚，因為名單的產生是幕後的醞釀。

這樣的選舉表面看來人人都有選舉權，但從實際來看是否對這些人都真正的了解和內心上擁護呢？這就很難說，選他是因為相信黨所提出的人選不會是不好的。

這樣形式化的選舉我認為可以用黨組織委任的方式來代替。省人民代表由省黨委委任。區人民代表由區黨委委任，……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還要保持人人投票的形式，我認爲從協商開始就要公開，各民主黨派提出那些人，根據什麼，協商的進展，如何得出結論，這一系列都要發表公報，同時歡迎任何一位選民提意見，表述自己的見解。

三、民主權利：——我認爲集中和專制是鄰居，如果集中離開了羣衆的基礎離開了羣衆對領導的監督，這種的“集中”就已經向“專制”靠近了，在我們國家中的民主權利的情況來看，我認爲我國的“集中”是不夠完善的。

廣州有一位團的領導幹部（姓名不詳），他和我同車把我送去參加廣州社會青年反右派鬥爭大會。當時他對我這樣說：“我國採用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已經充分地保證了我國公民的民主權利，已經是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就能夠代表他的所有的選民來監督我們的政府。”我的看法：——人民代表在參加人民代表大會時，他們如何通過他們的發言產生對政府起監督作用。究竟是象整風中一樣提提意見而已，還是真正起了最高權力機關的監督作用，這對我來說還是一個謎。因爲我沒有親自看過當時開會時究竟是如何地開。如何監督。因此這個我不談。

現在只談人民代表和羣衆的關係：——選民有的根本就沒有見過自己代表的面孔，代表住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代表如何向選民經常收集對政府的意見，代表在一年內做了那些工作。向政府提了那些意見，是否所有的意見都代表了選民的意志。代表的意見是如何形成的，這以上許多問題都需要進行具體分析，都須要大力地使之完善起來。

在具體的一個機關和單位中被領導對領導的監督沒有任何制度來保證。

領導高高在上，對羣衆的意見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視

而不見，更可以扔進紙簍，我們的國家中不管採用那一種的領導制度（黨委制、院長制，……）如果離開了羣衆對領導的充分監督作用，這些制度都會成爲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發源地。

保證羣衆對領導的充分的監督權利我們國家中的領導工作才能夠更爲完善。

V. 在我們的國家中工人沒有完全被當爲國家的主人來看待：

兩年前我在哈爾濱還看到黨員幹部如何地利用工人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進行加班加點，日班夜班接着干，許多已經累病了還要堅持工作，這種用勞動對工人的身體進行無人道的折磨，不但沒有觸動這些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員同志的良心。相反地還高高在上用許多“英雄的工人階級忘我勞動的精神”等令人興奮的詞彙鼓舞年青無知的工人們一直持堅下去，這是用縮短工人生命的做法，用損害工人身體健康的做法。這些做法都是不人道的。這還是僅僅二年多以前看到的事。這是在我國早已提出不應該採用加班加點以後的事情。這不得不使我去想像解放初期全國範圍普遍採用加班加點的時期，工人階級——新中國的主人。勞動是如何地折磨着工人的健康。爲什麼代表着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它的成員却這樣去折磨工人呢？這個難題多少年來我總想不通。

VI. 農民在新中國沒有完全得到中國人民應得到的平等待遇：

農民在新中國里是最值得我們去同情的一個階級：



a. 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農民一切的勞動都脫離不開重的體力勞動。他們的工作時間是全中國所有的勞動人民最長的。天沒亮起身一直到天黑才回來。

b. 農民的文化水平是全中國的勞動人民中最低的，他們只知道終年終日不停地辛勤勞動，其他許多的道理他不會講，象這樣一個儉樸的勞動人民，農村中的幹部可以隨意對農民私自進行審訊，綁、打，許多東西一貫澈到農村都變成強迫命令。甚至連推廣農業技術也要帶有強迫的因素。就因為農民的無知却要忍受着政治上不平等的待遇。

c. 農民的生活水平是全國人民中最低，是最貧窮的中國人民。目前中國的農民在戰勝貧窮的面前還是多麼的軟弱無能，這是因為中國的農村是落後的農村，多少的農民一年買不起一雙襪子和一雙膠鞋。多少的農民冬天離開了火籠能夠過冬，多少的農民還蓋着祖傳毫無保暖又硬又重的棉被，晚上他們沒有蚊帳，只好弄一把稻草放在房間里燻出濃黑的烟把蚊子趕出去後關上所有的門窗，在蚊子所停留不下的房子里，忍受着烟和充滿  $\text{CO}_2$  的小房中渡過他們的睡眠時間。多少的農民每餐和他們見面的都是鹽菜。農民只好用忍受和死亡向疾病作鬥爭。有幾個農民能有錢上醫院去看一次病。農民的子弟多少是營養不足發育不善的，在我們的國家里，誰會比農民的生活過的更苦，誰比農民生活的更慘。我不否認這一切都是舊社會給他們帶來的，但是我們再看看新社會如何地來對待痛苦的農民。我認為農民在我們的國家中沒有完全享受到中國人民平等的待遇。

看下面的事實：

(1) 劉少奇說農民生活的痛苦，工農生活的懸殊是由於吹牛造成的，他說工農的生活差不多，甚至有的農民生活

還比工人高。只要從簡單的這幾句話，一切農民的痛苦生活都被抹殺了。工農之間的矛盾也被掩蓋了。

如果真正工農生活水平差不多，而爲什麼政府還要採取政策和措施把農民從城市中趕回鄉去，和禁止農民流向城市呢？

(2) 紅綫女從人民代表的身份只參觀了一個幸福社就在報紙上大談高論說工農生活水平差不多，有的已超過工人的生活水平。

(3) 人民日報：——在中國選取一個“魚米之鄉”——湖南的一個社的生活水平來論證工農生活水平中的差級。

(4) 陶省長：——工農幹部遇到大犧牲時候，他們會很勇敢這有什麼不好，工農幹部幾年來在農村中歪曲了多少的黨的政策，由於他們的水平和作風，引起了農民對黨多少的不滿，難道也不值得政府給予充分的注意。

不但否認了農民中的許多問題，掩蓋了工農之間的矛盾。現在再看看政府如何地對待農民的問題。

① 油的供應：——農民終年吃菜，許許多多的農村中沒有做買賣的商店，平常買不到魚買不到肉的農村不計其數。但農民油的供應却要比城市低的很多很多。就以廣州爲例，市民每人每月十兩油，而城郊六兩，農民呢就更少，有的二兩，有的三兩，有的四兩……總之和市民的供應量保持着極大的差額。照理市民經常能夠買到肉、魚，應該油要吃的比農民少才對，而農民終年吃菜，供應的油却反而少，這是爲什麼呢？

② 糧食的供應：——不說三定推行的初期政府所允許農民留糧的數額，就以現在報紙所公佈的政府認爲已經是偏高

的每年每人留糧 550 斤的數額來算一下賬。

550 斤谷可制成大米（70%）——385 斤大米。

以我自己在解放初期副食品比較差的情況下每餐半斤米的吃飯量（我的體重 100 斤左右）來計算每月要吃米 45 斤，每年——540 斤，我當時的吃飯量還沒有進行重體力勞動，只進行 5000 公尺的長距鍛鍊和游泳。很顯然農民終日的體力勞動，體重一般都超過 100 斤以上，每人每年 385 斤大米不但沒有說少，反而發表一個數字說 × × 農民吃一年後還剩下 10 斤糧食，我可以肯定這位農民如果不是捏造的話，那他一定不是真正的農民，他一定是經常不參加體力勞動的，同時其他的收入不錯，副食品的質量一定要比一般農民高。因此報紙上還說什麼農民拿糧食去養鴨等。人都吃不夠那里還有給鴨吃的糧食。

還有不少的地區每年每人留糧 300 多斤，400 多斤的那就要過着更慘的生活。

在這種事實的面前不但否認一切。同時，報紙、中央首長、人民代表都不斷地大力宣傳工農生活水平相差不多。農民的生活已經很好了。我認爲這就是政治可以使人違背自己的良心來說話。

農民的問題並不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貧窮，要求政府馬上改善根本的問題，而是農民在解放了的中國里是否受到了平等的待遇。我認爲農民沒有受到平等的待遇。

爲什麼政府給市民、學生、工人特別優厚的待遇呢？我認爲這些人在城市中比較集中，不滿情緒很容易傳播，會造成比較急烈的政治力量，而農民比較分散，整天累於勞動，接觸面小，不滿情緒不容易擴大，牢騷走不出自己的大門，就走出大門也因爲沒有文化很容易被人家一兩頂帽子一下子

就被壓下去了。

那些在反右派大會中大叫大喊的先生們，如果讓他們過一個二兩油的生活，我看最先大鬧情緒的大發牢騷的也是這些人。這些人也從來沒嘗過當肚子餓的時候一百多斤的担放在肩膀上是什麼味道。

## Ⅶ. 我院黨委在整風運動中做了些什麼呢

### ① 杜副院長做了動員報告和一次檢討：

a. 動員報告：——“我們不是放長綫釣大魚，大家有意見盡量提，錯了也沒關係，誰提意見都保不了要錯誤的”。但事實呢？而是放短綫釣小魚了。我認爲我自己解放以來一直是保持着對社會主義事業無比熱愛的精神來處理個人和國家之間的矛盾，在東北只要多住上幾年我自己連命都保不住的情況下，我從來沒有鬧過情緒要求回來，在俄文教研組去擔任了最不願意做的工作，我爲了工作把蓆子搬到教研組我開夜車，累了打開舖蓋點起蚊香就趟在地上睡了，我能夠無聲無息地去做我自己認爲應該做的事，這都是由於我對人民事業的熱愛。在整風運動中，就使在我的發言中有什麼了不起的大錯，也不會突然被塑造成爲一個堅決反共，堅決反社會主義，有系統有綱領地，在整風運動中有一系列破壞活動，有政治野心的一個右派分子來鬥爭吧！何況直到現在爲止我還認爲我的許多論點都還是正確的，尖銳地批評了我國政治生活中不合理的現實。我現在要從這場戲如何地被演起來，如何地結束來進一步去認識我們的黨。

### b. 杜副院長的檢討：

我認爲除了滿足一下知識分子的面子要求之外，還承認了一句方式方法不好。除了這些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但事實又告訴我僅僅承認過的這些錯誤又被否認了一干二淨。

承認這些人鬥錯了。但又認為這些人拿來鬥爭又都是應該的，不是歷史有問題就是思想有問題。那就是說這些錯誤是不可避免，是客觀存在的必然性，主觀上沒有任何錯誤的因素，既然這樣又何必承認有錯呢？

“方式方法不好”一句話多簡單。但事實又告訴我這是反革命分子的狡滑抵賴引起了羣衆的激怒又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對陳長敬先生的鬥爭也被形容成提意見過程沒有什麼粗暴，只拍一下桌子就馬上制止了。還把肅反中敵我鬥爭的形式被描寫成多麼和平，充滿友誼幫助的形式。

在反右派鬥爭的親身體會中，這些黨員幹部如何地大叫大喊。如何地在我的發言中鑽空子。如何地捏造事實，捏造新聞等來激發羣衆的激怒，達到打擊恐嚇的目的，還如何地把拍桌喊打描寫成爲羣衆情緒空前高漲的象徵。象這一些東西還要我說是同志的幫助和關懷。我在團小組中發言時爲了幾年來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痛哭流涕，希望大家友誼的幫助，這難道是幫助的最完善的形式嗎？我們國家中的“幫助”這兩字實在太可怕了。

承認錯誤很簡單只有一句話，但馬上就有一系列的事實和論調又全部否定了。

②處理了一件大事：——宣佈趙副院長可以搬家了。

很顯然，許多人對趙副院長的意見多出於妒忌，看他最近又入了黨，又去留蘇，眼都紅了。就說什麼我院院長有丁、李就夠又何必再多一位趙院長呢？……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來滿足一下舊知識分子心地狹窄的成見。

趙副院長的住屋問題，並不是黨員的特權問題，而是爲什



麼學院要拿錢去蓋這座多餘的房子問題。趙院長說起更主要的是一位科學家，黨員的稱號對他來說僅僅是最近的問題。

真正的住屋問題是在農場工友住的（舊拉拖機房），那個宿舍的衛生條件爲什麼不去處理，流行病到來的時候，病菌多容易在那里迅速傳開來。工友有多少錢可以給自己的家屬去看病。這些關係到工友身體健康的問題，爲什麼我們的黨不去處理一下。

## 看，郭昌華又說了什麼話？（二）

——郭昌華在8月18日小組會上的發言

一、團內生活：當我們一談起革命的友誼的時候。就馬上回想起在革命的隊伍中爲了保護同志的生命却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等許多令人欽佩的形象。但在我團內生活中所見到的許許多多的事情，在表面上也都能裝飾上許多革命的詞彙和字眼，但實質却充滿着虛偽。

我在外專時我們的班是全校的優秀班，全班的同學絕大部分是黨團員，團員中又絕大部分是優秀團員，生活在這樣的集體里應該是充滿着革命友誼的溫暖，但許許多多的事實都否定了我的看法。同志間的友誼和對老師的尊敬被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一開學大家都聚在一起，好像很快彼此間就能生活的很好，關懷，幫助，體貼，爲什麼能表現這樣好呢？是因爲組織上號召在最短的期間內安定生活情緒，使大家感到革命家庭溫暖，大家應盡一切的力量去搞好這項工作，應看作一件政治任務去完成。從以後相處中的許多事實告訴我同志間却充滿着虛偽。

對老師也提出要尊敬，（是這樣說的：“老師情緒的好壞，直接影響教學的情緒，教學的情緒直接影響着教學質量，教學質量又影響着培養幹部的規格，因此我們團結老師應看成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它”）後來這個任務總算是完成得不錯，過年過節都買了禮物去送老師，派代表去慰問，真的在內心中尊敬了，愛戴了自己的老師沒有，許多事實又告訴我不是這樣。

照理在這樣的一個優秀班里學習互助應該是很好的，但事實上不然，我班絕大部分學習是非常好的，可以說是超額完成任務，但也有個別的學習非常困難，日夜，午睡，星期天都投進學習去，學習還是經常二分，不但平常對這些人沒有幫助，同時還有許多奇妙的，充滿革命詞彙的邏輯來掩蓋着自私自利的對同志毫無關心的行爲。

有一次，有一位學習差的同學在自修的時間里向隔壁學習好的同學請教一個疑問，打斷了這位優秀生洋洋得意的朗誦，結果在團小組中，這位優秀生提出一個論點說：自修時間是祖國給他爲祖國而學習的時間，他爲了充分利用每一秒鐘的時間，就要緊張的學習，雖然早已完成了他的學習任務，但還要在這個時間內去超額完成。別人去問他問題打斷了他的思維，影響他的學習，他建議以後不要在自修的時間向別人提問，奇怪的是這個建議被通過了。那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幫助人家呢？午睡要用來休息，使自己能保障充沛的精力迎接下午緊張的學習，星期天要用來豐富生活內容，遊松花江，看俄文電影，玩，達到輕鬆愉快地休息便能夠有飽滿的精力迎接下一週的緊張的，爲祖國而學習，結果就取消了互助。同時還會虛偽的拉一些星期天不學習的同學去玩，說：“真正懂得休息的人才能真正的懂得如何讀書”這種人

還被當作優秀團員在團小組中作典型交流如何渡過愉快，緊張，富有生活內容又能取得優秀成績的一週的經驗。

這種人物口口聲聲是革命的詞彙，但在靈魂的深處却充滿着對同志的冷淡和虛偽，這種虛偽我把它稱為革命的虛偽主義。這種的虛偽比舊社會中舊禮教露骨的虛偽，和資本家的敲詐更為可怕。

我在團內沒有體會到一個革命組織的意味，儘管我很容易暴露思想在團內也沒有解決過任何思想問題，這次反右派却把當時的問題都翻出來了，原來是記賬現在大概是要清賬了。

二、在黨團的教育中雖然使我多懂了許多有益的道理，但是也有不少的東西却引起了我的懷疑和沉思：

1. 記得在從前，在胡耀邦同志的報告中使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一句話“青年人不應該盲從粗暴……”但回想起解放幾年來給青年人最深刻的教育的幾個運動中，我認為黨是鼓勵青年人盲從，號召青年人粗暴。

2. 三反時我參加過一次鬥爭，當時的做法是：人家的貪污比如說是一百但毫無根據的却要說人家不止一百……，我參加的被鬥的那個人被放在當中，周圍叫一批學生圍起來鬥，大家都大叫大喊，甚至有些裝出來打人的樣子，手指幾乎都快要碰到人家的鼻子上。不少的青年在這次的鬥爭中大力，猛烈，勇敢，（也就是立場堅定）被吸收入團，我認為會引起我一些慚愧的東西却被大多數人被認為是光榮的。

①思想改造，動員全體學生和工友進行面對面的，對自己的老師提意見，這件事實，我認為就是幾千年來在舊社會里不可想像的事情，就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大事，在舊社會里那一個工友敢對院長說一句不是，那一個學生敢於對老師當

面說一句不對，這樣天翻地覆的改變難道還不夠造成一個極大的思想改造的壓力嗎？但黨却要領導學生，工友，採取對人格進行污蔑的做法。同時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却被大家說成這樣做是爲了幫助老師進行思想改造所不可缺少的壓力，在這個運動里，也有不少的青年因爲能大胆的在老師面前指手劃足地給先生“提意見”被認爲富有鬥爭性，而被吸收入團，每一次運動以後，都有一批英雄好漢入團，這難道不是團是鼓勵着青年粗暴嗎？

②肅反運動敵我鬥爭，已經不是什麼粗暴的問題而是要進行殘酷鬥爭，青年在這運動中鍛鍊成爲一件十足的對敵鬥爭的面孔，參加鬥爭的人不知對方究竟是否反革命，竟對人家進行無休止的鬥爭。

我認爲羣衆鬥爭充滿許多陰暗一面的東西，任何一個官僚主義者和主觀主義者可以利用羣衆鬥爭中的盲目性來達到他所要達到的目的和效果，我認爲羣衆鬥爭是講理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中所採用的不講理的做法。

3. 血的教育：在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時候，政府把成批的反革命分子拉到公衆遊覽的公園，進行集體槍決，槍斃後就讓人家圍上去看屍首，看血跡。據說這樣做是爲了培養階級仇恨和階級的感情，我認爲這樣的教育不可能培養出健康的階級感情，它跟用簡單粗暴鬥爭的運動中鍛鍊出來的階級感情一樣只懂得恨而不懂得愛。

這種血的教育還給人們留下可怕的回憶，記得糧食政策推行的初期，許多人對這個問題都不滿，但沒有一個人敢發一句牢騷，當時誰說一句吃不飽，就很容易被扣上一頂特務造謠，破壞糧食政策的罪名，血的印象，還很新鮮留在腦子里，誰不害怕戴上這頂帽子，這是殺了敵人威脅人民的教育

方法，難道我們下一代的接班人在兒童無知的時期里就要他們接受血的洗禮？

總之，許許多多的事情我都看不慣，我的思想老早就不配作個團員，在哈爾濱時我曾公開表示拒絕執行團的決議，一切組織性都不能強迫我去做我認為不合理的東西。



# 与右派分子郭昌华 论战记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華南農學院整風學習委員會辦公室編

1957

PDG





蘇

子

舟

如

齋

PDG

## 前 言

與右派分子郭昌華的鬥爭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也是一場激烈的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論戰。敵人是頑強的，鬥爭的過程也是曲折艱巨的。在鬥爭中教工同學們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劃清了政治思想界綫，提高了社會主義思想覺悟。鬥爭是在擺事實、講道理、充分展開辯論的情況下進行的。現在鬥爭已取得了基本勝利，雖然郭昌華仍未徹底交代，但他在羣衆中已經是孤立了。爲了鞏固勝利，吸取經驗教訓，迎接即將展開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進一步提高社會主義思想覺悟，我們將鬥爭的過程以及大家對郭昌華駁批駁的發言與文章編印成這本小冊子，以供教工同學們學習參考。

由於材料浩繁，而篇幅有限，我們僅能只選印一小部份重要材料，有些發言只摘錄其主要部分。爲了使內容盡可能充實一些，我們除在原材料中選輯以外，也另外組織了幾篇稿件。

這本小冊子，由於我們編輯水平有限，工作中還有很多缺點，但它至少反映了鬥爭的情景，是教工同學們三個多月來與右派分子郭昌華鬥爭的一言一語，深思苦慮的結晶，希望大家都能聯系自己的思想認真的讀一讀，想一定能夠從中得到一些教育。

編 者 1957年11月